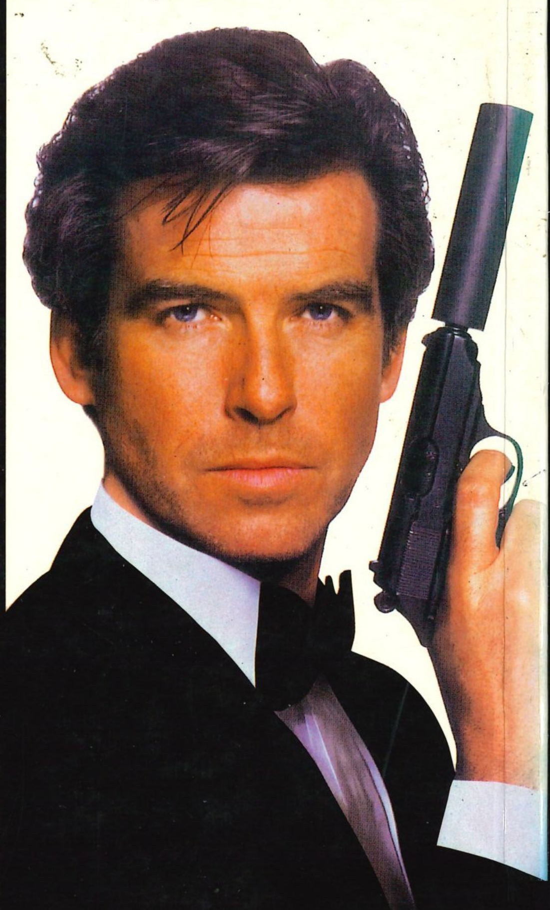
您知道他的名字　您知道他的代號

007™



GOLDENEYE

正宗 007 第七號情報員17集

黃金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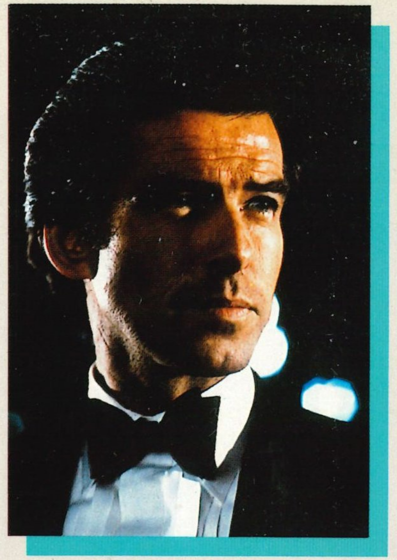
GOLDENEYE by John Gardner
Screenplay by Jeffrey Caine and Bruce Feirstein
Story by Michael France

Pierce Brosnan as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Photograph by Terry O'Neill
© 1995 Danjaq,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UNITED INTERNATIONAL PICTURES

Goldeneye © 1995Danjaq,Inc.andUnitedAristsCorporationAllRightsReserved.GunLogoSymbol 007 © 1962Danjaq,Inc.andUnitedAristsCorporationAllRightsReserved.

UNITED ARTI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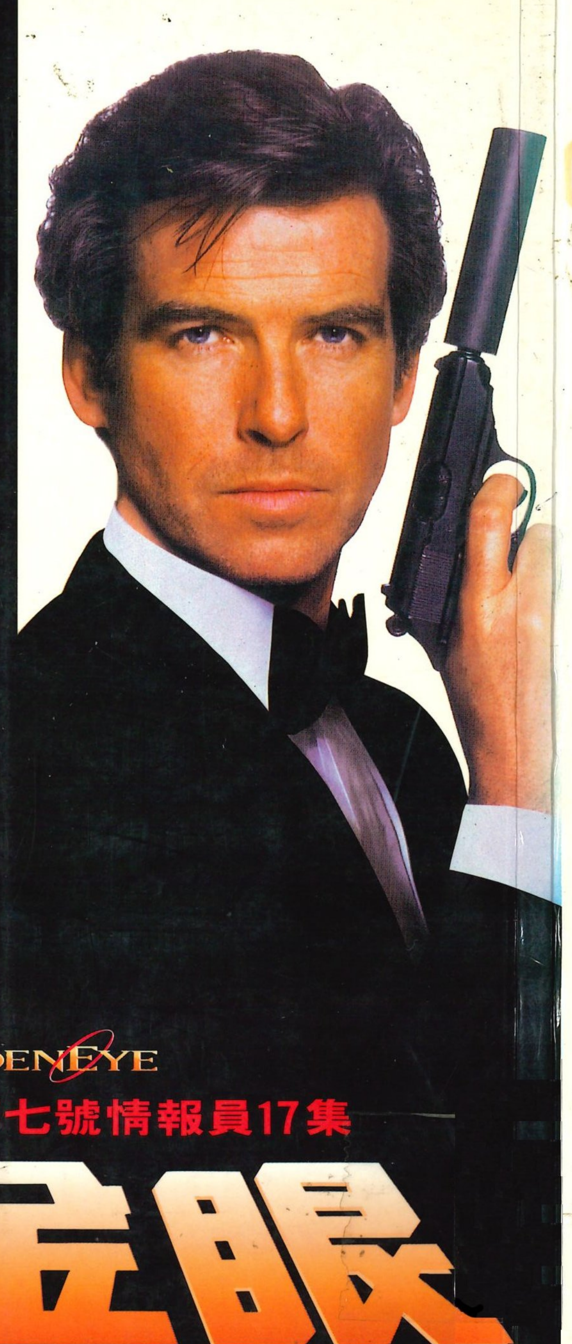


神秘的黃金眼，
一個冷戰發展出的武器，
挑起人類的貪婪與衝突。
新俄羅斯黑手黨組織
為它
大動干戈；
007 龐德
為它
出生入死。

您知道他的名字

您知道他的代號

007™



GOLDENEYE

正宗 007 第七號情報員17集

黃金眼

GOLDENEYE by John Gardner
Screenplay by Jeffrey Caine and Bruce Feirstein
Story by Michael France

Pierce Brosnan as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Photograph by Terry O'Neill

© 1995 Danjaq,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UNITED INTERNATIONAL PICTURES

Goldeneye ： 1995Danjaq,Inc.andUnitedArtistsCorporationAllRightsReserved.GunLogoSymbol 007 ： 1962Danjaq,Inc.andUnitedArtistsCorporationAllRightsReserved.

UNITED ARTISTS

社會・人文 002

黃金眼 GOLDENEYE

約翰蓋登納
林千凡／譯

南書房

007

黃金眼，一臺中間刻有一隻眼睛的金黃色圓盤，只要一道雷射光切過它的眼睛，它就可以摧毀任何具有電路的東西。它是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卯足全力發展的新武器。不幸，現在它正落入新俄羅斯最標悍的黑手黨組織「詹納斯」手中。

007 詹姆斯龐德（皮爾斯布洛斯南飾）奉新上司M之命，死命追蹤，他不僅發現「詹納斯」將利用黃金眼擾亂全球金融市場，更可怕的是摧毀他的祖國首都——倫敦。為什麼？背後隱藏一齣俄國孤兒為間接害死他父母的英國政府效命之悲劇，這孤兒竟是〇〇６，他也是「詹納斯」的首腦。〇〇６對決 007，步步驚悚，招招致命……

定價二〇〇元

ISBN 957-99269-1-3
9 789579 926911

社會・人文系列

①兇手就在門外
羅利梅洛夫／著　殷于／譯
定價／250 元
②黃金眼
約翰蓋登納／著　林千凡／譯
定價／200 元

南書房

社會・人文系列 2

黃金眼

GOLDENEYE

約翰蓋登納／著
林千凡／譯

GOLDENEYE by John Gardner
Screenplay by Jeffrey Caire and Bruce Feirstein
Story by Michael France

Pierce Brosnan as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Photograph by Terry O'Neill
© 1995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Goldeneye © 1995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Gun Logo Symbol (007) © 1962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南 書 房

Albert R. Broccoli presents
Pierce Brosnan
as Ian Fleming's James Bond 007 in

GOLDENEYE

with Sean Bean, Izabella Scorupco, Famke Janssen and Joe Don Baker

Associate Producer	Anthony Waye
Editor	Terry Rawlings
Music	Eric Serra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Phil Meheux
Production Designer	Peter Lamont
Executive Producer	Tom Pevsner
Screenplay by	Jeffrey Caine and Bruce Feirstein
Story by	Michael France
Produced by	Michael G Wilson and Barbara Broccoli
Directed by	Martin Campbell

UNITED INTERNATIONAL PI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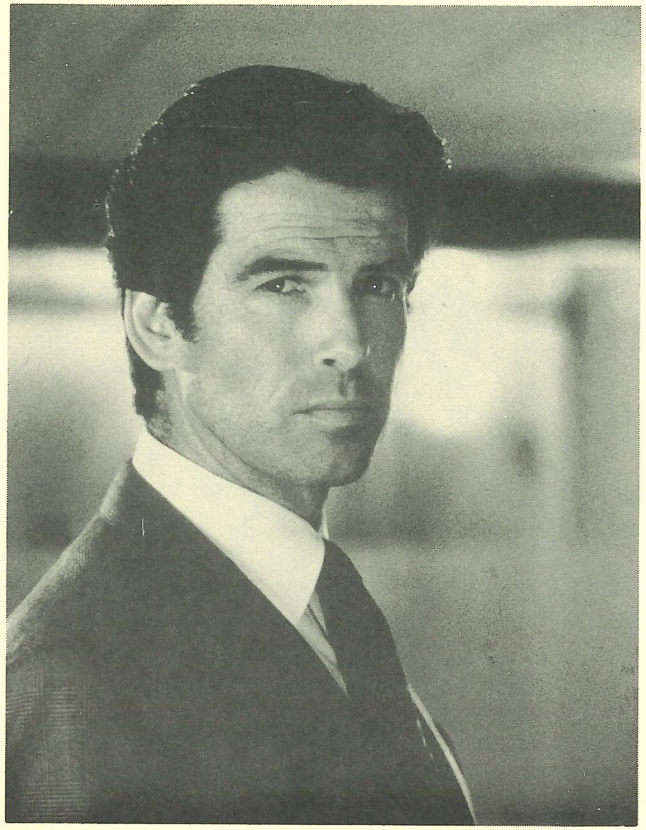
UNITED ARTISTS™

Cover:Pierce Brosnan as James Bond in GoldenEye
Photograph by Terry O'Neill
© 1995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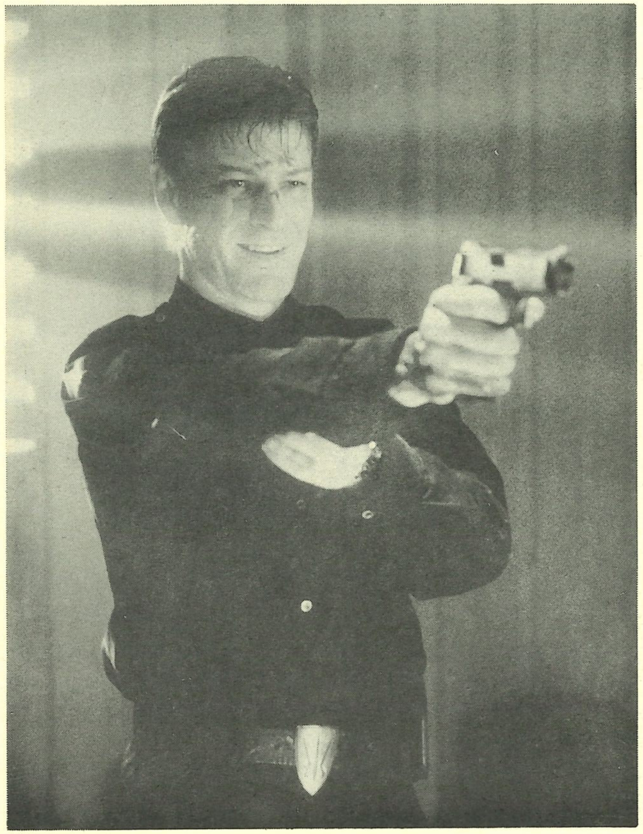
Goldeneye © 1995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Gun Logo Symbol (007) © 1962 Danjaq, Inc and United Artist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1995 Glidrose Publications Ltd. as Trust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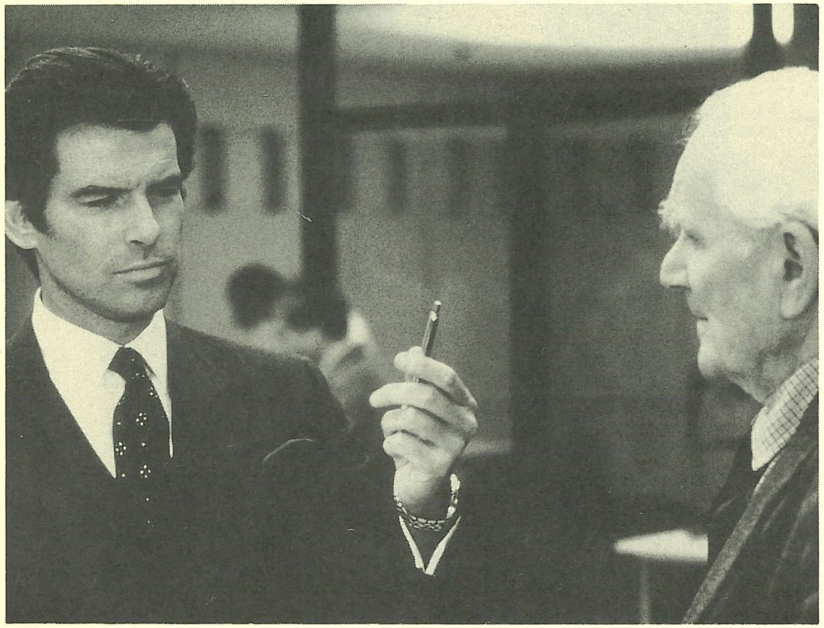
０ ０ ７詹姆斯龐德（皮爾斯布洛斯南飾）是位充滿智慧又幽默的情報員，這次任務奉命全力尋找「黃金眼」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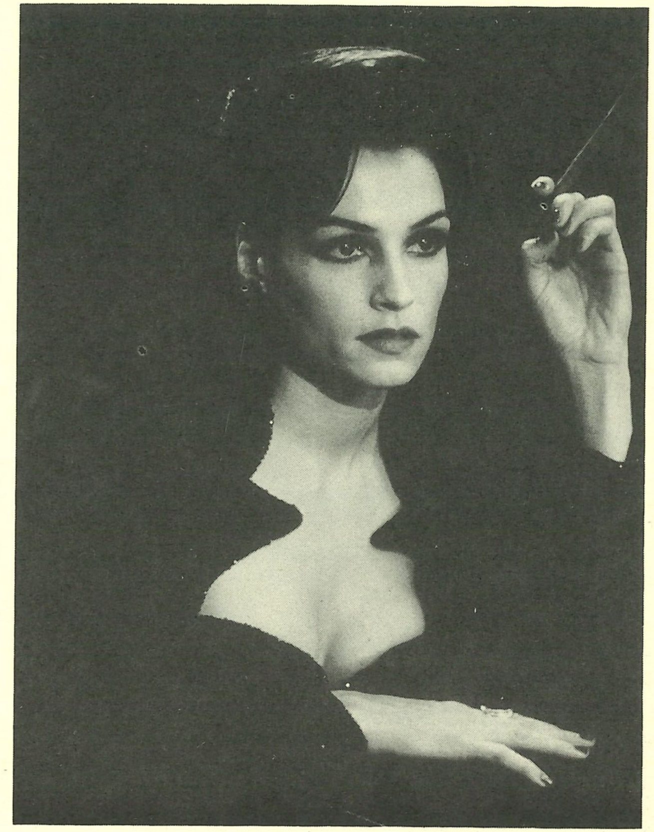
００６亞力克（見圖）是００７龐德出生入死的夥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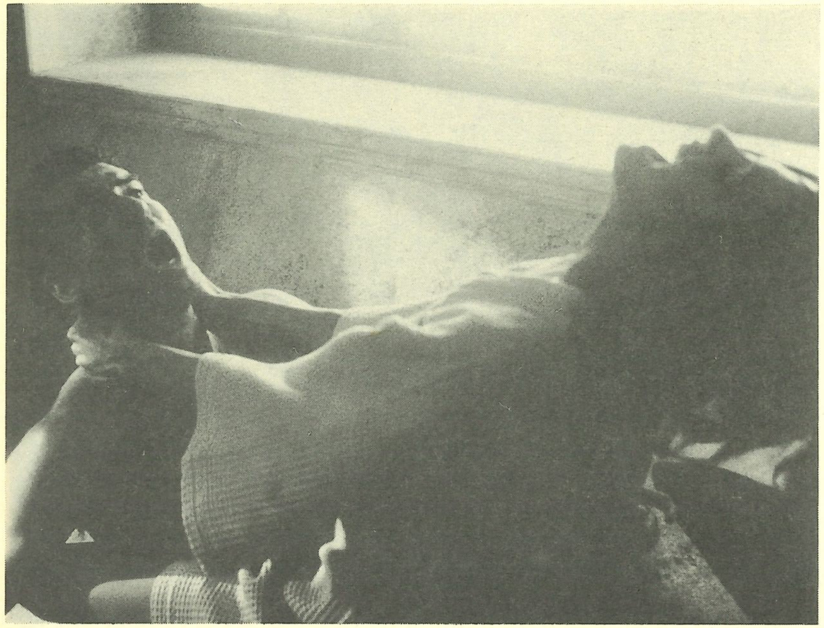
００７龐德的新上司Ｍ也是一位電腦專家。



００７龐德（圖左）的老同事Q（圖右）正把他精心設計的武器——一支具有爆炸力的筆交給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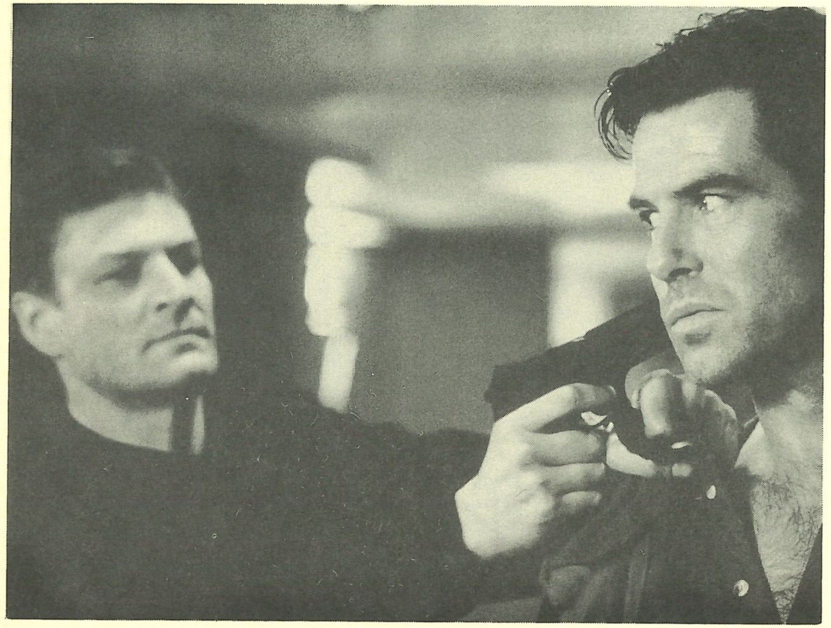
新俄羅斯犯罪集團「詹納斯」成員之一，絲妮亞歐娜唐普在賭場散發魅力，試圖勾引００７龐德。



絲妮亞（圖右）擅長在性交後，如蜘蛛般將性伴侶榨乾，徹底絞碎。此刻她正以此手法對付００７龐德（圖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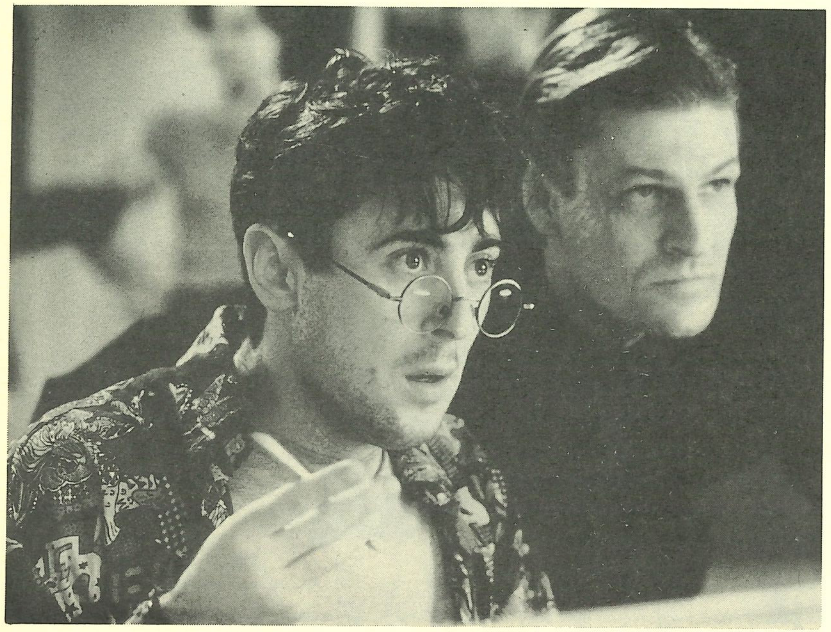
前蘇聯歐魯姆夫上校（見圖）十幾年前曾經在００７龐德手下死裡逃生，現成爲「詹納斯」犯罪集團成員之一。



龐德（圖右）後來發現老夥伴００６亞力克（圖左）竟是犯罪集團「詹納斯」的首腦。



俄羅斯女孩娜塔莉亞和００７龐德情投意合。



電腦鬼才布利斯（圖左）沒有把專才用在正途，和006亞力克試圖利用「黃金眼」擾亂全球金融市場、摧毀倫敦城。



犯罪集團「詹納斯」偷竊「泰格號」直升機，進行陰謀計畫。

第一章　西洋櫻草——一九八六年

頭部似乎快炸裂開了；脈膊中的血液沖擊在他耳裡轟隆隆響著。接著，他感覺到頭蓋骨被子彈射成蜂窩狀，而火焰從彈孔竄燒出來，甚至還自耳朵、鼻孔和嘴巴裡噴出。詹姆斯龐德驀然驚醒。一張開眼，他立刻明白原來轟隆聲來自兩架蘇聯噴射機飛過他頭頂時的引擎燃油聲。他大略回想他們說過的事：軍事噴射機通常會低掠過山頭，轉回他們靠近蘇聯最古老的海港基地——阿干折。

他咒罵自己太大意，原只想閉目養神，竟眞的掉入沉沉夢鄉。他伸伸懶腰，舒展痠疼的肌肉。接著他緩緩挪動身軀，查看手錶，差不多該行動了。此刻，天氣十分寒冷。他強忍住腸絞痛，豎起耳朵仔細聽。傳入耳內的，依舊是噴射機遠離的呼呼聲，反而聽不見偵察機在此區域上空定期巡邏的聲響。

據他所知，這種巡邏用的偵察機已使用超過六十年了——史達林戰役中，俄軍自納粹德國空軍手中擄掠而得。因此，見到它便像在八〇年代的電子戰場上，出現一架老舊的羅馬弩砲一樣。

此時的龐德終於完全清醒過來。他機敏地俯瞰四周環境。他正朝東躺在漆黑、富懷敵意的群山峻嶺中的某座山脊頂。他右側，有狹長的人工湖。正前方，有間低矮的水泥造衛兵室，封鎖住通入水壩頂的道路。這座大水壩自山谷地面聳立起約八百呎高。



本片導演馬丁坎貝爾（圖左）指導皮爾斯布洛斯南（圖中）和其他演員對戲。

水壩底的地面，布滿大量圓石和岩石塊。龐德知道這些都是僞裝物，其下方接合著二十呎深，以鋼筋水泥建構的防彈室。換句話說，岩石下隱藏著他的目的地：**生化武器廠一號**。

儘管各國在一九七二年曾協定並簽署過公約，但蘇聯卻一直在這寒冷地面下製造生化武器彈頭。

M告訴過他們，截至目前爲止，生產品雖僅侷限在已知的毒質、破壞神經系統的有害毒氣及某些可怕的東西，但是，這工廠現已重新裝備過，他們打算再生產些遠超過能致人於死的武器——某種游離的濾過性病毒，它能像人一樣，逐步破壞全世界的雨林。此外，幾星期內，此地下工廠也將生產出夢魘般的生化物：一些可迅速蔓延，使受害者血液變稀薄的病毒。它將使人體快速癱倒，主要器官一個接著一個停止運作，這是種極迅速又可怕的死亡方式。

這回就算來不及制止蘇聯生產這種製造大災難的彈頭，最起碼也得設法讓他們的計畫延宕下來。M十分清楚此事的緊迫性，因爲西方世界還需要些時間來研發相對的免疫抗體。所以他把這次任務交由００７——詹姆斯龐德和他的老朋友００６——亞力克崔費力恩共同執行。「你們是我手中最優秀的人才，」他們的上司M說：「我們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這趟任務的生還機會只有百分之五十，但我別無選擇，那地方必須立刻摧毀不可。再晚幾個星期，就太遲了。」

此刻已在蘇聯的龐德轉過頭並眺望山谷。他思索在蘇聯帝國遙遠的北方的荒涼地表下，居然會正進行著慘無人道、驚恐世人的活動，眞不可思議啊！

他腳下唯一可見的生命跡象，就是那條鋪設在高地遠端，連接山谷地面的凹凸不平跑道。它位於與水壩平行的長峽谷邊緣，約三十呎遠的地方。而這座長峽谷非常深，綿延約有一哩寬。

M告訴他們，這條跑道是進出生化廠的兩條通路之一。工作人員、安全部隊和科學家們以一種老式飛機由此進進出出。

另一條路，則是利用一九六○年代後期，穿鑿過土地和岩塊所築成的粗糙地下鐵道。經由這條路線，可將工作人員和生產品直接運往阿干折港。這套簡單的滾輪式運輸系統，主要包括運送產品用的平板臺車及裝有硬木椅的無頂車廂——用來運載幕僚人員和軍隊。從阿干折到處理廠的全部行程得花上二十四小時——非常難挨的一天。

亞力克崔費力恩在三天前便已被安插進阿干折。如果所有文件都備齊，又沒人懷疑的話，他現在該在長遠的地下鐵之旅後，抵達處理廠本部。

M算準這項任務需要兩個人協力完成。因此他命崔費力恩潛入處理廠後，爬過鐵格子板，設法到空調系統附近的厚屋頂上接應龐德。另外，還得負責先找出個他跟龐德能夠著手行動的安全區域。

至於龐德的任務，便是先殺掉在水壩頂執勤的兩名守衛，接著，再攜帶武器和炸藥下去與崔費力恩會合。最後，他們得合力徹底炸毀整座秘密處理廠及設備，再取道返回阿干折港東側，約二十哩處的撤退點。參與此事者從未懷疑過這是幾近自殺的行動。「**西洋櫻草行動**」，龐德對這可笑的任務代號苦笑不已，這名稱與他們即將進行的事，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嘛，太不相稱了吧！一想到這趟任務中，尚有許多模稜兩可或怪異之處，他的笑容不禁更漾開了。

他再度將胳脖及兩腿大大伸展開。他已躺在距衛兵崗哨不及五十碼遠的地點足足超過七個鐘頭了。八小時前，他由一架暗地僞裝過的飛機上，以降落傘降落——即採高空低入法。他花了整整一個鐘頭的時間，才從降落點的斜坡往上攀爬了四分之一哩，抵達這塊突出岩石。經由此處他可直接衝往守衛室。

守衛室是正方形的水泥建築物，高居在水壩頂端的邊緣處。它正對龐德這側的牆面，有扇窗戶和門。他從照片簡圖中得知，屋內有個房間可供兩名常設衛兵吃飯、休息和睡覺用。此外，屋外較遠側那頭，有座不銹鋼狗欄。而通往壩頂的走道盡頭，安裝有電動滑門。

崗哨內的衛兵是在生化處理廠內執行安全任務的小分隊。他們選自ＫＧＢ（蘇聯國家安全局）的國境駐守部門。這群人都曾與其他精銳部隊一齊接受特別訓練。水壩的另外一側因毗連整片陡峭的岩石，所以那側並不需加派人看守。

那兩名衛兵每星期會輪換一次。他們換班時，必須在固定於水壩直立牆面，呈Ｄ字型的腳蹬橫木上，做趟艱難、不快的攀爬旅程。龐德想像在冰寒徹骨的嚴冬裡爬上水壩，會是何種滋味呢？雖然光憑想像，就夠叫人毛骨悚然了。但輪到自己親身體驗的時刻卻愈來愈逼近。他在心中默默核對所帶來的裝備。

他身著特殊設計過的套裝，登山靴和一件附頭罩的長皮毛外衣。緊身裝和皮外衣都是石灰色，且內含比普通狩獵外套更多裝上了拉鍊和鈕釦的口袋。龐德將武器包裹在皮外衣下的

胸膛上。另一個裝有他期望會是最後救命物的長口袋，則位於套裝的右大腿側。他腰部繫著一條寬厚腰帶。腰帶上用線至少固定了四個小袋子及滾厚邊的手槍皮套。皮套裝有他精選的武器——威力十足的葛拉斯彈藥和配上長消音匣的ＡＳＰ九釐米手槍。龐德的頭和臉，以滑雪面罩遮蓋住。至於雙手，則用能禦寒又不至於影響手指進行最精細活動的緊膚皮手套保護。

他腦海中再次審慎地核對起裝在口袋及小內袋中的所有物品。其實這項核對工作，在他因寒冷及疲勞而掉入危險的睡夢前，已做過十幾次了。

龐德檢查過所有東西後，便注意到遠處跑道邊緣下方，有「史特曲」偵察機引擎的劈劈啪啪聲。這是第一道信號。那架陳舊的偵察機正在領域上空做例行巡邏。飛行員會仔細搜索是否有一般的登山狂熱民衆；或者更糟的，有任何國家派遣來的敵人，試圖接近這限定區域。

那架「史特曲」偵察機若按照原先排定，殊少變化的路線飛行一大圈，二十分鐘即可完成任務。而它的最後一道偵察行程，得低飛掠過人工湖，通過水壩中心點。隨後，巨大綠色駕駛艙內的飛行員，會嚴密監視守衛崗哨。例行的安全巡察任務會要求ＫＧＢ的國境守衛之一，走出守衛室，進入鐵籠內，並對飛機上的飛行員做出「一切安好」的信號。雖說守衛崗內設有雙向無線通訊裝置和電話，但他仍得依安全指揮官——歐魯姆夫上校所喜愛的方式行事。ＫＧＢ國防駐守高層軍官——阿卡迪葛瑞哥瑞夫屈歐魯姆夫，廣爲西方國家政府官員所熟知。據說，他的安全理念十分偏執。例如，他會派人監視守衛，再令守衛監督其他的守

衛。如此層層監督，毫不放鬆。

龐德所在處下方的「史特曲」偵察機的巡邏引擎聲改變了。他慢慢起身，屈著四肢，悄悄地跑向那棟建築物。他身體緊貼在那扇骯髒窗戶右側的牆面。傾刻間，他聽見飛機已從山谷中爬升上來。

他迅速移往牆面中間，偷瞄窗戶內的情況。兩名守衛正面對面而坐，專心下著棋。發生了什麼事？他猜想著，難道是他們錯過了該向偵察機做信號的時間？

飛機噪音愈行愈遠，但不久，他發現引擎聲又改變了。飛機開始直線飛向水壩中央。

龐德又將身子貼靠牆壁，這回可清晰聽見兩名守衛的談話聲及椅子往後推的吱嘎聲。

他探頭偷瞄屋內。一名衛兵打開通往水壩頂方向的門並走了出去，然後進入不銹鋼圍籠內。另一名衛兵依舊坐在桌前，全神貫注在棋盤上。

聽到飛機逐漸接近的噪音，龐德掏出槍套內的自動槍，一步步挨向門邊。他經過窗口時，可看見站在屋外的衛兵，正以雙手遮住眼睛，抬頭向上望。

就在這一剎那，龐德衝進門，舉起右手裡的槍。盯著棋盤的衛兵由於太過專心的緣故，反應很慢。他轉過身體，呆呆地盯著龐德，彷彿見到外星人降落似的，露出遲疑、驚訝、恐懼和不敢置信的複雜神情。

自動手槍只微微發出安靜的「噗噗」聲。實際上，機械的金屬「卡搭」聲，還比子彈射擊聲來得響亮。兩發子彈打中衛兵的胸膛，正中心臟部位，彼此間只相差四分之一吋遠。龐德略略後退一步。殺傷力太強了，龐德心想那兩發子彈炸開時，煙霧和鮮血頓時自衛兵鼻孔

迸流出來。以往的經驗告訴他，傳統的做法需連打兩發子彈才夠，但用「葛拉斯」子彈，一發已綽綽有餘，而且百分之九十的中彈者，必然在數秒之內喪命。「葛拉斯」子彈實際上是種散彈獵槍用的第二號彈藥。其白銅薄層夾套中，裝有液態「鐵氟龍」，子彈頭又以塑膠鞘蓋封住。子彈一旦射穿身體，彈藥會馬上向外爆炸開，造成傷亡。

已斃命衛兵的椅子被猛朝後推，差點撞上牆壁。屍體則側傾重重跌落地板，一手順勢打翻棋盤，棋子蹦蹦跳跳散落滿地。

那架偵察機正自屋頂上方通過。龐德正欲抬腿跨過屍體之際，電話鈴聲卻響起。

龐德猶豫了一下，眼睛搜索鈴聲來源。電話共響了五次，他才彎身將插座上的電話線扯下。同一時刻裡，他聽到另一名衛兵奔跑回屋子時，靴子碰擊步道的聲音。龐德想像著對方必定邊跑邊掏出槍套內的手槍。

「顯然不是當兵的料。」龐德喃喃自語。那名衛兵只顧著衝回來一探究竟，卻忽略了先做戰術評估。他至少得先想想崗哨內可能或不可能發生什麼狀況嘛。他衝入屋子時，一把小小的自動手槍在手中搖晃著，幾乎失去控制，掉落地面。

這一回龐德只開了一槍，那名衛兵便往左側頹然倒下，他先撞到牆壁，然後才滑落地面，因此，他身後的牆壁上留下一道濕淋淋的血跡。緊接而來的靜默裡，兩粒棋子滾落到他的腳邊。

「將軍！」龐德低喊。

他重新查看周圍環境，想確實找出控制通往水壩頂鐵門的開關。門的左上側，有顆久未被

擦拭過的銀色菇狀金屬按鈕。這正是他們告訴龐德的位置。他瞄一下手錶，沒多少時間可離開了。如果一切都能順利進行下去，亞力克崔費力恩會在適當地點與他會合。整套計畫是先完成主要任務，之後趁大部分工廠員工在早上一小時的休息空檔，他們才潛逃出去。

他拉開皮大衣的拉鍊，解下圍繞在身上的彈性粗繩索，反繞在左手臂上。他還檢視整捆繩索的長度是否夠鬆，會不會有纏繞在一起的危險，因爲接下來的幾分鐘裡，他的命就全依賴在他捲起的這堆柔軟彈力裝備上。此刻他左手握住強化索套，右手拿一個大彈簧夾。龐德舉起手中的彈簧夾，用力直敲下控制外面大門的按鈕。

他聽見柵欄遠端的金屬門發出哀傷的嘎嘎聲。他探頭往外望，通往廣闊壩頂的路面已清楚呈現在眼前。他深吸一口氣，不顧一切地拼命往前衝。

第二章　達成任務

他未料到湖面會颳起陣陣強風，還好水壩頂部夠寬。強風雖自四面八方侵襲他，但要保持平衡的動作還不致於太困難。況且壩頂兩側有堅固的金屬護欄，龐德根本無需擔心會被強風吹落八百呎深的壩底，甚至撞到岩石而粉身碎骨——即使這是他原來就打算做的事。他抵達高聳的彎形結構中央點後，便往下瞧了一眼，頓時覺得陣陣噁心。上級只給他們相當短的時間來準備「西洋櫻草行動」，因此從頭到尾，他只練習過兩次彈跳，而且僅是跳下遠不及他此刻所要嘗試的一半高度。以這種方式執行任務，他只有一次機會——既沒降落傘，也沒有綁在腰際的高度測量器。

打一開始，就有人建議他直接從水壩正面降落。但是不久後，他便了解到，若用這種方式，將使自己在比任何人所期望還長的時間裡暴露於被查出的危險中。

砰一聲，他將彈簧夾甩過金屬護欄的欄柱，再用力一拉，暗自祈禱這根將栓掛住他身體的鐵柱，眞如專家所宣稱的，已被牢牢固定在水壩頂。龐德無心思索其他事情，便將右腳套入繩索另一端的索結裡，然後從套裝大腿內側的特製手槍皮套，拿出一把可當岩釘用的手槍——這自然又是Q的手下所裝配、組合成的裝備。他急忙俯身穿過欄杆，往背後看一眼，確定繩索不會妨礙到他，也不致於糾纏在一塊。接下來，龐德大聲地呼呼喘著氣，從壩頂縱身往下跳。

這可不像用降落傘降落，因爲你無法安心期盼著只要時刻一到，降落傘便能從你背後張開。打從站在壩頂開始到縱身下跳，龐德的胸口老鬱悶不舒服，胃裡更是翻攪得厲害，令他噁心直想嘔吐。這次降落之旅似乎漫無止盡似地，他感覺到身體疾速移動著，也感受到身體劃過空氣所造成的阻力。耳裡嗡嗡嗚響，臉部肌肉十分僵硬，雙頰還向內凹縮。他想像得到自己的嘴巴必然正張得大大的，還暴露出牙齒，滿臉狼狽。

他垂直落下，身體僅與水壩牆面保持一呎距離。他雙手緊握岩釘手槍的兩個把手，並往前推碰牆面。這是他可否安全降落的最後憑藉物。然而，使用這件裝備得以秒計時，若不如此，當繩索延展至極限時，他將被反彈上去，下次落下時，十之八九會撞上降落牆。

龐德奮力與強大的壓力苦戰。他強迫自己張開眼睛直視即將迎面撞來的岩石，全然依靠直覺來判斷何時得擲出岩釘。其實並無適當方法可計算出正確秒數，但是，他相信自我的保護意識，此時應可發揮、可輕易超越所謂的「準確度」。

反正不管正確或錯誤，他的時機已來臨。他緊握岩釘手槍把手扣下扳機，刹那間，他感到東西射出擊中堅硬物的重打聲，這小小的爆炸震痛他整雙手臂。岩釘手槍所射出的倒鉤箭頭尾部，拖著一百呎長的超強力攀登索。它正以比龐德降落動力稍快的速度，彎彎曲曲地舞動著朝下滑落。

龐德在原先繩索釋完正常長度，但尚預留約有二百呎彈性長度之際，將岩釘打入降落底部的僞裝混泥土結構。

瞬間，他感受到巨大的拉扯力量，甚至覺得整隻手臂快被扯離肢胳窩似的。兩隻手和右

腳肌肉的尖銳刺痛貫穿全身。他聯想到這大約就是遠早盛行嚴刑拷打的時代，犯人被綁上拷問臺時所遭遇的首樁痛苦事。此刻，他交互伸出雙手拉住繩索，拖著身體沿繩降落到壩底。

好不容易，他終於下達底部。他抬頭看，發現牢牢釘在水泥結構上的岩釘似乎在微微搖動著。**萬一岩釘被彈跳繩索的張力扯出，龐德心裡有數自己將遭遇什麼樣的命運**。就算他現已安全著陸，卻仍心有餘悸。他總覺得全身像被徹底撕裂開似的。他把繩索緊包住那支岩釘手槍，繞在手臂上。其次才鬆開衣服上的彈跳繩索套。一放手，彈跳繩索馬上往上彈回水壩牆邊。

他面朝東站了半晌後才蹲伏著身子，以Z字形交互跳過一個個岩石，朝前方約二十碼遠，漆成灰色的鼓狀空調馬達機前進。馬達邊的格子窗已被打開，他看見亞力克崔費力恩以金屬切割器在掛鎖上所作的記號，龐德挪開窗子鑽下去。關上格子窗後，他發現自己面前是漆黑的方形洞，此洞沿著牆往下架設有細長的D形腳蹬橫木。

龐德小心溜滑入黑暗中，他以腳一步步探出橫木，緩緩往下移動。心思則專注在想找出這口黑色井洞的底部。但這通風口究竟延伸多長？他完全沒概念。

他慢慢地感受到這似乎是一場很長的移動過程。粗大的輸送管像是往下無限地延伸著。他的眼睛雖已逐漸適應黑暗，但是龐德還是經驗到了生平的第一次暈眩感。他的感覺幾乎已達極限，肌肉疼疼不已，思緒早已飛離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每樣事停留在高高的地面上，或鑽進了岩石和水泥裡。攀住腳蹬橫木的手好像瘀傷了。潮濕的霉味直撲入鼻孔，愈往下移，氣味就愈濃厚。

大約過了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攀下數百階的踏蹬後，**他的腳終於落在堅硬的地面**。是地板嗎？或僅是塊突出物？而從這裡會再輕易地掉入某個無底洞嗎？他不能再信任自己的直覺，他的心思已因高度而迷惑不清。

他緩緩調適自己，面對周遭的黑暗環境。他好像已進入某個小房間裡。他推測此處可能是通風孔的入口點。他發現右側有個門狀物。他走過去，腳在石頭地板上磨擦出很大聲響。他輕輕拉開門，踏進另一個似乎較大一些的空間。

他朝前走了兩步，像雕像般靜止不動。他嗅出鮮血和死亡的氣味。更甚者，他還察覺出手槍的冰冷金屬正悄悄靠在他耳朵下的臉頰上。

「別動！」是俄語喝令的聲音，隨後，又是：「其他人呢？」

「只有我一個。」他的聲音緊繃僵硬。

「**我們不都是嗎？**」是微弱的咯咯笑聲。燈光亮了起來。突如其來的亮光幾乎使龐德睜不開眼。他回頭，發現他的老朋友亞力克崔費力恩正望著他露齒而笑。他看起來依然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學生模樣。很多人說，崔費力恩的閣樓裡有幀舊照片，像極了道雷恩葛瑞。

「眞高興見到你來，詹姆斯。」

「這趟旅程比我想像的還遠得多，而且呢，大多是在往下降落呢。」

崔費力恩移向第二扇門。開門後露出了彎曲的金屬樓梯。

「詹姆斯，準備好了沒？」

「我們動手吧！」龐德先行。他穿過門走下螺旋梯。

「你從這裡上來的嗎？」他問００６。

「沒錯。下到樓梯底端，右側有道門；另一扇門則在你正前方，門上裝有電子鎖。而門後，有個阿拉丁洞穴。大致上就是如此。」

龐德解開腰帶上的一個小包包，拿出迷你長方形盒子，這盒子具有磁性。當他們走到電動門邊，便將盒子用力壓向門側，轉動一個開關，頓時間，一串光點接續閃動著，那個磁性長盒子數字解讀機開始快速進行解讀。「這實在是相當簡便的東西。」Ｑ曾說：「它除了能以每秒五百圈的搜尋速度，找出每個設定的排列數字和字母外，其實也頗像自動撥號器。它一找到相互吻合的模式，便能解開整組電子暗碼。即使是最先進的系統或新發明，也絕對用不到十五分鐘，便可一一解開正確數字或字母。完成解讀後，鑰匙便自動打開。」

「這倒是出外遠足野餐時，也可隨身攜帶的小巧裝置啊。」龐德曾如此回應。Ｑ詭異地笑著對他說：「我曾在英格蘭的金庫試用過，」他眨眨眼，「那些人可一點都不喜歡這個小玩意兒呢。」

趁著進行解讀的空檔，龐德在腦海重溫了這一段與Ｑ的對話。最後，盒子發出微弱的嗶嗶聲，門也跟著「卡噠」一聲打開。

他們走進一座高高地懸在半空中的步道。朝下可望見巨大的製造工廠。遠端立有六個左右的厚重不銹鋼桶排成一列。彼此間以細長的金屬管相連接。這排大桶子盡頭，有大堆試管和唧筒。更多的試管和唧筒消失在他們右側靠牆的區域。這趟下來，龐德已徹底喪失方向判斷力。他對自己現在所在的位置和地表上的方向關係，毫無概念可言。

他們左手邊那些巨大容器的盡頭，有扇電子門。他們的正下方，有條很寬的輸送帶，沿著地面延伸。

「通過那裡後會到達什麼地方呢？」龐德指出那扇電子門問。

「大概是實驗室的另一部分。」崔費力恩再度悶聲笑著說：「我剛來的時候，常在連結通道裡迷路呢。M給我們的地圖很正確，所以我就躲在你發現我的地點。我可說是喬裝成工人之類的幽靈人物。不過在這下面，到了夜晚，我就沒事幹了。」

龐德指指掛在各處，上面裝飾著骷髏及交叉大腿骨，且印有俄文「危險，易燃物！」字樣的大幅紅標幟。「那些是什麼東西？」他問。

「他們正在洗刷所有設備。根據我所聽見的刺耳地下鐵車聲判斷，他們應該都是新進人員。在他們開始動手製造那些恐怖物前，必須先徹底清洗、消毒自己全身上下。」

「那麼說來，在此地抽煙會嚴重危害到健康囉？」

「沒錯。事實上，光是二手煙很快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們先處理這裡。」龐德朝通往下方致命工廠的階梯走過去。他將電子解碼盒在盡頭的門上觸按一下。接著，掏空所有口袋及小包包，將隨身帶來整齊包裝好的定時器和彈藥全拿進來。

他們將合力把炸藥裝置在那排大桶子及連接管上。

「我來裝最後一枚炸藥。」他對崔費力恩說：「如果我將時間設定爲三分鐘，我們便有充分時間可離開，其他炸藥也會自動引爆。」

安置在門上的自動解碼器最後發出微弱嗶嗶聲，顯示電子密碼已悉數解讀完畢。但是，就在同一瞬間，**尖銳的警笛聲卻響起，貫穿全廠**。

龐德懊惱的咒罵出聲。「亞力克，你躲到工作人員後面，沒時間……。」

「我是歐魯姆夫上校，」傳出了幽靈似的聲音，「你們已經被包圍住，無路可逃。丟下武器，雙手放在頭上，立刻出來。」

「別作夢！」龐德狠狠啐道。他繼續沿著高聳在他上方的整排不銹鋼桶走下去。他大叫：「亞力克，把那堆高科技的裝備倒放，按下左邊按鈕。」

龐德幾乎快抵達最後面的高大壓力鍋設備。「亞力克？」他迅速俯下身，窺望置放大圓桶的角落呼叫著。

他的老朋友００６——亞力克崔費力恩正跪在地板上，身後立著一名猙獰的蘇聯軍官，其臂膀上掛有上校徽章。他正拿把手槍抵住崔費力恩的面頰。他身後站著六名重武裝軍，其中一人拔槍朝龐德的方向射出一槍。

「混蛋！停止射擊。」歐魯姆夫怒吼：「**你如果射中任何武器，會把我們全部炸毀**。」

龐德縮回去，望著即將嵌入最後一些炸藥的定時器。這些炸藥將引發一連串反應，將此地炸成廢墟。他望向工廠地面另一端的輸送帶，啓動定時器按鈕，將之安置在橡膠蓋邊緣的金屬柱上。

「我數到十，」歐魯姆夫怒叱：「到時候，如果你還不出來的話，我就殺了你的夥伴。」

「然後炸毀這座地獄嗎？」龐德將計時器設定在一分鐘，隨後將之綁在炸藥上，另外又

從繫在腰帶內裝四小顆手榴彈的小包包中，掏出其中一個。

「一……二……」歐魯姆夫開始計時。

龐德啓開手榴彈扣栓，壓住安全桿。

「三……四……」

龐德從巨大不銹鋼壓力鍋後走出來，攤開雙臂，他右手持手槍，左手握著手榴彈。

「五……」

「你若敢殺他，我們也同歸於盡。」龐德很清楚這句話其實已頗近事實。只要擲出手榴彈，主炸彈也將在三十秒內引爆。

「你以爲我不敢爲效忠國家而死嗎？」歐魯姆夫怒叱後扣下扳機，**龐德眼睜睜目睹他的老朋友應聲倒下。**

他毫不遲疑地投出手榴彈。手榴彈跳到他右側的輸送帶上。他空著的那隻手隨即按下金屬柱上的啓動鈕。

他聽見歐魯姆夫氣極敗壞地對部下大呼小叫，命他們停止開火，然後拖著崔費力恩的屍體，驚恐萬分地後退。

輸送帶驟然開始轉動。龐德迅速跳離大桶子及裝滿易燃清潔液的大圓桶。那名蘇聯上校朝他射了三槍，**子彈擊中橡皮蓋上方的木頭**。龐德火速地移向輸送帶，手一撐，馬上攀上輸送帶，讓它將自己運離處理室。

手榴彈伴著震耳欲聾的聲響爆炸開。龐德聽見連聲尖叫。眨眼間，他發現自己掉在生產

室設備之外的裝貨凸板上。此地距正在跑道上緩緩滑行的偵察機約五十碼遠。此刻，飛機尾部朝向他，正準備做九十度轉彎起飛。

第一道大爆炸聲傳自他身後的地層深處。**沒有人能活著出來，這是鐵定的事**。他開始衝向那架飛機。

龐德奮力衝刺，整個肺部似乎快爆裂開了。飛機已開始轉彎並轟隆隆響著，幸好他及時追趕上來。後面緊接著又傳來第二次巨響。這回從地面下噴爆出火焰、濃霧和碎片殘骸。他緊急往前一跳，緊攀住飛機右翼的斜支撐架。飛行員正在加速，故而專心一意地保持機身以直線前進。當龐德伸手抓住駕駛艙門的把手時，那名飛行員正好瞄到他，因此飛行員急將引擎減速，試圖擺脫侵入者。

飛行員推下煞車桿，欲減慢飛機速度。他將方向盤猛打往左側，讓飛機劇烈搖晃試圖將龐德自機翼支撐架甩掉。但這招並不管用。飛行員一慌，連忙打開自己這側的艙門，滾落飛機逃生。臨去前還猛推下節流閥加速。

龐德使力一撐，將自己從機翼支撐架甩上飛機右側座椅。他將身子曳至操控盤後，俯身推節流閥減緩速度。

飛機頓時失去控制，在粗糙的路面上顛簸著打轉行進。第一支機翼揚上後，又快速傾斜落下。另外一邊的機翼亦覆如此。龐德心想大勢不妙，飛機隨時可能倒翻筋斗傾覆。他伸手拉回節流閥，用力壓按住方向盤控制方向。另一次爆炸在他後面迸出如噴泉般的火焰和碎裂物。他擺動飛機鼻翼轉入跑道。尾翼在失去平衡的情況下，猛烈左右晃動，直到偵察機已朝

下直指中心線滑行才改善。

人機幾乎快達跑道的三分之二尾端部分。但剎那間，飛機又被另一次劇烈爆炸給震得左搖右晃，**情況簡直糟透了**。龐德絕望地環顧整個座艙，想熟悉一下控制盤。

他拉下副翼桿，寬大的延伸物自機翼尾部完全伸展出來。他再度啓開節流閥，蓄滿動力，然後才收起飛機腳架，鬆開煞車桿。

飛機即刻提升了速度，往前躍進，通過剩餘跑道。引擎運轉至極限時，他覺得飛機尾端似乎往上揚起，顛顛抖抖地跳過不及二十碼長的草地，筆直衝上一座又寬又廣的堤防口。雖然副翼已充分展開，但他已無法再增加足夠速度，好讓飛機爬上天空。他拉回桿子，飛機就此順然磨擦地面，在它失速滾落堅硬地面終點，鼻翼朝下墜落之前，飛機先在半空中停了一秒，然後才跌落深深的裂縫裡。

他瞧見岩石牆面陡然自兩側驟然升起。底下不及二百呎處，布滿大圓石及溪流。時間一秒秒過去，那些石頭已愈來愈接近他。他緩緩鬆啓開關。扭曲的機身先向左傾斜了一下，隨後輕揚起鼻翼。龐德藉此動力獲得足夠的氣流速度，承受起機身重量。

在他順利將飛機拉回正常位置前，時間顯得漫長無比。終於，鼻翼慢慢往上攀升，整組機器也穩定運轉起來。飛機逐漸從峽谷裡飛上天空，繞回已成碎瓦殘礫，而火焰仍不斷自地底竄升跳躍出的工廠上空。

龐德將飛機駕離爆炸現場，沿途見到水壩開始洩洪，水淹過整座山谷。沒時間去感傷了。亞力克崔費力恩和其他情報員一樣，生命承受著相同的風險。若非命運即時扭轉，現在

的他該已死在地下。也許子彈貫穿了他的頭部，湖裡潰崩出來的水將逐漸淹沒他的屍首。

龐德只敢以低高度飛行。他迂迴地穿梭在群山峻嶺間，穩健從容地飛返撤退地。**幾個鐘頭後，會有艘潛水艇載著他和「西洋櫻草行動」成功的消息返抵英國**。幾番思量後，唯一能叫他稍感寬慰的事情是：**此後那座地下工廠，再也生產不出生化武器**。若它還有辦法繼續下去，那麼提議去炸掉工廠的主意可愚蠢極了。因此，**他猜測M早已知道這招鐵定讓廠裡致病的病毒和生化物難逃一劫**。

可是，龐德無法預測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歐魯姆夫上校竟能死裡逃生，成爲他的頭號大敵。自己也將面臨更驚險的挑戰。

第三章　大賭注

龐德常想，法國南部已非昔日模樣。聖特勞茲到義大利國境的海岸線，一直延伸到曼頓東側。這個季節裡，海邊總是擠滿人潮。在過去，尼斯的帕綿納安格拉斯是相當悠閒的度假勝地。但反觀今日，規律而緩慢移動的車流——汽車及大量的觀光巴士，卻讓它彷若黃昏時刻的巴黎。

現在是一九九五年初夏。龐德十分厭惡擁擠的交通、人群及明顯增加的各種污染——不僅是空氣，連海洋本身也遭殃。昔日的天堂樂園已遭遇許多麻煩問題！

總之，此時的龐德正駕著一輛老舊的奧斯頓馬汀DB5型車。他將車開上與海岸線平行，位置最高的葛蘭可尼曲道的U型轉彎處。他正由阿爾卑斯山麓逐漸往上爬升。這條高架於斷崖露石上的蜿蜒道路，偶爾會穿越岩石塊所打通的隧道。雖說是駕車在喧囂的人群車陣中移動，但依然可觀賞到壯麗的海洋及沿岸景觀。

他差點忘了駕著純種駿馬般的奧斯頓馬汀是何等快事，更何況身邊還坐著美麗的凱洛琳。

凱洛琳給他的印象，該是十分鎮定沉穩的女孩。但車子直線加速時，他依舊可感受出她的緊張。她以深富教養的年輕女人所特有的腔調說話，這顯示出她出身富裕家庭，並在相關的特權氣氛中成長，但她從不覺得爲此而有罪惡感。

「詹姆斯，我們真有必要開得這麼快嗎？」她斜睨他一眼，不久，又把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道路上。一輛大卡車已超越他們所行駛的車道大半。龐德見狀，將車子閃到第三車道。另兩輛車子僅以一吋間隔，自他們身邊經過。

「速度，我親愛的凱洛琳，速度對人類而言，是少數幾種春藥之一。」他對她邪惡地笑笑並眨起水藍色的眼睛。線條冷酷的嘴角也狀似愉快地揚起。

凱洛琳吞吞口水。「我寧可要柔和的燈光、音樂和香檳酒。」她粗率地回答。

「那些也頂不錯的。」

「詹姆斯，我也想跟旁邊那個女孩一樣，生氣勃勃地開著車，但是……」

「像我們這樣又如何？」他轉頭身，一輛鮮黃色的法拉利三五五型跑車橫靠過來，裡面的駕駛帶著嘲弄的笑容望他們一眼。

那名駕駛有張黝黑的吉普賽臉孔。當法拉利車超到他們前面時，龐德無法漠視她微笑裡的挑戰意味。

「那該死的人是誰？」凱洛琳舉起手碰了下龐德的手臂。這可能是種獨占手勢的起端。所以她趕緊縮回手，重複一次問題。

「不知道。」龐德看都不看她一眼就回答。「不過，那女孩的外表倒蠻漂亮的，而且還朝我們搖著尾巴示好。」他慢慢將車子加速，駛近法拉利後幾呎處，緊跟在它後面，同走在一條路線上。那輛法拉利車在另一個急轉彎處又加快速度，迫使龐德只好變換排檔，輕踩煞車，因此而落後了一小段距離。等到駛入直線路面，他馬上急起直追。這次，他突然駛離原

先車道，強行超車。他加足馬力，硬超到那輛義大利車前。

「詹姆斯，別這樣。你是……」

「玩死亡遊戲嗎？」他們開到另一處長轉彎道，又猛踩煞車。

「**你是在調情吧**。」她說。話剛說完，那輛法拉利又突然急超到他們前面，把她嚇得差點喘不過氣來。但法拉利車的駕駛根本未回過頭，她的雙眼只專注在前面道路上。

龐德先變換低檔、輕踩油門，然後再換成高速檔衝向前，緊跟在那輛法拉利車後。可是在前面開著法拉利車的女孩，竟突然將車子駛偏出車道，不顧死活地想擋住龐德的奧斯頓馬汀。他見到機會來臨，馬上強行超車呼嘯而過。他左側所剩的路面，僅臨萬丈深淵一呎之遠。

「詹姆斯，我說過了，別這樣。」凱洛琳沙啞著嗓子命令。

「不過是開個小玩笑罷了。妳在何處能獲得這種刺激呢？況且還伴有美麗的景色和宜人的氣候？」

「詹姆斯，我被派到這裡來，是爲評估你五年來的表現。難道你希望我向M報告說……」她深吸口氣，卻不再講下去。因爲那輛法拉利緊挨在旁，試圖超越他們。但龐德擋住那輛車。就在這瞬間，兩車同時猛轉向右側的長轉彎。車速旗鼓相當。眨眼間，他們看見那輛法拉利前面的遊覽巴士正閃著信號燈，還聽見刺耳的喇叭聲。似乎就在這剎那間，那輛大巴士逐漸逼入了法拉利車所行駛的車道。

龐德咒罵一聲，輕踩煞車，放慢車速、讓法拉利擠進它和大巴士間的微小距離。

「女士優先！」他試想說得輕鬆有趣些，卻失敗了。

「把車停下來。」凱洛琳怒吼：「我說眞的，詹姆斯，立刻把車子停下來。」

「悉聽尊便，女士。」車子直線橫過道路，輪胎磨出火花，然後才駛入旅客瞭望臺的停車場裡。「沒問題的，凱洛琳，我尊重女性權威。而且，我希望妳也能把這項列入我的評估表裡。」他邊說邊將手移到方向盤上的架子，用手指敲下一顆開關鈕。頓時，儀錶板下的一部分，悄然無聲地往後滑動，露出一瓶冷藏香檳和兩只玻璃杯。「我通常都會在這裡面放把槍。」他迷人的笑容映入她淡棕色的眼珠裡。「但是，這個更特別……」

「詹姆斯，我倒底是要跟你去做什麼？」

「來，爲我的評估表而乾一杯。」他將兩只玻璃杯斟上半杯酒。他對她敬酒後，自己先輕啜一口。接下來，他把杯子擱回架子上，往她面前傾靠過來，輕柔細語說：「讓我們將它變成一個眞實而徹底的評量吧。」

她半絕望卻又半渴望地抬頭迎向他的雙唇，輕嘆一口氣。

同時刻裡，遠方的摩納哥王國，正閃耀在午后炙熱的陽光下。其港口正排列著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遊艇。

＊　　＊　　＊　　＊

他把奧斯頓馬汀駛進大賭場的停車場時，注意到那輛搶眼的黃色法拉利。他倒未馬上聯想到在葛蘭可尼曲山道上的賽車賽。這時候龐德的整個心思都還停留在凱洛琳身上。在尼斯機場裡，凱洛琳緊摟住他道別時，他察覺到她的眼眶十分濕潤，那是眼淚嗎？

但願她不是緊纏不放的藤葛。即使在講求平等跟自由的現代，有些女人的毛病依舊不改。偶爾你還是會碰上死纏活賴的女人，但遇見像凱洛琳這種人，問題就更棘手了，因爲很明顯地，她是新近才上任的M的耳目。就龐德所關心的範圍而言，新的M倒非當年度最重要的新聞——雖然媒體小題大做了些。但話說回來，龐德反正也不是媒體的忠實擁護者，更何況今日的秘密情報部門早已失去對文字機密的興致。

他再次打量那輛法拉利車。心想今晚的賭博遊戲，除了娛樂的目的外，更摻雜著不祥的陰影。

在普費廳入口處，扳著臉的經理，認出了龐德的名字。他指出當晚的眞正重頭戲，在撲克牌賭桌上。牌桌旁當然已圍上一小撮人觀看著遊戲進行。龐德見到大家的目光焦點，都集中在一個迷人的黑髮年輕女郎身上。她當天下午，才剛和龐德在葛蘭可尼曲道上，比試過死亡遊戲。

她身穿款式簡單的黑洋裝，頸項間戴一條短鑽石項鍊。項鍊上的鑽石散發出璀璨光芒，看來應該是眞貨。她本身給人的感覺更像有名的百萬富婆。她抬頭往上看了一眼。龐德再次看見那天下午才透過她的車窗，隱約瞥見的吉普賽臉孔——漆黑的眼珠子，以及令他聯想起整匹絲緞的頭髮，她堅挺的鼻樑和寬闊的嘴型頗能激起男人的興趣。

她剛剛贏了一回合。他聽見賭金收付員大聲喊：「七點贏。」同時還把大堆圓型籌碼推到她面前。她說她想全部再加進已押注在桌上的另一堆可觀的籌碼中。

坐在她身旁的矮小日本人，輕搖著頭用聽得見的標準英語說話，對他而言，她所贏的錢

已經夠多了。賭金收付員巡視圍在桌邊的玩家，想找到願意跟她下賭的人。但四名男人和另一名剛才還玩的女人都一口回絕了——其實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爲桌面上，少說也有超過十萬英磅的籌碼。

最後，龐德從圍觀人群後走出來，輕聲說：「我來。」他在她對面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下。

那女孩看見他點頭後，從發牌機裡滑出兩張牌，用套有金屬尖箍的細手杖，將牌推向他。他把牌拿起來，瞥了一眼。不夠漂亮：一張紅2，一張黑5。他望向坐在對面的她，笑著說：「看來，我們似乎是興趣相投。嗯，無論如何，三張……，」他搖搖頭拒絕再拿第三張牌。

龐德正打算攤開牌時，她用溫柔又使他微皺起眉頭的腔調說：

「我只對兩件事情有興趣：駕車兜風和賭撲克牌。」

她翻開她的牌，但他露出一點也不驚訝的神態——一張是一，一張是七，總共是八點。

「八點贏。」賭金收付員揚起聲音說。龐德可以感受出群聚在四周看熱鬧的人群的緊張情緒。他心想賭撲克牌的勝負只決定在一張牌上，根本無技巧可言。輸或贏的命運全集中在翻開牌的剎那間。

龐德把自己的牌擲向桌面，眼看著賭金收付員把他下的賭金一把收起來。

「我希望你的第三張牌會是你眞正的能力所在。」她嘲諷道。

「哦！我希望自己能禁得起任何挑戰呢。」他的笑容變得很玩世不恭。收賭金者開始把

他的籌碼圓牌推給那名年輕女人。

她搖著頭說：「賭倍。」

「賭倍！」龐德把巨額賭金再加倍。牌桌上的收付員回頭看向坐在高腳椅上的總管，同時一眼瞥向經理。後者對他頷首微笑，暗示龐德的信用良好。

那女人的微笑轉成興致盎然的模樣。他可以從她的黑眼珠裡窺見她內心的想法——眼前這男人是玩眞的？或者只是個傻子呢？她點點頭開始發牌。

龐德看自己的牌一眼，要求要第三張牌。

她盯著他看了好長一段時間後才下決定。接著，她把自己的牌掀開：一張5，另一張是后牌。同時多發給龐德一張數字是6的牌。

「5，」賭金收付員大聲叫出來。之後，龐德把手中另外兩張牌攤開：一張王，一張傑克。

「6，」賭金收付員改口用英語大喊：「莊家輸。」同時把成堆籌碼收集起來，推給龐德。

那女人略微聳聳肩膀。彷若賭輸了只算是職業性的風險罷了。

她站起身準備離開牌桌，再次朝龐德點點頭說：「要繼續賭的話，就好好享受吧！」

「生活，不外是盡情享受每一件事。」這次他話裡的意思十分明白，何不跟我一道享受呢？她頭也不回，逕自直接走開。

她走路的步伐使他想起貓——一種柔軟且意味深長的緩慢碎步。

按照慣例，龐德拾起兩枚可換取較高金額法郎的代幣，投給賭金收付員。同時還說希望收付賭金的總管能夠過來看看他所贏得的成果。接著，他便閒逛到賭場內，一向被慣稱爲「**廚房**」的地方——因爲裡面的遊戲花費較少——而現在已改裝成輕鬆的酒吧區。

那名女子走向一張空桌子。龐德從後面急忙趕上。

「這就是妳生活的方式嗎？盡情享受每一刻？」他問。

她轉頭看是誰在說話，臉上流露出一抹不悅神情。「啊！是呀。但我通常都在還是保持領先的局面，就設法先離開。」

「我也是呢！但我從未全然熟練這技巧。」他朝經過身邊的服務生做個手勢。「給我一杯伏特加馬丁尼，用搖的，別攪拌在一起。妳要什麼呢？」

「哦！一樣。我喜歡伏特加。雖然專家說這是不正確的。」

「專家不總是對的。」

服務生確認過他們所點的東西後，問說她希望她的馬丁尼如何調配。

「要一杯純酒，外加一杯混合酒。」侍者聽完回答便轉身離開。

「謝謝你。是…… 先生？」

「我是龐德。詹姆斯龐德。」

她手伸過桌子，與他互握說：「絲妮亞歐娜唐普。」

「歐娜唐普？」

「歐娜唐普。」她點點頭。

「依妳的口音，我猜是……喬治亞人？」

「很好，龐德先生。你眞是個名符其實的戰地記者專家？」

他內心的警戒狀態解除了。她的口音是純正的莫斯科腔調。她應該是在她所生長的莫斯科市學會英語的。可能是在學校裡學會的，但更可能是在前蘇聯國家安全局裡學的。

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侍者把飲料送來後，才開口：「龐德先生，你去過俄國嗎？」

「很長一段時間沒去了。但我以前常去那裡遊訪。通常都是乘飛機遊覽的。」

「現在那地方已經變成一個截然不同的國家，大片充滿機會的土地。」

「是的，我聽說了。家家戶戶的車庫裡都停有一輛全新的法拉利車。」

她淺淺地笑了一下。她的笑容原該像鈴一樣，可惜鈴聲已嘶啞。「那輛法拉利？那是我朋友的車。」

「那麼，我要告訴妳朋友一個小秘密。今年的款式，其法文車牌都是用L字母開頭。連仿造品也不例外。」

他察覺她黑眼睛深處，閃過一抹退縮神色，但她很快又恢復正常說：「龐德先生，請問你在哪家汽車公司上班？究竟擔任了什麼要職呢？」

「指揮官。」

「啊！」她正看向他左肩後方的某一點，並對著某人微笑。

他轉過頭，看見一名高大、俊美的男士正逐步走向他們。他身著美國海軍將官的制服，擁有深深吸引女人的古銅色，皮革般的肌膚及飽經海風吹襲的臉龐。他以男人能馬上被辨認

出來的姿態走向他們，身上還散發出放蕩不羈、遊手好閒的氣質。或許是他太陽穴上的灰色斑點給人造成的印象，也可能是受到他修剪得十分整齊的鬍鬚所影響。但那絕不是一種幽默感。他的雙眼因長時間注視遠方地平線的緣故，顯得十分迷蕩、呆滯。

「絲妮亞，妳準備好了嗎？」他完全忽視龐德的存在。

絲妮亞甜甜地微笑著，「這是位海軍教官，費拉上將。這位是龐德指揮官。」

他重重地握一下龐德的手，眼睛卻未眞正看著龐德。「我是費拉，美國海軍。」

「詹姆斯龐德，英國皇家海軍。」

絲妮亞站起身，挽住那名將官的手臂。

「我尊敬能夠勝過我的女人。」龐德嚴肅地說。

「很高興認識你，龐德中校。」

「我的榮幸。」

當他們走向出口時，賭場經理拿著一張龐德所贏金額的支票走過來。「龐德先生，你今晚運氣眞好。那位小姐眞可憐。」

「的確，可不是嗎？」他的心思並未全擺在所贏得的錢上。因爲他苦等良久，現在才終於看清絲妮亞跟她的將官愛人。**那女人絕對有不對勁的地方。**他兀自想著，該是跟倫敦聯繫的時候了，而且是在十分緊急的狀況之下。**他有種不祥的預感，生命可能會就此成爲一場賭注。**

第四章　蜘蛛女與將軍

摩納哥王國上方的巨岩頂，矗立著文藝復興時代建築風格的皇宮。皇宮正前方有座小廣場。天主教堂就在幾碼外。小廣場連接許多窄小街道，在這些巷弄中，常可發現名不見經傳，食物卻很不錯的餐館。廣場本身是遊客們最喜歡留連的地方。但也不全然如此，對那些年紀較大，習慣文明生活且晚上喜歡坐在吃角子老虎前玩幾把的人，還是喜歡擠進卡其諾賭場裡。

通常，一般遊客都喜歡拿著柯達定焦相機，群聚在廣場上，觀看衛兵交接。這裡的衛兵跟其他地方不同。他們的交換過程，像上演奇怪的滑稽輕歌劇般，有種玩具士兵在操演的氣氛。

崗哨亭被漆成紅白兩色。衛兵們可能得中斷正閱讀的某本中歐小說，直接站起身，往前踏步。大部分遊客都看得津津有味，但此地的老居民卻將這群遊客，視爲來自另一星球的庸俗鄉巴佬。

廣場緊臨地中海那側，老舊的大砲無助地指向海洋。另一側，則可看見清晰的海港景觀，及蒙地卡羅的遊艇船塢。

今晚很暖和，夜空柔似天鵝絨。一隊遊行團正在廣場上觀賞一齣滑稽劇，其他人則眺望燈光閃爍的港口。詹姆斯龐德此時不僅觀賞海港風光。他雙腳張開，穩穩地站在廣場邊側俯

視著港口。他的姿勢彷彿是站在軍艦的艦橋上，手裡還拿著一副夜視鏡貼近眼睛。

這當然不是普通的夜視鏡，而是Q布藍奇豐富想像力的另一項產物。它不僅能夠把遠方的景物調近。就如此刻，他好像就站在鏡裡出現的兩人身旁。同時，這架雙眼望遠鏡兼相機功能，它能精確地拍下所瞄準的景像——拍下來的畫面會被立刻存進望遠鏡中央的小電腦磁碟。

從下方遊艇碇泊處，他調近了兩個人的影像觀察，一個是高眺，皮膚黝黑的絲妮亞，另一個是她的海軍將官。不可思議的是在龐德眼裡，那位將官像極了很久以前已被謀殺掉的尼古拉沙皇。

費拉上將正摟著可人又神秘的絲妮亞走進一艘汽艇中。龐德按下相機快門兩次——第一次拍下那名海軍上將；第二次是拍下絲妮亞臉部特寫。爲了保險起見，他很快又按下第三次快門。接著，龐德把望遠鏡焦距移向那艘汽艇船尾，認出船名叫「**曼第哥號**」。

那艘小汽艇劃破水面，尾巴拖著白色水沫離開碼頭，駛向停泊在港口的另一艘昂貴、閃閃發亮的遊艇。

龐德等了幾分鐘，仔細檢視港口內和岸邊的其餘船隻。他注意到其中有艘法國軍艦，軍艦艦尾的空間十分狹長，幾乎完全被一架大直升機所占據。直升機側面輪廓看起來整片漆黑，充滿威嚇人的氣氛。

龐德心靈深處的某樣東西開始翻攪，記憶式層的部分再次浮現。他很快將它驅走。如果你無法立刻想起某件事，那可能僅是些不值得回憶的東西。何況現在，他還有別的事得做

呢。

走下廣場所在的巨岩，大概只花他十分鐘左右的時間，因此不到一刻鐘，他已坐在DB5的駕駛盤後，再次發動引擎，全速開向山腳下。最後，他把車子停在擁有羅馬遺跡和紀念碑的古老村莊拉托比下方。以前，他們曾經告訴他，在這裡你可受到最熱情的招待。

打開收音機後，他迅速將望遠鏡上的小電腦磁碟片拆下，將之插入CD唱機右側的孔隙中，接著按下收音機上的調整鈕。當電腦解讀磁碟裡的資料，並連接到倫敦的衛生系統時，發出微弱得幾乎辨別不出來的嘶嘶聲。

大約過了十分鐘，收音機開始傳來滋滋聲音。緊接傳來的是跟隨老M很久，最近才剛接任主管職位，尚手忙腳亂的曼妮佩妮的聲音。

她微帶喘氣的聲音清晰地自八聲道喇叭傳入車內：「通訊開始。」龐德不禁笑了出來。同一刻裡，一張彩色傳真自CD放置孔中出現。

第一張是絲妮亞的照片。曼妮佩妮繼續她的報告：「身分確認。絲妮亞歐娜唐普，前蘇聯戰鬥機駕駛員。一九九一年之前，曾擔任KGB（蘇聯國家安全局）的首席飛行員一年。目前被懷疑與聖彼德堡的『詹納斯』（Janus——希臘神話裡的兩面門神，地位僅次於宙斯）犯罪集團有關聯。」

第二張是夏克費拉的相片。「身分確認。查理斯（即夏克）費拉上將，美國海軍。使用海軍直升機的傑出專家。據傳生性風流，喜歡不斷換女友。一九九三年中，曾在卑鄙的情報竊取醜聞幾項指控中，安然過關。現在在摩納哥跟一群美國海軍人員會合，準備進行一項高

度機密的行動。」

最後一張傳眞照片，出現遊艇後端的名字「曼第哥號」。

「遊艇曼第哥號，租給先前已知道的『詹納斯公司』使用。M授任你觀察歐娜唐普，但不要——再重複一遍——未經M許可，千萬別跟她接觸。通訊完畢。」

她強調「接觸」這兩個字，似乎把它當成更富趣味的暗碼。他知道「詹納斯」犯罪集團結合了俄國最殘暴無情的黑手黨族群，早在蘇維埃時代末期，這組織已超乎想像地可怕，且隨時日變本加厲。「詹納斯」組織是新俄羅斯最頭痛的問題。龐德會如此推斷的理由之一，是到最後，它可能會在逐漸式微的昔日邪惡帝國領土內，進行往昔的活動。

* * * *

「曼第哥號」的頭等艙，顯然是專爲肉體享樂而設計的。相對之下，它是一間相當大的艙房，裡面有套房的全部設備，還寬闊到足以安裝按摩浴缸。牆壁上擺著各種顏色的瓶子，分別貼有油脂或藥膏的標籤，其中包括那些被當成「情趣用品」出售的可食用油——這類油脂有各種不同口味，可讓性伴侶自對方身體上舐食。

牆壁上裝飾有色情油畫及素描圖。最精采的部分在於床鋪正上方，繪有大幅詳細的現代春宮圖。房裡燈光幽暗，空氣中飄浮著麝香味。某隱匿處傳來一曲柔軟華麗的旋律，聽起來像是用千根琴弦所演奏出來的。

在這個溫暖而舒適的深夜裡，床上的絲妮亞和夏克費拉上將正緊擁在一起。他慢慢才明白自己以前竟從未有過這麼棒的感覺。她關上房門之前，即已控制住一切情況，還對他說，

沒有人會來打擾他們。

她剝光他身上的衣物，將他推向後方的大床。「夏克，今晚我要你盡情享有我。將我視爲你性幻想的巔峰。」

她緩緩解除衣衫，逐漸展露出誘人胴體。她的動作姿態不像粗鄙的脫衣舞孃，反倒像個專業優秀的芭蕾舞者。一舉手一投足彷彿正跳著特地爲他編出的戲碼。最後，當她全身赤裸時便立刻投入他懷裡。她在他耳畔低語，幾乎使他陷入瘋狂狀態。她引領著他，使他成爲柔順、完美的肉體奴隸，直到他高潮過後，仍留下意猶未盡的感覺。

第一回合完事後，才是她眞正掌控操縱的開始。她叉開雙腿，跨騎在他身上。她不斷刺激他，直到兩人的汗水交融在一起。他全然任由她擺布。

當他達到兩個鐘頭內的第三次高潮時，不禁尖聲叫出來。她很快巧妙地利用雙腿將他夾緊翻轉，使他臉面向床鋪躺在她身上。

她溫柔地輕聲安撫他，然而她那強有力的雙腿環繞住他的身體。她輕輕往上移動，最後她整個人像剪刀般鉗住他，以大腿夾住他的胸部。她緩慢地運用一鬆一緊的節奏，令他因極度興奮而呼呼喘氣。突然間，她用力縮緊肌肉，如同企圖將他整個身子吸進自己的體內般。

他用力喘氣大叫：「絲妮亞……不……我不能呼吸……我……不……」

她正更用力夾緊肌肉，是否眞聽見他的話還是個疑問。這是大蟒蛇夾死人的技巧。他可以清晰感覺到骨頭在他胸腔裡碎裂的聲音。她心裡已牢記這無可避免的可怕肋骨斷裂聲。

他斷氣的剎那間，絲妮亞歐娜唐普自己也達到最後、終結性的高潮而尖叫起來：「對，

對……啊……啊……就這樣！就這樣……啊——！」

她這輩子已使用過多次這種技巧。她的首領知道她很管用。她是蜘蛛般的秘密武器，能在性交後，將性伴侶榨乾，徹底絞碎。

她來回移動，依舊用身體磨擦死屍，在她勝利的最後時刻，因極度滿足而呻吟。

不久，艙房門上的輕敲聲，才使她自恍惚的半昏睡狀態中清醒過來。她慢慢鬆開身體。不顧自己赤身裸體，直接起身將門打開。

一個熟悉的人影站在門邊。「好個蜘蛛女對海軍上將！嗯？」那男人邊說邊把她摟進手臂裡。他像哄小孩入睡般，輕輕搖著她。

*　*　*　*

龐德已經把小帆船靠在海邊。先前他在靠近凱斐瑞右側的海邊租下一幢小別墅，同時也把這艘小帆船一起租下來。兩天前，M派來的代表凱洛琳，曾要求過龐德用這艘小船表演他的拿手絕活。而這天清晨時分，他正準備進行另一趟旅程。首先，他以滾燙熱水先淋浴全身，然後再用冰冷刺骨的水噴灑一遍。

他用毛巾粗略擦拭全身上下後，便開始運動。他每天早上例行的第一件事，是先做伏地挺身和仰臥起坐。事實上，他已整晚未曾合眼，清醒程度不下於隔天的現在。訓練有素的他，使他此刻看起來彷彿剛自充足深沉的睡眠中甦醒過來。實際上，之前他只稍打盹不到一個鐘頭的時間。過去數年來，他已深諳睡覺的藝術，即使是站著小寐片刻，他也能像睡足了八小時的睡眠，重獲充沛的精力。

他刮過鬍子，穿上一件寬鬆褲子，一件白色海島棉襯衫和色彩鮮艷的運動上衣，他依平常時刻，穿過小起居室，來到正小心翼翼地煮著他的慣用早餐（或很接近早餐的東西）的小廚房。他認爲早餐很重要，所以這也是他一天中最豐盛的一餐。

咖啡雖不是他最喜歡的美國風味，但也相去不遠。他用全麥麵包和古柏橘子檸檬醬製成吐司。煮好的幾顆雞蛋非常像法國馬瑞斯種母雞所生產的蛋。可惜這裡沒有澤西種的牛奶製成的深黃色牛油，但他找到此地很接近他口味的代替品。

他花了一點時間把兩杯咖啡喝完，吃下用勞力士鋼錶計時，準準煮了三分二十秒的雞蛋和幾片吐司。

吃飽後，他坐著休息了將近一個鐘頭。現在差不多是清晨四點鐘。雖然他腦海深處仍交織著一些疑慮，但接下來這天他必須有所行動不可。他整晚反複思索著，但它仍像四葉苜蓿般令人難以捉摸。

離開別墅前，他先把東西都打包收拾好，準備隨時迅速逃亡。因爲他十分確信，不論他今天命運如何，M很可能隨時召喚他返回倫敦。

最後，他終於走下木頭做成的短防坡堤，準備解纜起程。希望自己算準的時間能跟他原先所計畫的一樣準確。他得避開蒙地卡羅裡習慣在天一亮就出航的其他遊艇和小帆船。

他解下繩索，航向海洋時，已是清晨五點過後。他想先在外海繞一大圈，到最後一刻才靠近海岸。

這趟行程非比尋常。而且如預期般，大約九點三十分左右，他便已置身在許多遊艇、帆

船和汽艇中。「曼第哥號」跟前一晚一樣，停泊在相同位置。因此他在稍遠處，繞著一艘在大洋裡航行的長遊艇打轉。他瞭望搜尋「曼第哥號」上的人影。但到了九點四十五分，他才看見一名守船員出現在面對船首的右舷位置——這端最靠近港口向海的出口處。同時他還注意到「曼第哥號」船尾，有艘較小的汽艇，就停泊在水面上。

他緩緩將他的小船調轉成繞過港口方向，駛近那艘船腹懸有一條繩子的遊艇。他猜測守船員或汽艇正準備自靠港那邊登陸。

他抓起那條繩子，用力拉緊。繩子緊綁在船塢上，夠他輕易攀爬過去。因此他將自己乘坐來的小船拴好，往「曼第哥號」成弧狀的側邊攀升而上。他敏捷地跳過護欄，雙腳踏上船甲板的瞬間，保持靜止不動的姿勢。

他聽見命令聲，及船手右舷處的引擎隆隆聲。不論誰指揮船，那裡必然已有人在。因此，他輕步溜向主艙房方向。

艙房內部裝潢得頗具格調，其配備家具皆是爲舒適享受而設置的——一座長吧檯就占據了房間整側長度。皮扶手椅散置在大及整艘船寬度的房間內。價值不菲的畫懸掛在探照燈照射的牆上。此外靠港口那側，另有條主艙房延伸出去的寬闊走道。

龐德靜靜地延著通道方向前進，來到一座華麗的厚重木雕門前。他輕輕扭動門把，門旋即打開。他溜進門內，隨手將門關上。此刻他置身在一間極盡感官享受的臥室中：整面鏡子做成的天花板、牆上堆放著色情書刊。在他看見橫陳在床上的屍體前，死亡的氣息已先撲進他的鼻孔裡。

舷窗開著，但吹進來的陣陣微風並未吹散他這輩子已聞過無數次的臭味。躺臥在床上，令人不忍卒睹的赤裸碎裂死者，竟是夏克費拉上將。他死後的臉部沒有任何表情。他雙眼直直瞪視床上方鏡中影像，嘴巴扭曲張大，彷若因反抗某種心醉狂喜的狀態而死亡。

似乎有音樂聲飄入這幕奇怪的場景裡，不久後，龐德才了解音樂傳自昨晚跟今天早上進入港口時，曾兩度注意到的法國軍艦。

他可看見那艘軍艦被徹底裝飾過，同時見到「曼第哥號」的那艘附屬小船正迅速通過海洋，航向法國軍艦。附屬船上有兩個人：絲妮亞歐娜唐普和橫躺在他眼前的死者「海軍上將」。

法國海軍軍艦上的樂隊正演奏一系列水手所唱的工作選曲。他探頭瞄一眼，瞧見一架直升機的輪廓，剎那間，他前一晚不斷思索的事情終於對準焦距。他臉部的血液突然枯竭凍結，他雙唇自動吐出一個字——「泰格機！」

「當然啦！」所有片斷全部組合在一起時，他輕聲自言自語：「當然啦！是泰格直升機！」他腦中閃現幾個念頭，連門在他背後關上的聲音都未聽見。

第五章　不可思議的「泰格號」

門口站著兩名妝扮得像甲板水手的男人——條紋T恤正面印有「曼第哥號」字樣，下半身著黑色喇叭寬鬆長褲和軟布鞋。龐德轉回頭看時，一眼斷定他們絕非單純的水手，他認得這類流氓的類型。那種糟透了的舊KGB訓練有素的混混——他們的集體戰鬥成果不是斷腿殘肢就是子彈穿透腦後。其中一個站在艙房內三步遠的地方，另一名腳才跨進門內，從他夥伴的左後方，逐漸往前移動。

龐德心裡嘀咕著：「肥豬儸」才走進三步，「大肌肉」就緊跟在後。

「來收屍體，是嗎？」龐德邊說邊佯裝攻擊右方，誘使「大肌肉」走向前。這招果然管用，他很快地往前跨，冷不防龐德立刻跳到他左側，伸出他的右腿，絆住前來者的腳踝，使「大肌肉」往前跌倒在地，頭部迅速撞及床腳。

接下來，就得想辦法解決比「大肌肉」稍矮、卻更肥胖、更粗重的「肥豬儸」。龐德逐步逼近他，雙手捉住那男人的左手腕，用力抬起左膝蓋撞他的鼠蹊部，使這名「刺客」痛苦哀嚎。

「讓你痛得掉淚了吧！不是嗎？」他用力扭轉「肥豬儸」的左手臂，聽見肩膀和手臂接合處的骨頭斷裂聲。他迅速低身繞過那隻無用的殘肢後，順手一拉，將它折到「肥豬儸」的背部正中央，令他彎腰往前傾身。「肥豬儸」現在因痛苦而尖聲喊叫，不時夾雜俄語的髒話

字眼。

龐德捉住那傢伙，將他的頭直接擺向他的同夥。當龐德與那名尖叫又不自量力的攻擊者搏鬥時，「大肌肉」暈眩著頭站起身子。龐德馬上放開「肥豬儸」的手腕，往後退一步，以右手刀……在「肥豬儸」頸後，重重的捶下去。龐德的手中敗將因劇痛而自體內深處爆發出哀嚎。若非龐德及時拉住他的腰帶和T恤衣領，他早就砰一聲倒在艙房地板上。但龐德捉住他，把他當成上了電池的撞鎚，以其頭部直接撞上「大肌肉」的面孔。

這顆人頭子彈擊中了「大肌肉」，覆沒大片領土，各種不同的碎裂嘎嘎聲緊接而來。龐德猜想著他們從鼻樑，右頰骨到嘴巴，必定無一完處。臉上淌出大量鮮血，兩者同時失去知覺。

「你們應該努力保持遊戲領先的。」龐德喃喃說完便快速轉身離開艙房。如果這跟停在法國軍艦上的「泰格號直升機」有關，他僅剩下極少的時間可用。

「曼第哥號」顯然是僅由少數幾名基本幹部在操控，否則就是多數人均上岸了，因爲甲板上不見其他半個人影。龐德跑到船尾，拉起垂到那艘他先前已注意到的汽艇上的繩子。

他花了一點時間才費力將那艘小船弄到船頭右舷側。好不容易，他終於將船弄就位。接著才溜下階梯，跳進小船駕駛艙內。

他動手一試開關，引擎立刻啓動。他把船開離「曼第哥號」，航向法國軍艦的方位。他打開節流閥，加足馬力。他覺得船身稍頓了一下才疾速往前，在海洋裡衝刺前進。

＊　＊　＊　＊

他駕船駛近軍艦時才看出有一群人正魚貫而入面對船尾及直升機的成排觀眾席。那架飛機看起來像個矮胖，有顆大紅鼻子的夏安族老人。駕駛艙呈長形，外表十分光滑，與之相形下，較大而粗短的機翼下還懸掛著武器——主要是火箭彈。機翼上方則裝配一對寬口徑的機關槍，它能準確掃射任何靠近的物體。他早該料想到了：在他離開倫敦執行這次任務前，檔案已放在他的桌上。這種「泰格號戰鬥直升機」，官方將它列爲機密，它是法國最先進的飛行武器。這一次是權貴大亨作東，付昂貴的展示費，邀法國海軍在蒙地卡羅做戰機展示。

到達軍艦後，龐德排在長列隊伍中，等候另外兩名守船員一一接待官員及他們的眷屬。參觀者大多身著制服，不是海軍，便是空軍軍官或高級外交官。

最後他終於登上階梯，亮出他的識別證給一名海軍少尉看。「龐德指揮官，隸屬皇家海軍情報部。」他大聲喊出來，其聲音似乎威嚇著若有人敢懷疑他，他會老實不客氣地打斷對方鼻樑。他轉身走向後甲板時，那名少尉不加質疑便直接舉手行禮。

他一面走向船尾，眼睛則一面四處搜尋歐娜唐普小姐跟她的「將軍」人影，但遍尋不著他們的蹤跡，這兩人似乎已消失不見了。

停機坪上的「泰格號」的引擎已啓動。不久又停了下來，主迴轉翼懶散地轉動著。此時，一名地勤人員自駕駛艙爬下來。

龐德正想盡辦法要走過去時，突然傳來熟悉的麥克風開啓卡嗟聲，接著冒出一個聲音做正式的歡迎致詞。

「諸位先生、女士，我們即將開始一場特別的飛機展示。」司儀先以法語公布，接著迅

速以英語、德語和義大利語各重複一次。

龐德謹愼地穿過受邀來賓群，打算在司儀介紹期間，在觀賞臺邊緣，找張椅子坐下。

「您即將觀賞到的是歐洲最現代化的武器展示：即『泰格直升機』的首次飛行示範。『泰格號戰鬥直升機』具有獨特的機動性，不僅能運用最先進的偷襲技巧，同時也是唯一能夠避開所有電子系統干擾的直升機。它可對付無線電通訊及電磁放射。現在，『泰格號』的測試小組已就位。讓我爲您介紹伯納喬指揮官及佛蘭斯布魯斯中尉。」

樂隊奏起《飛機上的勇士》這首曲子，兩名軍官自設在右側的休息室出現。

他們已穿上飛行服，頭盔也已帶上。他們走向直升機。進入龐德視野時，他覺得有種熟悉感。那名飛行員雖已稍喬裝過，但龐德從他走路的姿態認出是踮著腳走路的絲妮亞歐娜唐普。

那兩人攀登通往長駕駛艙的階梯時，停頓約莫三秒鐘。正當他們坐進駕駛座之際，龐德自位子上跳起來，猛然往前衝向直升機的方向。

此舉引起一陣尖叫怒罵聲。樂團也開始騷動，成員四散開來。龐德幾乎快抵達機坪前，卻被幾名海軍警察捉住。

「捉住他們！」龐德大叫：「他們不是你們的飛行員！停下來……」他奮力想掙脫開，但不敵衆人力量。他被警員重重拖住，擲向甲板。龐德再次扯開嗓門喊叫，但他的聲音卻被「泰格號」的引擎聲所淹沒。一名官員加入警察行列，對著龐德說話，但他什麼也沒聽見，耳裡只有轟隆隆的螺旋槳聲。

他甩開一名拘捕他的警員，但馬上又被另外三名緊緊捉住。他眼睜睜看著直升機開走，迅速升空，然後以幾乎不可能的速度翻轉五圈——不可能見到有其他直升機如此做。當直升機機首朝向天空，以與噴射機可相比擬的稍快速度，朝上攀升。觀衆席上響起一片掌聲。但直升機又突然降低高度，做了一個完美的翻轉動作。此時，一名臉色蒼白的海軍警察跑來，氣極敗壞地向長官報告：**「他們已經死了！」**他頓口氣又接著說：「長官，他們都死在艙房裡。**飛行員已斷氣。指揮官被槍殺。布魯斯中尉的喉嚨被割斷了！**」

那名長官盯著報告者的臉端詳，企圖尋找能印證他所聽到事實的線索。

遠處「泰格號」的引擎噪音已逐漸模糊。

「你一定跟這事有關。」他以指頭戳著龐德的胸膛：「你是誰？」

「龐德指揮官，隸屬英國皇家海軍情報局。我一直試著警告你們。」

「但誰是那該死的……？」

「**『詹納斯』**。」龐德喃喃說。他眼神堅定，臉部線條僵硬得彷若刻在硬石上：「俄國的詹納斯犯罪集團。」

*　　*　　*　　*

「那麼是詹納斯犯罪集團所幹的？」M揚起一邊眉毛，望著辦公桌對面的龐德問道。

自龐德的老上司退休後，M的辦公室便搬到這裡。因此辦公室再也聞不到濃郁的煙草味，連柔軟的皮革沙發也不見了。英國皇家海軍中已失去老M獨特卓越的領導風格。新M引進了現今呆板的技術專家調調。辦公室裡的家具一律採用拙劣的辦公設備。房內裝潢受到北

歐風格影響，備有能改善姿勢的椅子。而她自己的坐椅根本稱不上是椅子，只能說是某種能讓你扭曲身體的東西。

黑色書桌上沒有雜亂堆放著的文件，只擺一臺相當大的電腦螢幕和一盞可移動的燈。此外，尚有幾具彩色密碼電話機。M抬起頭，意味深長地盯著龐德看。她身上穿著簡樸的上班黑色套裝。她的頭髮剪得非常短，看起來像是在頭皮上戴了一頂薄帽子。她頸上戴條珠寶鍊子，上衣領口高處別有藍色瑪瑙胸針。

龐德低頭看她的眼神，突然想起一位銀行經理拿起單眼鏡看人的老笑話。人們總能辨別出哪隻眼睛是戴上了眼鏡，因爲它會不經意地流露出憐憫的眼神。

「那麼說，你是指『詹納斯』囉？」她直率地問道。

「閣下！根據下列線索，我想沒錯。例如歐娜唐普小姐是知名的『詹納斯』的心腹；一艘屬於『詹納斯』集團的遊艇；一位美國海軍上將的失蹤……」

「是你說已經死了的那個嗎？」

「我親眼見到屍體，他眞的死了。」

「這可奇怪了。」

「妳的意思是說『詹納斯』未免笨拙了點，才會四處留下破綻嗎？」

「沒錯。那艘遊艇在相關單位靠近前，早已溜之大吉。龐德，它已經消失了，雖然它不曾……」

「但是港口有記錄可查，證實它還在原處。新俄羅斯犯罪組織的惡名尚未遠播呢！」

「繼續回到相關的問題上。如果那眞的是『詹納斯』犯罪集團所爲，他們究竟要泰格號戰鬥直升機做什麼用呢？」

「我猜是賣掉或當作回程的交通工具吧。除非他們參與某些殘忍的計畫，需要這類工具。『泰格號』的確是架很棒的飛機。」

她抬頭看著他，想確認他是否又在耍嘴皮子。但他一臉認眞神情，無法從他臉上多搜尋出其他訊息。他也發現到她意圖自他的表情中多探索些事實。或許這是她的習性吧！在她的內心裡她是不折不扣的分析家、辯論師，慣於以幾行數字來分析虛假詐欺。自她接任此職務以來，部門裡的人稱她爲「數字魔后」，許多人說她更適合被派任到財政部的特別辦公室裡工作。她才剛到任兩天，連比爾泰維——老M最忠誠的部屬——首席分析師的頭銜也幾乎不保。

「是的，泰格號直升機的確是很棒的武器，而且還從地球表面消失了。龐德指揮官，對這件事你是否有其他看法呢？」

「閣下，那正是它的功用所在。設計泰格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它隱匿起來……」

「是的，但……」

「但半數法國空軍已升空攔劫，每部追蹤系統都已打開了，是嗎？是的，但那是在飛機被偷了二十分鐘之後的事情了。我的理論著重在這個小詭計是如何得逞的。」

「怎麼得逞的？」

「利用飛機上的裝配嘛！除非它暴露在人們眼前，否則它就有辦法使自己隱形超過二十

四小時。我猜那兩名小偷只是把飛機降落在阿爾卑斯山的某荒涼處，將它隱藏起來。等到晚上或搜尋熱度消褪後，他們再起飛，輕鬆上路。」

M皺起眉頭，手指在桌上敲動著，想了好一會兒才說：「我們已盡力追查它的下落。用盡所有電子監聽系統和衛星監視工具，相信它躲不了太久。」

龐德很想說：「妳敢打賭嗎？」，但他還是控制住衝動。M點點頭——簡明的解散訊號。

他走近門邊時，M對講機上突然傳出的嗶嗶聲，使他放慢腳步。

「他們已經發現那架直升機——『泰格號』了。」曼妮佩妮上氣不接下氣說：「他們要你盡快到計畫室去。泰納先生說這是緊急事件。」

「007，你先去。」M開始邊忙起桌上的事情，邊說：「我晚點會下去。」

「還是老樣子！」他心想著，但他依舊冷靜接受上級指示。「他們倒底在哪裡發現那該死的東西？」他自問。他的直覺告訴他，計畫室裡已有壞消息等著他，但情況究竟嚴重到何種程度，他倒完全沒有概念。

第六章　「皮塔亞號」

北蘇聯內陸最北端五十哩處，有一小塊土地延伸入北極海，此處乃舊蘇聯時代，最可怕武器的作戰控制點——撒佛那亞站。環繞此區域的土地多爲平坦地帶，但全年大部分時間裡，皆爲冰雪所覆蓋。

大約一個半鐘頭前，龐德被召至倫敦秘密情報總部的作戰計畫室。總部就設置在一棟廢棄建築物裡。站在雪橇後端的是一名愛斯基摩人，他來自距撒佛那亞兩哩遠的小村落。

一群人來到此地建立起目前已被摧毀的軍事站後，很多「優特人」便死於這群陌生人所帶入的災難和疾病。最後，僅有少數人生存下來。如今有四個家庭留在村落裡，他們爲了生存，只好做些對那群「陌生人」有價值的工作。例如遠行到距此最近的城鎮收集一些加工品，再賣給每半年穴居在地底下的隱居人。

那名「優特人」已十分疲倦。他旅行了整個的大半美好時光都用於思念、渴望再見到他的家人，雖然他永遠無法知道自己的疲倦和趕狗的速度會造成不幸的意外。他連圓石自光滑的地面出現，都未注意到。待領隊的狗看見危險物時已太遲，牠驀然竄開避去石塊，卻拖得雪橇急速大轉彎，正中撞上圓石，駕駛者被甩出，撞上旁邊成堆的岩石和冰塊。

即使他身上穿戴了厚重的皮毛，但他還是摔斷了頸子及另幾處骨頭。他奮力想移動身軀，卻因劇烈疼痛作罷。他只好躺在雪地上。拉雪橇的幾隻狗圍繞在他身邊。他鼓足力量，

幾度想奮力站起來，最後一次在痛苦的哀嚎中跌回地面整疊的皮毛中，斷了氣息。

那群狗圍繞在他身旁，似乎想幫主人取暖，好讓他清醒過來。大約十分鐘過後，牠們只好坐下，靜靜等待，末了，嚮導犬將起身引領其他狗隻返回小村落。但在他們徹夜看守死亡的主人時，根本沒人知道這裡曾發生了一場意外，也沒人能預料到這群狗在稍後幾個鐘頭裡，將解救一條生命。

這場雪橇意外發生後沒多久，泰格號直升戰機便載著兩名不速之客，抵達此地。

美國和英國的軍事分析家都對表面上已不存在的撒佛那亞站，表現出高度興趣。俄國對外宣稱兩年來已將撒佛那亞自軍事控制站名單中除掉。美、英兩國都透過衛星拍攝到許多這地區的相片。相片上顯示此地已夷爲平地且荒涼又寒冷。但卻有一樣東西例外—— 顯然是自地底延伸的巨大電波望遠鏡的接收碟形天線。那碟形天線已經出現數年之久，但根據相片的畫面判斷，碟形天線不時會改變。分析家堅稱，在短短一段時間內，碟形天線不但體積變大，而且經常移動位置。當然也有不少極具知識和經驗的懷疑者指出：天線可能是因風吹動而改變位置及體積大小，或者純粹是氣候變化和陽光折射角度不同所產生的誤測。

事實上，碟形天線確實是變大了。而且因穴居在地表下三十呎深的男女工作人員的控制而移動方向。撒佛那亞站決非處於冬眠狀態。

這架碟形天線此刻正鎖定一架前蘇聯時期的太空舢板—— 實際上是位於中東上方太空中的人造衛星。這些東西正由一名坐在工作站內寬敞、乾淨又密閉的電腦室的女人所操控。

電腦室中另有十幾名諸如此類的男女正在自己的崗位上忙著工作。這群工作人員年紀都

在四十歲以下，他們是從俄羅斯國家聯盟幾百名優秀電腦科學家名單中，精心挑選出來的。

這個電腦技術區周邊有幾道門，分別通往廚房、休息室、餐室及臥房。一道厚實的玻璃牆將這群科學家與控制室隔離開。控制室中坐著幾名身著制服的男女，並設有一長控制檯，上面充滿數字按鍵及電子設備。巨大而此刻空的螢幕上端有許多開關按鈕。複雜的控制區域後方牆上，鑲有一座鮮紅色保險箱。保險箱旁，有深紅色字母拼寫成的俄文警示標語，上面的意思：「上鎖了。需要認可密碼方可開啓。」爲了額外小心起見，保險櫃正前方安裝一道不銹鋼電子門並加一層鋼板保護。

控制室外成排羅列而坐的電腦人員，負責操控衛星的女孩，身材高眺纖細，皮膚黝黑，顴骨高聳，棕色眼珠澄淨無暇。這名叫娜塔莉亞西蒙諾瓦的女孩跟其他技術人員不同之處，在於她的整齊及所穿著的衣服—— 黑長裙搭配白上衣，外罩條紋背心。她大部分同事都穿著寬鬆、毫無形狀和設計可言的衣服，甚至更糟。例如她右側的男人只穿著骯髒不堪的牛仔褲和T恤，外搭黑色皮革機車夾克。他的頭髮糾結成一團，彷彿整星期都沒清洗梳理過。其神情態度有若吸毒者般恍惚、急躁不安。布利斯格瑞斯安可之所以爲大家所忍受，實因他是整個單位內最傑出的電腦學家。

娜塔莉亞用急促的聲音對著耳機上的小麥克風說話。

「向右六十度旋轉，升高到一百公里。」

隨著她所喊出的指示，她面前電腦螢幕上的衛星閃爍信號跟著移動位置。她見後不禁得意地微笑起來，彷佛剛教會一隻聰明的小寵物，做些小把戲似的。她喜悅的情緒卻被布利斯

突如其來的瘋狂尖笑聲打斷。「我做到了！做到了……」

娜塔莉亞看看坐在她左側電腦終端機前的安娜一眼。安娜轉動眼珠子，做出「他瘋了」的手勢，揶揄他。

「『碟形天線』，過來看看我完成了什麼事。」他已經進入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因此她走過來看他的東西。布利斯面前有好幾個螢幕。他大笑，用平板的咯咯聲道：「我進入了！」

她看見螢幕上出現美國司法部的密令封緘。

「天啊！布利斯，**你竟然敢殺入美國的司法部**？你知不知道他們查到了，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他們追查到這裡呢？」

「當然啦！果眞如此的話，電腦界的首領會稱我是天才，然後將我送回莫斯科，並送我一百萬美金——不過這是絕不可能發生……」

「他們付我們不錯的薪水，就爲了聽你偶爾提及你所得到的是——那一百萬美金。」

「嘿！我們得到的東西都一樣，但我寧可有機會到別處花掉錢，而不是像土撥鼠般生活在此……」

「該說我們像蟲才對。」

「不管怎麼說啦！美國人太笨了，他們絕對捉不到我的。他們查不出線索的！不管了……」他的電腦響起嗶嗶警告聲，接著密令消失，只留下一行字在螢幕上閃爍者——**「查出有人未經許可，擅自進入檔案。」**

「你還說呢？」娜塔莉亞大笑道。

布利斯咒罵幾聲後，很快地再輸入指令，安裝一些他自己的程式進入。螢幕上閃爍一行字——**按下換行鍵進行封殺**。

他用力敲下換行鍵，螢幕上的字轉變爲——**進行封殺**。

「太好了。封死他們。」

娜塔莉亞搖搖頭嘆息：「布利斯，算了吧！」

「不行。」他轉身直盯她的眼睛說：「我要封殺他們。妳眞是蠢蛋！我的程式不但可擋住任何想追蹤我的人。它還可讓對方的電腦變解調器搞砸。這可不能中止。」

他輸入另一個指令，螢幕上立刻出現——**開始搜尋——進入密碼檔案**。

「現在又如何？」娜塔莉亞問。

「我解密碼了……」他又敲了十按鍵。螢幕上的字母消失不見了，反由一條黑線繞成的圈圈取代。「是子彈。」布利斯解釋。

「布利斯，我知道子彈長什麼樣子。」

當他按下換行鍵後，一張世界地圖在螢幕上展開，同時一條紅色線開始追蹤那條電話線，當它通過衛星或接合站時，螢幕上便跳出地名。從撒佛那亞起，直接追蹤至聖彼德堡，通過歐洲後，折過大西洋，劃過美國，立刻進入亞特蘭大的位置。線停下後，在此城市位置上方留下一道紅色燈光指示。

他的電腦螢幕空白了一秒鐘，接著迅速由一行字取代：ＦＢＩ總部的電腦詐欺部門。

布利斯咒罵聲不可能之類的話，之後又按下換行鍵清除螢幕畫面。「我需要抽根煙。」他怒吼一聲，聽起來悶悶不樂。

「哦，我需要咖啡。」娜塔莉亞最後瞄了她的電腦螢幕一眼，確定一切都已就緒，便起身走向通往廚房的大門。

布利斯大搖大擺走離終端機，憤然離開他的工作，走向一道門，攀登上通往外面世界的石頭階梯。布利斯轉頭對安全攝影機鏡頭咧嘴一笑，奮力推開厚重的大門，踏進冷冽蕭瑟的荒野中。

正當他要抬腳往前踏的瞬間，從隱蔽的麥克風傳來一陣回聲——「布利斯瑞格斯安可同志，你正在使用緊急安全門裝置。你知道這是違法的行爲。請盡快回到技術部門區。」

「好啊！你儘管過來阻止我！」布利斯顯然常幹這種事，而且無法忍受上級嚴苛的規定。他自信自己是此地最重要的電腦專家，沒人敢拿他如何。

他掏出一包香煙。他上回離開休假，回到此地前已先用薪水買下大堆香煙備用。他將香煙放在唇間，用打火機點燃。火苗出現不及一秒鐘，就被一陣突來的強風吹襲而迅速熄滅。

布利斯抬起雙眼，一架直升機的黑暗影像正逐漸降落在五十碼遠的停機坪上，其迴轉翼掃起白雪形成一圈白色暴風圈。

「泰格號」降落了，絲妮亞歐娜唐普滿心不悅地想著。她打開透明的駕駛艙蓋，脫下安全裝備，往下拿起以色列製的U2i槍，掛上右肩，備用彈匣則放入腰帶上的口袋。

「將軍，準備好了嗎？」她對著耳機上的麥克風說話，同時聽見將軍的回答聲——「我

們繼續進行下去。我現在已經準備妥當。」

他們兩人都身穿制服，絲妮亞佩戴陸軍上校徽章。她的同伴則佩戴著將軍勳章。如果龐德在此，他必定能立刻認出這名將官，因爲他最後一次見到歐魯姆夫將軍，是在歐魯姆夫拿著槍指著他的老朋友亞力克崔費力恩的情況下。

布利斯格瑞斯安可一見到這兩名軍官，立刻閃躲開。

現在，歐魯姆夫和絲妮亞亦步亦驅，似乎懷著某種目的，沿著毀壞的建築物邊側行進。路上的積雪冰塊早已被清除乾淨，使得往大門的步道暢通無阻。大門內緊接一段寬闊的水泥臺階，順著迴廊直抵安全門前。一名守衛見到兩人馬上立正行禮。但歐魯姆夫將軍似乎根本未注意到這人的存在。他雙眼直視架設在眼睛高度的攝影機，清晰有力地道出自己的名字——「阿卡迪葛瑞哥瑞夫屈歐魯姆夫將軍，太空部首領。」

電腦系統辨識他的聲音時，發出一連串快速的嗶嗶聲。接著，安全鋼門順利開啓，兩人走進戒備最森嚴、最敏感的區域。值班軍官一見到他們，啪地一聲跳起來，趕緊將外套鈕釦扣上。

「將軍，如果我知道你們要來的話……」

絲妮亞喃喃說：「是呀！你還會先烤個蛋糕呢。」

「少校，我想你該已爲我準備就緒了。這是撒佛那亞組織臨時排定的測試行動，亦即戰手模擬訓練。所以我要測試『**黃金眼**』，以報告現況。」他抬頭往上望，可見厚重有色玻璃牆後的電腦專家和技術人員在移動身子，自他們的工作崗位上伸長脖子看看倒底怎麼回事。

「快點，老兄！報告現況。」歐魯姆夫對那名少校大聲吼叫。

「長官，一切正常。兩顆執行衛星：『皮塔亞號』和『密西亞號』都在地球軌道九十分位置以一百公里時速前進。」

「很好。這是上級命令密碼。請把『黃金眼』、今天的暗碼和鑰匙交給我。從現在起，我開始計時。快！」他已經丟下了一張塑膠卡片在小櫃檯上，此刻他抬起左手臂，盯著手錶計時。

值班少校急於把事情正確處理好，差點亂了腳步跌倒在地。他按下幾個數字按鍵打開保險櫃前方的金屬門，將手掌放在掌紋辨讀機上辨識身分，然後再轉下當天的安全密碼。鎖匙以不同聲調嗶幾聲後，卡喳應聲打開。

絲妮亞對另一名軍官比劃手勢，命令打開通往技術區域的安全門。她說：「上尉，依據戰爭情況模擬，整個單位的門應該全部打開，以準備在接收到警告訊號後，得以及時撤軍。」那名上尉並未多做爭辯。

「長官，這是今天的密碼，電子引爆鎖匙和『黃金眼』。」值班軍官把東西自保險櫃取出：鑰匙、一張塑膠卡片和**一小臺中間刻有一隻眼睛的金黃色圓盤**。

「很好，**現在讓這隻瞎的眼睛重見天日**。」

那名上校低頭看圓盤，從盤中央眼睛部位取出一卷金黃色卡帶，露出原本是眼珠位置的圈圈。

「你知道『黃金眼』如何使用嗎？」

「是的，將軍！當你把圓盤的位置擺正確後，會有一道雷射光切過它的中央部分，然後啓動衛星中的爆炸機械裝置。」

「很好，上校，你做得好極了。我想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轉向絲妮亞說：「上尉，換妳接手了。」

絲妮亞懶散地拿起她的U2i機關槍，朝那兩名值班軍官，迅速發射兩枚子彈。兩人應聲倒地後，她才從容不迫地走向通往技術區大門，一邊掃射門外所見景像，一邊像機器人般自動而完美更換彈匣。

屍體猛然倒向各種設備，隨著子彈火花噴射，整個電腦工作站開始冒出陣陣煙霧。整件事情在不到三十秒的時間內發生。

待在小廚房裡的娜塔莉亞聽到聲音，嚇得把咖啡潑灑出來，她雙眼充滿恐懼地朝上看。絲妮亞返回主控制室，取下掛在已死亡的值班軍官頸子上的第二枚引爆鎖匙。她走向歐魯姆夫已就坐的長控制檯前。此刻，歐魯姆夫打開開關，望著控制檯上方高處的長螢幕亮起來。

歐魯姆夫小心翼翼地將「黃金眼」圓盤，放進一個類似CD唱盤的小匣裡。他把當天的密碼卡放進面前，然後將鑰匙插入右側的鎖孔中，黃金色圓盤同時滑進它的位置。絲妮亞已經把取自值班軍官身上的第二支鑰匙插入。「我來計時，」他輕打節拍唸著：「3、2、1、0。」

他們同時轉動鑰匙，控制檯的其他燈光信號頓時全部點亮，他們頭頂上方的螢幕出現地

球的部分景像及軌道上的一顆衛星。」

「設定『皮塔亞號』衛星的目標為撒佛那亞。」將軍命令道。

地球表面上方高處，有一架看似太空艙板的物體——可能是火箭燒完的階段——原先像是繞著軌道打轉，但是，撒佛那亞悄然透過太空傳送出去的命令，竟將它喚醒。因此以密碼上鎖的「皮塔亞號」衛星，從隱藏的推進器噴出一股強力氣體，開始改變航道。

控制室裡的歐魯姆夫和絲妮亞都聚精會神地盯著頭頂上方的螢幕，看著娜塔莉亞不到半個鐘頭前才注視過的景像。代表「皮塔亞號」衛星的紅色信號開始迅速移動，從它原先在中東地區上方的位置，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飛竄向俄國北方。

長螢幕下方的另一個展示螢幕上，開始跳出訊號：

皮塔亞號位置：80・31・160・17

目標：78・08・107・47

然後：

目標時間：15・43・21

歐魯姆夫查看內有密碼的卡片，開始按下一串數字，螢幕上立刻浮現另一行訊息：

武器裝配完畢

就在此刻，娜塔莉亞因聽見控制室裡的聲響而驚慌過度，一不留意竟打翻她的咖啡杯。寂靜中，杯子翻倒的噪音就像手榴彈引爆般引人注意。

歐魯姆夫和絲妮亞同時機警往後倒退一步。

「去查看看。」歐魯姆夫壓低嗓音說。絲妮亞走開之際，先前被射殺倒地的上尉，自己從血泊中，慢慢往前爬動，這不過是死亡前迴光返照的掙扎行動，他舉起手按下控制室內一顆警鈴按鈕。絲妮亞聽見聲音馬上迴旋過身子，舉起U2i，迅速給他最後一擊。她還來不及反應前，耳邊已響起尖銳的警報鈴聲。

絲妮亞停下動作，焦慮地看向將軍。歐魯姆夫說：「繼續行動。他們最短的反應時間也需要十七分鐘。但這地方不到十五分鐘之內，就會被徹底夷為平地。去吧！」

廚房裡的娜塔莉亞，搬來一張椅子，放在天花板通風口正下方，然後爬上椅子將通風口的格狀金屬板移開，她才移開一半便聽見絲妮亞走下通道，往廚房逐漸逼近的快速腳步聲。

* * * *

位於幾哩外，西伯利亞的安那迪空軍基地，有三架米格——23MDL戰機自主要跑道上起飛。警鈴響起時，這幾名飛行員正巧剛換完班。飛機自燃料庫滑行而出，適巧接收到目標地訊息，因此幾秒鐘內，他們便在通往撒佛那亞站的航道上。

* * * *

絲妮亞一腳踢開廚房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地上打破的杯子及灑落滿地的咖啡。她抬起頭看見那張椅子。其上方的格狀金屬通風板已自原先的位置懸吊下來。

她扭曲臉龐露出邪惡笑容，舉起U2i對整座天花板掃射。換裝另一新彈匣後，又重新射擊一遍。不論是誰躲在上面，必死無疑。

回到控制檯後，她對歐魯姆夫說任務全部完成。他雙唇微露一抹笑容輕輕點頭，然後指

向響著快節奏嘀答聲的計時器。

「上校，時間正飛逝而去呢！」

「他們西方有句俗語說：時光如梭——特別是在你快樂的時候。」她對他咧嘴而笑。

他再次點點頭，將「黃金眼」圓盤自控制檯取出，放入他的公事包，最後再關上蓋子。

「我們應該盡快離開此地。哦！還得留意路上的守衛。」

他們再度使用安全門的語音辨識系統。待門打開後，他們走出安全門，直接步上水泥臺階，隱入寒冷的曠野。

不到四分鐘，「泰格號」直升機的迴轉翼又開始運轉，且揚起一陣風雪。在白茫茫的雪花中，泰格號緩緩升入漆黑的夜空。

地面下的小廚房裡，一道餐櫥櫃門驀然開啓，娜塔莉亞自裡面爬出來。

而此刻倫敦的詹姆斯龐德才剛進入秘密情報總部地下的作戰計畫室。

第七章　EMP核電磁脈衝

龐德和曼妮佩妮一道前往總部下方的作戰計畫室。龐德現在不得不承認，穿著簡單黑色洋裝，右肩下配戴黃金勳章紀念釦的曼妮佩妮比以往任何時刻都來得迷人。

「穿得眞令人怦然心動。」他們走進電梯時，龐德喃喃自語。

「我沒聽清楚，請你再講一遍。」其實她早已聽見他的話。曼妮佩妮有超乎自然的精準聽力。老M過去常說她光從辦公室裡的植物藤蔓，便能聽見別人的耳語。

「我發現我從未見過妳像此刻這般迷人。」他知道這番讚美，對現代的某些女性而言，可能是性歧視。

「謝謝你，詹姆斯。」

「妳今晚有特別的約會嗎？」

「哦！我當然不會整天坐著等你打電話來。是的，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我是有個約會，跟一位紳士的約會。我們打算去看戲。」

「我相信大概也不怎麼有趣吧。」

「事實上，我們要看莎士比亞的作品。劇名叫《空愛一場》。」

「我慘了！沒有妳在身邊，我該怎麼辦？」

她靦腆而笑說：「詹姆斯，據我記憶所及，你根本不曾擁有過我啊。」

他意味深長地望了她一眼說：「不，這只是我自己的『仲夏夜之夢』罷了。」

曼妮佩妮把頭轉開道：「詹姆斯，你明知道這樣的言詞很可能會被當作性騷擾的。」

「那麼，該怎麼懲罰呢？」

電梯停下來，門立刻打開。曼妮佩妮走出電梯時，轉過頭眨眨眼睛說：「詹姆斯，改天你得爲你的不當言詞付出代價，實現你的諾言。」

他尾隨在她身後，進入軍事作戰室。室內所有螢幕全部開啓。爲ＳＩＳ而匿藏在地下室工作的男女組員，各自坐在辦公桌前。桌上擺著一臺臺小電腦，有的人透過耳機聆聽訊息。而高級軍官則一邊檢視地圖，一邊彼此小聲交談。

龐德在情報局裡最親密的朋友比爾泰納——也是老Ｍ最忠誠的部屬長，此刻自高級軍官堆中起身，走向龐德和曼妮佩妮，他伸手握住龐德的雙手說：「詹姆斯，眞高興又見到你了。」

「比爾，倒底怎麼回事？這看起來不是又跟以前一樣嗎？」他指向大面電視牆，及上面所出現的衛星圖片。圖片上的景觀都非常類似——光禿、被雪覆蓋的原野、傾頹的建築物和那架巨大碟形天線。

「跟以前不一樣啦！這次看來情況很不樂觀。大約十分鐘前，我們接收到原以爲已被廢棄的撒佛那亞雷達站傳來的警報訊號……」

「正北方？」

「最北方邊的位置。你看看我們的衛星系統拍到什麼。」他傳達命令給一名技術員。接著，螢幕牆上的畫面自動倒轉，停在某格畫面上，並且逐漸放大。

「我們找到旗鼓相當的對手了。哪！你丟掉的『泰格號直升機』。」

它的確在那裡。黑色的外形映著白皚皚的雪地格外明顯。技術員又開啓電視牆邊一座較小的螢幕，上面隨即出現那架直升機的平面圖和剖面圖。

「從蒙地卡羅飛到俄國最北端。喝！可眞會跳啊！」

「我倒認爲這已完全符合你所提的『詹納斯』犯罪集團的理論。可惜，我們的『數字魔后』不相信你。」

「你說什麼？」Ｍ的聲音自他們右後方傳來。

「我只是……」

「我已經聽到你對一個綽號做了多餘的評論呢，泰納先生。我只是碰巧相信數字罷了，而數字又比人類精確。」

「閣下，關於這點呢，我倒認爲數字不過跟輸入數字的人一樣單純、準確罷了。」

「那自不消說。」她溫柔地看了泰納一眼。「現在，首相正等著要最新的資料。所以，還是請你繼續簡報吧，泰納先生。」

比爾泰納停頓一會兒後，直接走向螢幕牆。龐德從未見過比爾泰納對誰讓步過，但這新來而難纏的Ｍ，似乎對他有些許影響力。

「詹姆斯，災難信號啓動後，你那架泰格號直升機便起飛。幾秒後，二架蘇聯米格機也從安那迪空軍基地起飛，朝撒佛那亞前進。同時，某種無法辨識的太空船碎片也突然朝撒佛

那亞的方向移動，至少我們向來把那不明物當作太空船丟棄的碎片。」

「大家一直以爲撒佛那亞自一九九〇年後便停止所有活動，而呈冬眠狀態。你認爲它現在又開始運作了嗎？」

「我個人認爲那裡向來都有人在運作。那堆廢棄房屋和周圍的荒涼景象僅是掩飾。」

「他們利用那裡進行什麼活動呢？」

泰納滿臉疑惑、困擾地說：「曾有一度，我們懷疑他們利用撒佛那亞當作地面控制站，以進行秘密太空武器的研究計畫——他們所秘稱的『黃金眼』。但……」

M插嘴說：「但根據我們的統計分析及電子、衛星情報看來，他們既沒有經費，也沒有足夠技術來發展這項計畫。」

「閣下，統計數值向來不是我會用的強力論證點，再說，妳只能從這些資料裡讀到數字，妳可以分析它們，但妳永遠無法看透那群遙控著妳目標物的人，他們心裡和頭腦裡究竟想些什麼。這些圖片不是說明了事實嗎？」

M輕慢地笑笑回答：「我們可不像美國政府，我們寧可不要CNN新聞網的壞消息。沒錯，照片說明了事實。」

她跟其他人一樣，抬起頭盯著在螢幕上閃爍的紅色圖像。特別明亮的地區是撒佛那亞，而代表俄國飛機的幾個移動光點，正逐漸朝那不明組織前進。

＊　＊　＊　＊

撒佛那亞的地表下，娜塔莉亞正站在門邊盯著她朋友碎裂、扭曲的屍體。她既震驚又覺

得噁心，陣陣恐懼襲上全身，幾乎使她動彈不得，整個人陷入短暫的沮喪。

她抬頭看螢幕上的地圖，同時也瞥見下方的計時器在倒數計時，另外，各種不同的信號、燈光也告訴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的知識終於發生利用。她轉身衝向通往睡眠區的大門。實際上，她必須迅速離開這裡，但是如果得面對地面上的風雪冰霜，她就需要比在空調系統內所穿的黑裙子、襯衫和薄內衣更多的衣物。

她在自己的房間內，迅速換上保暖內衣、牛仔褲及最近剛買的硬皮靴。最後，再披上一件厚毛外套、戴上皮毛帽子。她邊套上滾毛邊的手套，邊離開臥房，跑回陰森森的工作區……

……。

她並未聽見三架噴射機的聲音。這三架飛機正飛過此地下研究組織上的四千呎處。領隊通報基地說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在飛機上方的天空中，卻有不尋常的東西出現。那片太空舢板片在太空十萬呎處，正逐漸改變形狀。其外層掩護用的焦黑金屬片，正支解分離開。「皮塔亞號」現已露出堅硬的鋼鐵核心，核心外圍形成一排扇形保護層，就像爬蟲動物，受到突然的驚嚇，揚起刺羽般。當它緩緩朝下轉動的剎那間竟同時爆烈開來。

瞬時，撒佛那亞周圍地區被圓錐形的刺眼光團籠照住。光團裡冒出數以百計的扭曲條狀電光，彷彿藍色長蛇舞動身軀。

兩架米格機——其中一架的飛行位置正好在另一架正上方——立刻被電光襲捲吞蝕掉。位於上方的飛機被電擊後摔下來，撞及另一架米格機。兩架飛機應聲爆炸，碎片殘骸隨火光

四散飛落，帶頭的那架米格機也被類似的電光帶擊中。它翻滾後機腹向上直朝地面墜落。飛行員奮力拉起方向桿，卻徒勞無功。最後撞上巨大的碟形天線，燒成一團。

地面下的娜塔莉亞以爲是地震。整座研究室搖晃得非常厲害，四周籠罩在黑暗中。藉著吱吱嘎嘎晃動的藍色燈泡微弱光線，她才發現自己正站在技術區中央，她快速移動步伐穿過散落滿地的電子儀器和屍體。

即刻逃走的求生渴望戰勝了她的恐懼，因此僅靠十分微弱的光線指引，她終於走出電腦室。通過控制室時，她小心地跨過值班軍官的屍體，飛奔到語音辨識系統前。她大聲喊出自己的名字，卻毫無動靜。她突然想起布利斯，於是，再度返回四處冒起火花的中心區，跑向現在終於派上用場的逃生門。

她快接近逃生門時，頭頂上又開始響起劇烈的嘰嘰嘎嘎聲。娜塔莉亞緊張得放聲尖叫。牆上兩臺接收螢幕前後晃動數下後，摔落地面。幸好娜塔莉亞及時閃躲到另一側。地震愈來愈劇烈，撞擊吱嘎聲也愈來愈大，藉僅存的一絲微光，她看見天花板已開始塌陷。

她以前從不曾感受過如此深刻的恐懼和被幽禁的焦慮。數年來，她一直在密閉的地下室工作，也未產生過怕被活活埋死的不安意象。但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如果她眞的得刨土找路逃出去她也會這麼做。上層結實的水泥鋼筋互相撞擊的聲響逐漸變大；空氣中浮滿灰塵和土屑，使得她的眼睛幾乎張不開，喉嚨也變得異常乾躁，她趕緊用一隻手掩住口鼻。整座建築物終於轟然倒塌。她背部緊靠住牆壁——雖然在這種情況下，她極有可能被牆上的磚塊、鋼筋或水泥給刺穿身體。

鮮血流進她的耳朵裡。整座地下碉堡的碎裂、崩塌聲，幾乎使她喪失所有知覺。

大半片屋頂隨著最後的爆炸聲，整個陷落下來。部分碟形天線還糾纏著飛機殘骸一齊倒下。

待塵埃落定後，她才感覺到凜冽的夜風，吹進了她原以爲會是她墓穴的地方。娜塔莉亞開始往外移動。起初，她的動作十分緩慢，等到勇氣一恢復，她的步伐便更加踏實堅定。她邊爬邊想起祖父家的高大蘋果樹。孩提時期她經常爬那棵老樹。現在，她竟有種幻覺，好像她現在所爬的就是那棵樹本身，而不是平坦的水泥臺階。現在彷彿回到夏日時光。她往上爬過枝幹、樹葉時，她的老祖父正在下面笑呵呵地戲稱她是「小猴子」。

突然間，她想起了布利斯。在成堆她朋友屍首中，並未發現布利斯的屍體。她想起他是到外面偷偷抽煙。她爬出逃生門，迎接她的是蕭瑟寒冬，她大叫：「布利斯！……布利斯……布利斯，你聽到了我的聲音嗎？」

她腦海中響起西方音樂的旋律——她特別喜歡的一首曲子。她把歌詞翻譯過來，用布利斯的名字代替歌曲中的人名——

布利斯，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布利斯，你看得到我嗎？
靠近我……安慰我。
布利斯，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　＊　＊　＊

旁。

螢幕上的畫面消失後，依舊閃爍著白色亮光。泰納保持原來的姿勢，站在M和龐德身旁。

「那究竟是什麼鬼東西？」泰納跳了起來，M往後退縮一步，而龐德則順勢移開，隨時準備把自己甩到另一側。幾秒鐘後，M和泰納同時抓起電話筒。

（遠方的絲妮亞歐娜唐普和歐魯姆夫將軍正駕著泰格號戰鬥直升機。五十哩外的電光條像舞動的藍蛇般，朝飛機的方向舞來。他們同時覺得自己的身體，由駕駛艙這頭，甩到了另外一頭。飛機搖晃得十分厲害。絲妮亞心想，法國人的確不簡單，竟能做出「泰格號」這種耐力超強的飛機。）

比爾泰納在電話裡大叫——「**我們的衛星失去功能了，美國的兩顆衛星亦是如此。馬上接通另一顆衛星。**」

螢幕又清晰了。衛星拍攝到的影像重現在螢幕上。撒佛那亞地區，除了幾處零星火苗外，一片漆黑。而那架碟形天線，黏附著米格機燒毀的殘骸，整個傾斜扭曲。

「糟糕了！」有人說。

「**兩架米格機墜落……**」

M往前走近螢幕。「看來，第三架飛機似乎撞上碟形天線。」她轉頭問龐德：「００７，你有什麼看法呢？」

他一直冷靜地站在旁邊，試圖分析所見到的畫面。「嗯，建築物依舊存在，沒有任何汽車或卡車的動靜，連頭上戴的小型探照燈也沒見到。我猜是**ＥＭＰ核電磁脈衝**（註：在大氣

圈爆炸的核子產生的高溫電漿，沿著地球磁場迅速移動時，所發生的脈衝電波，其威力強大，與落雷相當。除了會誘導電流，燒毀電線，使大半電子設備喪失機能外，也會製造停電或汽車自燃等破壞，連傳播通訊亦無法使用）。

泰納點點頭說：「這也說明了那些飛機和衛星……」

「還有汽車。」龐德補充。

泰納轉頭對M說：「閣下，**所謂的ＥＭＰ，就是核電磁脈衝，一種致命的武器，發展自**……」

M插嘴說：「泰納先生，我知道**ＥＭＰ是什麼。它是美國和蘇聯在冷戰期間，兩國均卯足全力發展的新武器。就是在大氣層上安裝一種核子設備；它會產生脈衝電波——事實上是一種輻射電流——可摧毀任何具有電路的東西。**」

她說完後，泰納接著講：「**設計這種武器的基本概念就是，在敵人起身報復之前，先摧毀他……她……或他們的通訊系統。**」

M轉身面前龐德說：「這麼說來，那就是『**黃金眼**』囉？這是否意謂著『**黃金眼**』確實存在？」

「沒錯。」

「這會不會只是一場意外？」

「閣下，我敢說這絕對不是意外。這正可說明那架直升機失竊的原因。如果你打算偷『**黃金眼**』的話，『泰格號』是最合適的潛逃工具。只要你一發動那架直升機，沒人能攔下

它。但是話說回來，又出現另一個問題。偷竊同時，你必須清除、湮沒掉所有證據。我猜『**黃金眼**』是一種獨特的計畫嚮導跟設計開端。如果你想偷它，就必須把當地的線索全部處理乾淨，然後再利用像『泰格號』這種交通工具逃走。」

「所以，你認爲這又是你那陰險的『詹納斯犯罪集團』幹下的？」她的聲音裡有絲挖苦味道。

「倒不盡然。」龐德搖搖頭說：「我曾經潛入過那類的俄國地下工廠。」他瞄向螢幕說：「它的防禦措施——套句現代年輕人的話——可說是十分可怕、嚴謹的。他們靠聲音輸入來辨識工作人員身分——意謂著你可以把辨識條件降至最低限度。即使是葉爾辛也無法隨便進出這些地方。而且你需有兩把鑰匙，才能引燃武器；特別的密碼卡保存於鑲在牆上的數字按鍵保險櫃內，此外，密碼每天都更換。」他停頓一會兒後，皺起眉頭說：「必定有內奸配合。」他要求一名技術員轉換到下一個畫面。

「現在，逐漸放大。不，放大你右邊的畫面，再放大一點。」畫面上出現一個人影，自碟形天線周圍的廢墟中爬出來。

「誠如我們所見，有人爬出來了。可見至少有一個知道出口在哪裡。**就是那個人**。」

娜塔莉亞現在正站在空地上，但刺骨寒風穿透層層衣物，直鑽入骨頭。她拖著腳步繼續往前走。最近的村落至少在二十五哩外。但這條路上，約二十哩處，有一個小火車站。火車班次並不多…… 如果她能走那麼遠的話。

她看見那群狗拖著木製雪橇，漫無頭緒又焦慮地打轉前，便已先聽見牠們的哀嚎、吠叫。

如果眞有上帝存在，她會好好感謝上帝的安排。這是唯一能帶她離開雪地荒野的方法。

或許她眞能活著回去，有機會再去爬那棵老蘋果樹。

第八章　「黃金眼」

龐德抵達M辦公室時，她正忙著講電話。但M招手叫他進去，指著她辦公桌前的椅子，示意他坐下。

「坐下。」龐德心裡替她講著：「坐下吧，乖狗兒。」他抬頭注視她桌子後方的牆壁，內心揣測老M要是看見現在掛在牆上的圖片，心裡做何感想呢？老M的時代裡，他經常向文藝部借些藝術作品來懸掛，因此牆上的畫作不外是偉大的海軍戰役圖或海洋的油畫。

現在牆上的新畫作裡，有各種不同顏色的矩形色塊，彼此之間由三角形分隔開來。「胡亂塗抹的劣作。」老M大概會如此批評它吧。他必定同樣痛恨新辦公室內貧乏、呆板的氣氛。

M總算結束電話——不論電話另一頭是何方神聖。M點了一根煙。龐德猜測她剛才大概是跟首相通話吧。M深深吸入一口煙，再慢慢吐出縷縷薄長煙霧。

「閣下，煙會危害你的健康呢！不過，我相信妳已知道這道理。」

她斜眼瞪視他，但未回答。一會兒後，她徐徐吐出幾句話：「首相已和莫斯科當局談過。他們解釋說是例行訓練演習時出了一點意外。」

「我猜他們未對那項武器作任何評論吧？」他露出一絲笑容，直盯著M說。M果然搖搖頭。龐德聳聳肩接續：「國家已改朝換代，說謊的本領倒依舊。」

M悶不吭聲。龐德覺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跟老M共事的時光。老M也常悶聲不語，避免對某些敏感問題下評論。

「多談些『詹納斯犯罪集團』的事給我聽。」

「他們幹大宗的武器交易，跟各處的大走私犯保持密切關係。總部設在聖彼德堡。波斯灣戰爭期間，他們是第一批想到要走私新武器進伊拉克的人。他們的項目不詳——也就是說我們的資料來源並不十分確切。只有歐娜唐普是唯一我們能夠確認的較高層僚屬。」

M又哼嗯一聲。「你要不要來杯酒？」

這是什麼意思呢？他很懷疑。拉攏彼此關係？「哦，謝謝。妳的老前輩留了一瓶很棒的白蘭地……」

「我比較喜歡威士忌。」她起身走向一個顯然是北歐原裝進口的飲料櫃。「加不加冰塊？」

「千萬別這麼做，閣下。不該讓討厭的冰塊破壞一杯好酒，這是壞習慣。」

「哦——，我倒有一堆你不以爲然的習慣呢。」她遞給他一杯酒，接著返回自己的座位。

「我們把跟撒佛那亞站有關的人的檔案，全部叫出來。」她雙眼緊盯電腦螢幕，可惜龐德所在的位置，正好在螢幕背側斜角，因此電腦擋住他的視線。

「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就是你的老朋友之一。」她往前傾靠，按下鍵盤上的按鈕，牆上的塗鴉畫慢慢移開視線範圍，露出大螢幕。螢幕上隨即跳出歐魯姆夫穿著軍服的檔案照

片，下方浮現幾行資料。

龐德靜靜吁一口氣。「歐魯姆夫，他們居然讓他當上將軍。」他大聲說：「不過，這照片比那張塗鴉畫好看多了。」

「我同意。但這是個簡單的心理遊戲。人們只要進入辦公室坐下後，第一眼便看見那張畫，然後才注意到我。因此我才有充足時間可好好打量訪客。」說完，她對他笑一笑。「現在，談到歐魯姆夫。是的，他們升他爲將軍。此外，這些日子來，他還身兼飛行員呢！他自視爲俄國下一任強人。他不單是叛國賊，還是舊蘇聯的忠誠子弟。你知道的，就是什麼地球、罌粟花種子之類的垃圾。」

「閣下，這番話是出自說『黃金眼』不存在的同一位分析家之口嗎？是誰說那架直升機不構成馬上的威脅，而且不具價值的？」

她啜一口酒後，深吸一口煙說：「只因爲我是分析家，而且是最優秀的一個，我才奉令接下這件工作。同時，我也是電腦專家，並擁有首相所稱如剃刀般尖銳敏捷的心思。」

M又抽一口煙，接著順手將煙捻熄，「我偶爾得在我前任者的直接控制下工作，而『**他**』給我不少幫助。那些問題都太過明顯了。我很了解政府對本情報局的影響和限制，因此也很清楚他們的運作方式。我必須應付那群樂見情報局將那張地圖抹掉的政客。我太了解這群人了，所以我也很了解那些美國政壇內扯美國情報局後腿的蠢蛋。他們見過錢被丟進廢水溝裡，毫無用處，他們也見過失敗，因此連他們自己的分析家都無法使『他們』相信電子和衛星情報的可信度，更甭提我們的神秘理論。」

她停頓幾秒後，直接盯著他的雙眼說：「你並不眞的喜歡我，對吧，龐德？你把我看成只對自己的數字有興趣，卻不相信你直覺的活動計算機吧。」

龐德只好點頭同意。

「哦！我無所謂。因爲我也把你看成討厭女人的性歧視絕種動物。哈！你是『冷戰』時代的遺物。」她說著便笑了起來，「你可能很訝異聽到我說，其實我很信任那些能一眼看穿敵人心事的人。我被安插在這職位，不過是爲確實掌控每年的花費不超出預算罷了。我敢發誓，這也是我將來要做的工作。因此，我們必須派人從事秘密情報工作，另外一些人居幕後協調支援。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團隊工作。所以呢，如果你以爲我沒有權力派人冒生死之險前往險境，那麼你的直覺是徹底錯誤的。」

龐德對這番義正嚴辭的演說，沒有任何回應。如果有任何感覺的話，只有對又開始說話的M，多了一分敬意。

「007，我必須撇開個人良心不安問題，派你前往鬼門關。不過，這決非我一時的任性決定——即使你對生死皆能泰然處之。」

這回總算輪到他說句話了：「閣下，**我從未忘記殺人執照即是死亡證書**。」

她略點頭說：「很好。我要派你去尋找『黃金眼』的下落。我希望你查出究竟是誰偷走它——我確信有人是爲某種目的而解開這項武器，同時我也深信衛星軌道上，必然還有某些不明物正悄然航行。總之，你得查出是誰偷了『黃金眼』，以及他、她或他們偷竊的目的何在。」她轉身指向螢幕說：「007，如果你正巧對上歐魯姆夫，不論他犯罪與否，我都不

希望你爲私人恩怨而衝動行事。報復無法使亞力克崔費力恩起死回生。」

「閣下，他不是因妳而死，妳才會這麼說。」

「他也不是因你而死。別怪罪在自己身上。明白了嗎？」

他閉口不答，腦海中閃現他老朋友的身影，同時也回想起他們一起接受過的訓練，共同執行過的任務。頃刻之間，他覺得亞力克跟他十分靠近，似乎就站在他身旁。他再度見到亞力克孩子氣的臉龐和笑容，聽見他輕聲說：「詹姆斯，她說的沒錯，不值得你這麼做。」接著又看見亞力克跪倒在生化武器廠的石板上，歐魯姆夫正拿槍頂著亞力克頭部。

「是的，我明白。閣下！」龐德起身邊說邊走向門口。他手握住門把時，她的聲音又在他身後響起——

「龐德，」她語帶溫柔地說：「活著回來。」

＊　＊　＊　＊

兩天的密集簡報結束後，當天深夜，他又和Q參加一項特別訓練。他們約在總部地下最大的射擊練習場見面。Q爲他帶來兩樣裝備。

其中一項是樸素無華的腰帶，其外表看來和一般腰帶沒有任何差別，但Q卻指出帶釦上的小鉤釦。

「這是安全裝置，」Q對龐德說：「你得隨時小心讓它保持在這種位置——除非你需要用它。」他示範如何拆下安全鉤釦，以及如何對準帶釦，如此一來，當你按下帶釦時，其尖齒——實際上是經過精密設計的岩釘——便會猛力射出。岩釘上連接有七十五呎長的高彈力

繩索。「這條繩索足夠負荷你的體重，詹姆斯。」

「如果我需要負擔額外重量時，該怎麼辦？」

Q咧嘴而笑，「那麼你只好向上帝祈禱了。我們只用你的體重測試過。不過這東西蠻管用的。這支小岩釘能釘入任何東西，並且在釘入瞬間，立刻抓緊物體。」

另一項裝備更具殺傷性，它看起來像枝普通筆。事實上卻是手榴彈。按下筆端開關一次，可以用它來書寫東西。按下三次，四秒鐘後，炸彈引信會自動引燃。但如果在四秒內，再另外按下三次，則可解除武裝。

Q甚至利用此裝備內含的爆烈物做示範，炸壞二支人形靶。

「００７，這枝筆比劍更厲害呢！」Q開玩笑說。龐德看著被炸得四分五裂的人形靶。

此時，距龐德飛往聖彼德堡的時刻，尚有六天時間。

＊　＊　＊　＊

娜塔莉亞的旅程純粹是場夢魘。她駕著雪橇抵達車站時，隨即將狗隊和雪橇賣給只有在火車通過時才會出現的車站職員。在這小鄉下車站等了一小時，她便順利搭上前往聖彼德堡的火車。起初，她還覺得自己十分幸運，因爲車站職員告訴她說，兩天後才會有另一班車經過，而且若非他在那裡舉燈做信號，火車根本不會停下來。

她出售狗隊和雪橇時，並未討價還價。她當場爽快地以單程車票的價格賣掉牠們。至少如此一來，她根本不需擔心身上的多餘錢財。娜塔莉亞很會儲存現金，而且「老闆」都是以硬幣支付薪資——因此火車一旦抵達聖彼德堡，她已有足夠的錢可買隨身需要的衣物。但一

天後，她逐漸有種想法出現：這班火車似乎永遠都無法送她到那裡……。

火車上擠滿污穢的身軀。年紀稍大的人看起來還可以，但某些年輕人卻令她覺得很不安。他們看起來像街上的惡棍流氓。因此她大多待在有較多年長者乘坐的大車廂內。這似乎是場永無止境、又極不舒適的旅程。

她不願任何人見到她隨身攜帶的硬幣或官方文件。這件物品只會暴露她是電腦學家的身分，以及她曾在撒佛那亞站工作過的事實。駕乘雪橇前往車站沿途時娜塔莉亞已查覺到自己所知的事情，可能已危及到自身安全。她知道這場災難背後主謀是誰——總之，她無意中聽見了每一件事，並目睹結果。

即使俄國已改變許多，但官方仍有權利搜尋任何可疑人物，甚至在缺乏有力證據下逮捕人。他們依舊不定時臨檢旅館和出租樓房。因此，娜塔莉亞抵達聖彼德堡時，可以大膽購買衣服和私人用品；可以進出館子飽食一頓。可是，卻沒地方落腳，因爲四處都充滿了危機。

娜塔莉亞十分賭定布利斯必是倖免於難。如果他眞逃過撒佛那亞那一劫，他一定會利用他的主要通訊工具——電腦。布利斯雖不是最討人喜歡的男人，但他絕頂聰明，而且毫無疑問地，也很懂得維護自身安全。

她從餐車裡買來熱茶，幾條香腸和一片黑麥麵包。吃過後，她試圖拋開一切憂慮，小睡一會兒，但卻夢見自己被那名將軍和女上校在漫無止盡的隧道內追逐著。

但娜塔莉亞並不知道隔天一大早抵達聖彼德堡後她的處境會比在夢中更驚險。

＊　＊　＊　＊

俄國國防委員會議將在上午十點鐘在「冬宮」舉行。由國防部長維克特密夏根率領的全體委員都在開會前五分鐘陸續到達。**他們耐心地靜候一名失蹤成員**。

密夏根十分惱怒。他在有巴洛克式屋頂及高聳窗戶的大房間內來回踱步。最後，他又折回會議桌旁，不耐煩地敲著指頭並不時看看手錶。按慣例，即使是高級軍官也沒人敢讓國防部長等過。

他瀏覽這間大房間，不禁想起末任尼古拉沙皇也曾在此房內踱步過。他的孩子也可能在此地玩耍過。密夏根不自在地聳聳肩。被暗殺的尼古拉沙皇及他家人的陰魂，似乎在房內四處遊盪著。

十點十分，歐魯姆夫將軍終於抵達會議室。他看起來十分冷靜，還提著他的隨身公事包出席。

密夏根僅簡短說：「早安！」，便伸手指向歐魯姆夫常坐的位置。

「將軍，請提出你的報告。」歐魯姆夫尚未就座，他便下達命令。

歐魯姆夫以幾近抗命的動作，緩緩脫下大外套，打開手提箱，抽出一疊印有斯拉夫文字母的黑色閃亮檔案夾。然後以極快的速度說話。

「誠如委員會所知，七十二小時前，密稱爲『黃金眼』的秘密武器系統在撒佛那亞站引爆。身爲太空部門的負責人，我們開始展開調查。根據研判，我們發現是西伯利亞獨立主義者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以此製造進一步的政治動盪不安。」

他停下來，輪流看著委員會內其他八名成員，藉以吸引他們的全副注意力。不久又接著

說：「這批罪犯殺死全體工作人員後，啓動武器系統，同時摧毀工作站和所有線索記錄。」

「眞令人遺憾！撒佛那亞的和平工作現在又落後數年。爲了表示負責，現在，我打算辭去我的職務。」

坐在桌邊的人紛紛搖頭，其中幾名甚至以拳頭用力敲擊桌面，另外幾人則大叫：「不！不！」

大家靜下來後，密夏根部長轉向歐魯姆夫將軍，上下打量他一番，彷彿歐魯姆夫若眞請辭，他還會十分高興似的。當他再度開口時，聲音平板而冷淡。

「阿卡迪葛瑞哥瑞夫屈歐魯姆夫，看來委員會並不想拿你做犧牲品。你只需保證不再有『黃金眼』的衛星出現即可。」

「部長，我敢做這種保證。」

「好，現在談談那兩名失蹤的撒佛那亞技術員是誰？」

歐魯姆夫嚇了一跳，遲疑一秒後才回答：「部長，我只知道其中一名技術員叫布利斯格瑞斯安可……」

密夏根低頭看著文件說：「另一名女孩，似乎叫娜塔莉亞西蒙諾瓦，頗具才幹的二級電腦學家。」

歐魯姆夫喘口氣說：「部長，這對我而言倒是新消息，但我將盡快著手調查。」

「很好。」密夏根柔和的聲音驟然轉爲威嚇語調：「將軍，我覺得在你自己的人手還下落不明之情況下，就冒然將此事推到西伯利亞獨立主義者身上，似嫌不妥。你同不同意呢？」

「我當然同意您的說法，部長。謝謝您提醒我。」

半小時後，歐魯姆夫坐在曾一度成爲觀光重點地的聖彼德堡的「冬宮」辦公室內。他拿著話筒急速地說話。他已發動安全部門，控管撒佛那亞周邊地區的警察及各大都市的部屬，開始尋找失蹤者。他甚至從個人電腦裡，取得娜塔莉亞的檔案照片。現在，他透過電話，正低聲與某人談話。

「她的名字是娜塔莉亞西蒙諾瓦……是的，是的，就是這個人。你認識她？」

電話另一端的人承認他認識這名女孩。

「如果逮捕到她，我希望你能好好控制住人。必要時，直接幹掉她。你能爲我辦到嗎？」

「辦到？將軍，這是我的榮幸呢！」

「繼續跟我保持聯繫。記住，這件事對我們大家都很重要。」

「將軍，我即刻採取行動。我樂於接下這分任務。」

第九章　聖彼德堡之旅

美蘇冷戰時刻，龐德曾到過聖彼德堡一次，當時的聖彼德堡叫做「列寧格勒」。這雖是多年前的往事，但龐德對這城市的印象依舊十分清晰。他回憶起它的美麗及引發人思舊的歷史陳跡。由於聖彼德大帝建造了這座城市，它也就順理成章成為俄國的中心城市、整座大帝國的瑰寶，甚至是「歐洲之窗」。同時，它曾是十月革命的發源地。但現在，有許多人寧可忘記這段慘痛的歷史。

龐德上回是以敵人身分來訪，他知道身邊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密探，甚至會出賣他。這次，一抵達聖彼德堡的國際機場，他依舊嗅出了這都市與共產主義一起沒落的氣息，以及它漫無頭緒的紛亂感。就像多數人一樣，龐德也感受到共產黨內部的急劇變化已促使執政政府在犯罪、毒品的侵襲下變得岌岌可危。

龐德現在已不需再提高警覺留意俄國秘密警察的監視。取而代之的，他得小心犯罪集團的動向。

排隊等計程車的人群，多數是西裝畢挺的生意人。龐德將目光焦點移向右側，等候計程車的人群行列之外，有名高大、結實的男人，正閱讀一本俄文的園藝雜誌。

龐德走向那名男子，面帶微笑說出暗語：「在倫敦，四月分是春天。」

那名男子以明顯的美國口音回應：「你是幹什麼行業的？氣象播報員嗎？」

龐德皺起眉頭。那名美國人繼續說：「夥伴，現在已不時興密碼和暗號了。來吧！車子在那邊。」接著，他領龐德走向一部破車。龐德三步併做兩步走向車門說：「我來。」於是，他打開駕駛座的車門。

那名美國人鑽入駕駛座，咧著嘴露出嘲弄表情，直到龐德用手槍——原本放在特置手提箱內，才躲過機場金屬搜查器的安全檢查——頂住那名男子的側身說：「現在，報出暗語。」他臉部因憤怒而扭曲者。

一陣沉默後，那名男子開口：「好吧！倫敦的四月是春天；但在聖彼德堡的四月天卻快把人的屁股給凍掉了。這夠接近了吧？」

龐德搖頭，「不，拿玫瑰花給我看。」

「噢！老天啊！」他解下腰帶，龐德幫他擋住來往行人視線。那名美國人露出右臂上一小朵玫瑰刺青給龐德看。玫瑰刺青下方還多紋了一個單字——Muffy。

「Muffy？」龐德邊問邊打開乘客座位門，擠進那名美國人身邊。

「是的，Muffy是我的第三任太太。」那名美國人伸出手說：「傑克韋德。ＣＩＡ（美國中央情報局）幹員。」

「龐德。詹姆斯龐德。你該知道我來自何處。」

「如果我剛才不曉得，現在也知道了。你們這群傢伙從不改變。冷戰已經結束了，但你們還是使用密碼、暗號那些老掉牙的東西。」

「為了安全，這些東西還是得保留。我想ＣＩＡ應該依舊清楚所謂辦事技巧的意義，還

有我們仍得出任務的事實。」

韋德發動車子引擎。車子噗噗震顫幾聲後才啓動。車子的聲音聽起來像具老割草機。

「我們當然了解。」他大笑說：「我雖然開了點小玩笑，但我知道你是誰。」

「嗯！我實在不願多嘴，但奉勸你們還是保留一些規則和條例，否則你會發現自己正與敵人共處呢。更糟的是ＫＧＢ組織只是改變名稱而已，你只要仔細留意，不難發現我們又返回老遊戲規則裡。」

「啊！就是你們英國人所稱的『大遊戲』囉！」韋德緩緩將汽車駛入車潮中。

「最近我倒未聽見有人稱之爲『大遊戲』——除了通俗的作家和新聞雜誌記者外。」

韋德揚起眉毛說：「好吧！吉姆……」

「是詹姆斯，」龐德怒吼：「別叫我吉姆或吉寶。」

「好吧！我很抱歉！我想我就開車帶你四處繞繞，好方便在車上談話。順便帶你參觀聖彼德堡的景觀。」

龐德問：「車子安全嗎？有沒有竊聽器？」

「只有一些糖果包裝紙，」韋德把剛才閱讀過的雜誌丟入後座問：「你搞不搞園藝？」

「不。現在，你倒成本地的專家了。那麼讓我聽些你的智慧經驗談。」

「智慧在此時此地可並不流行呢！他們只告訴我說你需要一些資訊，我奉令提供資訊給你，所以……」

「那麼，你了解『詹納斯集團』多少？」

「嘿！看看那些建築物，這是不是你見過最棒的一座城市呢？瞧！那座『冬宮』，還有亞歷山大帝的圓柱。你們倫敦也有類似的人物，對不對？海軍之類的。」

「是的，尼爾森將軍。好了，韋德先生，別跟我玩把戲。現在，說說『詹納斯』的事。」

「詹姆斯，你大可用筆記錄下我所知的『詹納斯集團』。很簡單，就一個字——零。」

「不止這些。何不多說一點。」

「說眞的，我對『詹納斯』所知有限。沒人見過他，但他的確存在。他在政府部門、軍方，甚至俄國情報局——即以前的ＫＧＢ——都部署下人手。

傳言說他隱居在一臺舊蘇聯的飛彈列車上。他們利用這臺裝甲火車在國內四處流竄，因此我們無法逮住他們。」

「就像他們在革命期間也使用的裝甲火車一樣。」龐德說。

「我對他們的革命並不感興趣。你想不想聽聽我所知道的『詹納斯』的其他消息？」

「你剛才不是說所知爲零嗎？」

「沒錯，事實上是你根本逮不到那傢伙。非得他主動找你不可。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指出他主要競爭對手的窩穴讓你知道。現在，他們信守著『要和你的朋友保持親近關係，但得跟你的敵人更親密』的原則。它在此地像舊式的黑手黨重生。我猜他們大概都看過馬龍白蘭度所演的《敎父》吧！」

「好，『詹納斯』的主要對手是誰？」

「一名眞正的老ＫＧＢ。右腿已跛，名字叫『洛考瓦斯基』。」

「是梵倫汀迪米卻凡曲洛考瓦斯基？」

「你認識他？」

「就是我讓他瘸腿的。」

* * * *

娜塔莉亞冒險走進她所能找到的第一家現金商店。她自我安慰說，她至少還具備辨識警察或情報局特務的能力。

她一抵達莫斯科火車站，便直接進入公共浴室。門房交給她的肥皂比她想像的好，但這可能是因爲她多給門房一塊錢小費的緣故。

她將身體和頭髮清洗乾淨後，走進車站出口附近的小餐館吃東西。咖啡雖像洗碗水，至少還是熱的，而黑麵包和羊起司做成的三明治倒十分美味可口。吃完後，她直接走進現金商店。她需要一件質料好的厚襯衫、換洗內衣、毛襪、二件牛仔褲、幾件保暖衫、化妝品、一只旅行箱和皮製大背包。

娜塔莉亞拿不定主意該在何處過夜，但以目前情況來看，這問題尚可擱置。她原先想轉搭火車到諾夫格拉德，然後再改乘當地班車前往她父母居住的伊爾曼湖畔。但這麼一來，可能反而讓她父母暴露於危險中。如果他們正在尋找她，他們會採取的第一個行動，便是派遣一群密探到她家徹底搜查。所以她最好還是遠離家，以免傷及無辜。

採購完畢後她馬上進入擁擠的更衣室，將新衣服穿上，她的皮毛大外套、手套和靴子還算差強人意。她小心檢查隨身攜帶的文件，將之改放入新買的背包。換下的衣服和其他用品

則塞入旅行箱。她檢查文件時，想起一年前她被特別指派去搜集電腦硬體時，曾收到一分看似官方公文的文件。她早已忘了它的存在，但現在突然記起來，說不定這文件還派得上用場。

她用鬆緊帶將頭髮全部束在腦後，打量著鏡中的自己。還不錯，她心想。她在長鏡子前，被另外兩個女人推擠著。這兩名女子應該沒問題才對。她們像出門赴宴的肥胖官太太。她們瞇著眼靠近娜塔莉亞，上下打量著她。這根本不像秘密警察的作風。當她半裸著苗條的身體站在鏡子前，其中一人還用嫉妒的眼神偷瞄她呢。

娜塔莉亞再度回到街道後，直接逛入聖彼德堡的主要商業區。她從容悠閒地瀏覽櫥窗，最後，終於找到一家販售電腦的商店。這家電腦店的櫥窗裝飾得並不起眼。裡面陳列著過時的ＩＢＭ及蘋果電腦、小臺硬式磁碟機、陳舊的電路板，和電腦存取記憶體。

娜塔莉亞深吸一口氣，走進這家店裡。

她用眼角餘光瞄到商店經理也正上下打量她，只是似乎並不把她看在眼裡。當她注視櫥窗內陳舊的機器時，他遲疑了一會兒。她踏進大門後，他才起身，用命令僕人的冷淡聲音問：「什麼事？」

她皺皺鼻子，不以爲然地反問：「你們就只有這些東西嗎？」

經理挑起眉毛反諷：「妳要多少才夠？」

她手探入背包裡，抽出那張頗具權威效力的公文說：「我要幫美國學校採購二十四臺電腦；瑞典學校要十一臺。必須是能與ＩＢＭ電腦相容，至少五百單位記憶容量的硬碟、電射

碟片唯讀記憶體和14—4調變解調器。因爲我們必須讓新購電腦和已經使用的電腦連上線。」

經理的態度一下子由輕蔑傲慢轉變爲奉承諂媚：「我們現在所談的，都是用流通硬幣買賣，是嗎？」

「不然，還有別種嗎？」

「如果小姐您需要我們進一步展示……」

「小姐我需要一臺示範商品，還需要個安靜場所，進行一小時左右的測試。」

「當然沒問題。」他啪一聲彈指召進一名年輕銷售員。兩人一起領她進入店鋪後方的房間。房裡的桌面上正擺著一臺最新486型電腦。

「請讓我一人留在此地，我得先測試電腦的狀況，再做決定。所以，我需要絕對的安靜。」她打開電腦開關時說道。

待他們一離開房間，她的手指便開始飛快地敲下按鍵。她一連上系統後，便開始輸入

To madvlad @ a mosu. comp. math edu —

緊急回應娜塔莉亞 @ 3422—589836。

然後，她便開始等待回音。如果布利斯逃過那一劫且現在還活著的話，他一定會想辦法用電腦跟我連上線，她想。

沒有任何回音。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娜塔莉亞仍然抱持樂觀態度在等待。

不久，她的電腦突然嗶一聲。**他終於出現在螢幕上了**——起碼出現了他的卡通人像。螢

幕上的畫像消失後，蹦出一行字——

「我還以爲妳死了。」

她微笑地強忍住興奮之情輸入回話——

「歐魯姆夫殺死全體工作人員，引爆『皮塔亞號』，並偷走『黃金眼』。」

她等了幾分鐘，螢幕上才又出現訊息。

「妳並未脫險，別相信任何人。明天下午六點鐘，在史莫蘭教堂與我碰面。」

她還得再等上一天才能見到布利斯。現在她最急迫需要的是找個能好好睡場大覺的地方，千萬別讓警察有機會持槍抵住她的腰部喚醒她。

* * *

「傑克，你能不能閉上嘴不講話？」龐德對傑克韋德一打開話匣子，便喋喋不休的舉止，十分嫌惡反感。

歐洲大飯店提供龐德一間舒適的臥房和一頓精緻美味的食物。除此之外，他們還透過內線電話，打進他房間問：「需要好朋友伴你過夜嗎？」龐德態度雖然很客氣，最後還是把電話掛斷。

自今早韋德準九點鐘到莫斯科接他起，他們整個早上都在城裡遊覽、閒逛。盡走些奇怪的迂迴小徑。

「詹姆斯，我能停止談話嗎？不大可能。你需要偉大的嚮導，而我現在正在指引你路徑呢！聖彼德堡是新俄羅斯十字型街道的最佳範例。你瞧，那些街道不知歸向……」

「這不跟你們美國內部的都市相似嗎？」

「哦！詹姆斯，最近的倫敦市不也如此？」

「沒錯，紐約跟華府也好不到哪裡去。這裡舉目所見的現象，不過是西方社會的一面鏡子。昂貴的轎車、西裝、服飾。就某方面而言，這些人的確賺進不少錢。」

「可惜，他們也同時學會了資本主義的罪惡。這在美國是壞事，但在此地卻成了最流行的東西。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是如何迷上園藝的？」

「你已經講過好幾遍啦。傑克，現在，能不能帶我去看我此行的目的地？」

「沒問題，詹姆斯。」。他驟然將車子開入一條小巷弄，這種小路連龐德自己一個人晚上要走進去都會猶豫再三呢。

「很漂亮。」他看見房屋門口和窗內露出一張張陰森可怕的臉龐和饑渴的眼睛。車子開到巷底，放慢速度後，兩名妓女靠近汽車。傑克韋德開口怒吼出一串俄羅斯髒話，她們嚇一大跳，急忙往後退。

「我知道那幾個字，」龐德笑著說：「只是以前沒聽人講過。」

「詹姆斯，你有必要了解一下它們的用法呢！現在，集中注意力，我們來到很有趣的區域囉，從這裡右轉後，注意你左側那棟建築物。」

龐德往後靠，坐直身子，雙眼斜睨一間看起來頗陰暗的商店招牌，大聲唸出：「『羅夫喪儀社』，我猜你會告訴我，這是聖彼德堡的死亡中心。」

「眞有趣啊，詹姆斯。那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地方。今天下午四點，有人會把棺木由店旁

的巨大木門搬進去。他們辦好事後，十分鐘內又把棺木運出來。我們現在先離開這裡，待會兒的景象，才眞會叫你的眼珠子跳出來呢！」

這部老車轉進一條較寬的巷子，龐德看到他幾乎不敢相信的奇異景象……。

幾輛昂貴的汽車沿著街道停靠，汽車附近有群衣著光鮮的俄國人靠在車上，另外有少數幾名男子倚靠在牆邊。每輛汽車的後行李箱內及沿著走道之處，均架起武器：AK-10s、手榴彈發射臺、手槍、U2i機關槍及H& K衝鋒槍，另外還有幾箱彈藥。

傑克韋德咕噥幾聲後，又扮演起他的導遊身分，「歡迎光臨死亡商店區。對俄國而言，這是資本主義的大勝利時刻。單一尺吋所向無敵。大家都有機會被宰。這很像洛杉磯東區，對不對？」

「幸好我沒去過洛杉磯東區。」

「不錯嘛！詹姆斯，捉緊！我們走到這小市場頂端得轉向右方。『洛考瓦斯基』也來了，你看，在街道底。」他指向一處像是夜總會的入口大門說：「要到晚上十點，這地方才會眞正營業。但你的老朋友都在白天工作。」傑克又把車子轉入右側一條荒涼的巷道。「你最好從這側的任一道門溜進去。進入房子後，你只需循著味道來源，很快就能找到他。如果你三點之前沒出來我會叫人。」

他將車子緊靠路邊停下龐德馬上下車，躲入一道門旁的陰影處。隔了一段時間，韋德才又啓動車子離開。

這道牆和幾扇門的模樣，使得這地方像座荒廢的房舍。但龐德看多了這類地方：陳舊的

掩護物內存著架構結實的空間。他掏出皮夾，用力按下皮夾的金屬護邊，打開秘密夾層，露出整套開鎖工具。他懷疑梵倫汀迪米卻凡曲洛考瓦斯基是否跟昔日一樣，對鎖具的使用還特別花心思。洛考瓦斯基爲KGB工作的時候，特別熱中鑰匙及複雜的電子警報系統。

但依目前情況看來，他的老對手似乎已喪失他的詭詐狡滑。不到三分鐘龐德順利打開門後，便躡手躡腳登上樓梯。

他聽到樓上遠處，有人正以會令人起雞皮疙瘩的走調聲音唱著歌曲。

梵倫汀迪米卻凡曲洛考瓦斯基身材魁武高大、寬肩、腰圍粗壯。他有張大家戲稱的月亮臉，因爲臉上布滿與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可相比擬的痘痕。

他的俱樂部——一般人只知道叫「梵倫汀」的夜總會——以舊式、豪華的紅絲絨滾金邊簾幕妝點出豪華、氣派的氣氛。此刻的俱樂部裡有幾名人員圍坐著，像是在交涉生意。

若非犯罪，必定也是將近打破法律邊緣的勾當。

洛考瓦斯基身穿一件縐摺白西裝，衣服看起來過於寬鬆，直到他站起身，才知道那件大西裝的尺寸純粹爲了配合他的啤酒肚。

六名衣著暴露的年輕女郎圍在桌邊，等候差遣。

房間盡頭的舞臺上，有一名美貌的年輕女人，身著紅色亮片禮服在賣力演唱《巴爾的摩之雨》，也許因爲她不了解歌詞的意義，所以這首歌曲由她唱起來並不生動，甚至有些荒腔走調。

洛考瓦斯基利用過去一小時的時間，跟來路不明的瘦弱巴基斯坦軍火商交涉，但他們兩

人似乎未做成買賣。那名巴基斯坦人正準備離開時，洛考瓦斯基突然將注意力轉移到嵌在他常坐的座位檯面，一臺小如紙牌尺寸的影像接收螢幕上。那臺接收器嗶一聲後，緊接著出現了畫面。洛考瓦斯基低頭看，發現螢幕上出現了一名男子。他打開側門鎖後，溜進了屋內。畫面隨著侵入者的腳步，逐漸往樓上移動。洛考瓦斯基看到這幕，不禁面露得意笑容。他看清潛入者是誰後，他的笑容竟變得較和善些。

他懶散地向一名像大猩猩的男子做手勢，並對他說了幾句話。接著他便站起來，跛著腿走向舞臺右側的紅絲絨布幕，那名女歌手見狀也停止練習。

他通過簾幕時，一支自動手槍冷冷地架在他耳後的脖子上，但他並未驚惶失措。

「啊！」他冷靜地吁了一口氣說：「我只認識三個會使用這種特殊牌子手槍的人。但其中兩人已被我親手解決掉。」

「那算我幸運囉，梵倫汀。」詹姆斯龐德喃喃道。

龐德並未意識到旁邊還有另外一個人。**等他發現已太遲了**。一個金屬製大酒杯砰一聲擊中龐德。接著他眼前一黑，便失去意識。

「龐德先生，你可一點都不幸運。」洛考瓦斯基低沉著嗓音說。

第十章　運籌帷幄

逐漸恢復意識的感覺，就像在爛泥堆裡挖掘出路。朦朧中，他聽見有人在談話。慢慢地，他想起先前所發生的事情。他讓身體的每部分逐漸恢復感覺。但從過去幾年的經驗裡，龐德學會一些小技巧。如果你恢復意識時，逮捕你的人就在身邊的話，那麼，先別急著張開眼睛。在認清周遭情勢前，什麼事都別做。

他聽見洛考瓦斯基下達命令的聲音，他臆測房間裡應該至少有四個人在。同時，他留意到背景聲音，依舊是那名五音不全的歌者，賣力演唱著《回憶》。

他動了一下，奮力甩甩頭然後環顧房內情況。他發現自己坐在柔軟舒適的扶手椅裡，身體並未遭受任何捆綁。

洛考瓦斯基叉開雙腿坐在他前面的椅子上。房裡至少有三名洛考瓦斯基的手下。遠處舞臺上，身穿紅亮片禮服的女孩仍喃喃唱著歌曲。

洛考瓦斯基突然開懷大笑：「嘿！我們又碰面啦，偉大的詹姆斯龐德先生。」他咯咯笑個不停。他的手下爲討好主人，也跟著傻笑。

「偉大的詹姆斯龐德。」他又大笑起來，其他人也跟著唱合。「酒用搖的，不要攪拌。對不對呀，龐德先生？」

他們背後的歌手，突然唱到一個特別可怕的高音。「是誰勒住了那隻貓？」龐德問。

洛考瓦斯基拿起手槍，朝龐德兩腿間射了一發子彈。扶手椅皮套頓時爆裂出一個大洞，骯髒的白色棉絮應聲彈入空中。龐德馬上坐回椅子。

「那是我的情婦，依娥娜。」洛考瓦斯基做勢抬起手槍，彷彿再要射出另一發子彈。

「依娥娜是個很有潛力的女孩。」龐德故做無辜狀，朝洛考瓦斯基微笑。洛考瓦斯基態度緩和下來，起嗓門大叫：「依娥娜！妳先離開一下！」顫抖的歌聲嘎然停止。緊接著一串俄羅斯髒話由她口中迸出，伴隨著高跟鞋敲擊地面的卡卡聲由近而遠，消失在盡頭。洛考瓦斯基聽到那陣急速又憤怒的腳步聲，顯得有點不自在。不久，他又把注意力轉回龐德身上。

「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裡來呢，龐德先生？還在替情報局工作嗎？或者你已經決定進入二十一世紀好好生活呢？」那張月亮臉看起來滿友善的。「偶然間，我聽說你的新老闆換成女孩。是她派你來見我的嗎？」

「不，是我自己來求你幫忙的。」

洛考瓦斯基又歇斯底里地咯咯笑著，轉身對他的保鑣說：「嘿！他竟然求我幫他忙。」全部的人都笑成一團。

「龐德，」這次他的口氣不如先前親切溫和，「我的膝蓋每天都疼痛。天氣變冷時更嚴重，你能體會冬天對我而言是多麼漫長嗎？」

他朝一名保鑣彈指示意：「迪米奇，你告訴他。」

那名身材魁武的保鑣開始咕噥自語，暴露出智商不高的事實。

洛考瓦斯基嘆口氣，瞪迪米奇一眼，叫他住嘴。

龐德緊盯著他的老敵人說：「你知道嗎？洛考瓦斯基，身爲前KGB幹員的你，有時候實在令我很訝異。像你這種有才幹的人，必定了解我當初開槍打你的技巧，並非針對你的膝蓋，而是錯失你身體其他部位。這根本是失誤。」

洛考瓦斯基沉默了大約二十秒鐘，才又接口：「你當初爲何不幹脆殺了我？」

「姑且稱之爲職業禮貌吧。」

洛考瓦斯基抬起他的大頭，咆哮著：「那麼，禮上往來囉。」他舉起手槍開火，子彈射進龐德右膝蓋上方約半吋處的椅子上。

「『紀羅夫葬儀社』，今天下午四點……」龐德飛快地說，彷彿第二發子彈又射出。

「是嗎？」洛考瓦斯基慢慢自椅子上起身。「我想我們最好是私下談談。」

* * * *

洛考瓦斯基位於夜總會紅絨簾幕後方的辦公室，令龐德大吃一驚：整齊、現代化的辦公家具和檔案櫃大辦公桌上擺一臺電腦。大藝術造型咖啡機裡有滾燙的咖啡在沸騰。

他示意龐德入座，自己轉身去倒了兩杯咖啡。「如果我沒記錯，你喝純咖啡，不加糖。」

「你的記性不賴嘛。」

「跟你一樣，詹姆斯龐德。我的好記性多年來一直是我的重要武器。」

桌子上方，掛張加框KGB總部的圖像。龐德看了點點頭說：「你依然戀戀不捨舊時光啊，洛考瓦斯基。」

「它還是『莫斯科中心』。」他坐進書桌後方的椅子說：「十年風水輪流轉嗎？」

「的確。」

「我堅信二十年內，我們將全部恢復原有的工作形態。政治意識不會這麼容易就被消滅掉。不是隨便一個宣言就能抹殺掉過去的一切。現在，你談談『紀羅夫葬儀社』如何？」

「棺木裡藏有兩百磅的C-1炸藥。你的手下把棺木抬進屋子後，取出炸藥，然後把錢裝進棺木，再由他們的人抬出。」

「那又如何？」

「接下來嘛，他們的人將被逮捕，炸藥全部被搶走。而你的手下卻能奇蹟似地，帶著整筆錢逃走。我敢跟你保證，這件事一定會發生。你現在還有時間去警告他。同時呢，如果今天下午三點前，某人未聽到我的消息的話，你那些炸藥、現金、手下和他們的手下，會全部泡湯。」

洛考瓦斯基點著他那顆大頭顱說：「你要我用什麼條件來交換這情報？」

「小事一樁。我要你提供『詹納斯』的消息給我。」

這名俄國人發出半咕噥半狂笑的聲音：「『詹納斯』是哪點招惹到你了？」

「他偷了一架直升機。」

「我有六……」

「你有三架，但沒半架能飛。」

洛考瓦斯基大笑說：「誰算的？」

「洛考瓦斯基，」龐德滿臉正經說：「那群人不僅是罪犯，他們還是叛國賊呢。他們利

用偷來的直升機去偷太空核子武器。還殺死一大票無辜者。」

「你還期待從那名『哥薩克騎兵』身上得到什麼？」

「誰？」

「就是『詹納斯』。我不曾見過他，但我知道他是誰——一名林茲哥薩克騎兵。」

「就是在你們所稱的『偉大愛國戰役』中，幫希特勒對抗俄國人的哥薩克騎兵嗎？」

「也是你們所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沒錯。戰爭結束後，那群林茲哥薩克兵在德國境內遭英軍逮捕。他們原期望加入英軍陣容，重回戰場，掃除共產黨勢力。但是，英國人背叛了他們。他們被遣送回俄國，史達林立刻處死他們，其妻子兒女並株連整個家族。」

「那是從較簡單的觀點看。但基本上，當時戰勝，並不表示我們就好過些。」

「當然啦，你說得沒錯。平淡、枯燥無味的故事都是簡單的東西。他們是殘暴的種族，最後也得到報應。再怎麼說，家屬終究是無辜的。現在，詹納斯如何了？」

「我要你跟他聯絡。你想辦法讓他知道我在找他，而且說我問起了那架直升機。可能的話，你可以告訴他今晚我們將在歐洲大飯店碰面。盡量把他拖出來。」

「現在你我互不相欠了，但他卻欠我一次。」

「一點也沒錯。」

洛考瓦斯基站起來，跛著腳蹣跚走到門口說：「如果你考慮換工作的話，先通知我一聲。」

龐德站在門邊說：「洛考瓦斯基，只要有你這種人存在，我相信自己永遠不缺工作做。」

*　　*　　*　　*

核爆擊中撒佛那亞站剎那間，娜塔莉亞的手錶便停止不動。前往聖彼德堡途中，她才發現這件事，這令她頗傷心，因為這只錶具有重大紀念價值。她上大學前，她父母沒有其他貴重的物品可送她，於是便將這只錶當成禮物。其實娜塔莉亞大可在現金商店中，買只新錶取代，但她捨不得與它分離。或許她能找到錶匠願意修理這只舊手錶。因此，現在她只能依靠公共時鐘來獲知時間。

前一天傍晚，她終於找到了一家只需付硬幣，卻不看護照或任何證明文件的小旅社。事實上，撒佛那亞工作站都用美金支付她薪資。此舉原是為誘使工作人員對自身工作保持沉默並守密——現在卻變成得以生存的重要條件——真感謝上帝。

今天她睡到很晚才起床。辦過退房手續後，便直接走入街道，四處看看她有興趣的地方，打發白天時間。今早她到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路過史莫蘭教堂——一間漆成藍色的希臘東正教會。到那裡後，她覺得自己像罪犯，或至少像個逃亡者。她小心地查看教堂出入口及附近的街道巷弄。

傍晚五點五十分左右，她又回到教堂附近，站在隱蔽處，觀察教堂外的動靜。不久，她在教堂建築物外繞了一圈，然後才鼓起勇氣走進教堂內。

她一進入教堂，就被一小幅寶石嵌鑲的聖像嚇了一大跳。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信不信上帝，或其他跟俄國東正教相關的信仰。但是，一進入這間教堂內，隨著薰香鑽入鼻孔，她突然產生想跪下祈禱的渴望。

她慢慢沿著中間通道往下走，來到一幅較大的聖母瑪利亞的肖像前。她投一張紙幣進奉獻箱內，點燃許願燭，開始跪下來祈禱。

她為她的父母，及在撒佛那亞喪生的朋友的靈魂禱告。然後才為自己能早日脫離危險而禱告。沒人教過她如何祈禱，但這件事卻很自然地在她身上發生，就如走路，或跟朋友聊天一樣容易。末了，她發見自己進到教堂已有十到十五分鐘了。但布利斯卻遲遲未現身。她腦中閃現可怕的景象，心頭開始浮現種種問題。難道布利斯被逮捕了嗎？還是他故意引她入陷阱？

她內心的痛苦加劇，她趕緊起身朝通往西側門的走道移動。她走到一半突然停下腳步，迅速轉身。是不是有聲響呢？背後是否有聲響呢？背後是否傳來輕盈的腳步聲呢？她看見聖像前許願蠟燭的火焰晃動一下，似乎有人很快地從蠟燭前通過。

恐懼再次襲上全身。她轉身開始朝門口方向跑去。出其不意撞上溜進教堂的人影。

「娜塔莉亞！」布利斯說。

「布利斯！」她的心臟砰砰跳著。「布利斯，誰……？」

他舉起一根手指按住她雙唇說：「快，跟我走，沒時間了。」他抓住她的手，用力將她拖走。起先，她還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跟著他走。她感覺到他的手臂緊環抱住她的肩膀，引她朝聖母像右側的簾幕走去。

兩人一同推開簾幕時，他的手依然緊握住她的雙肩。接著，卻驟然停下腳步不動。

娜塔莉亞愣了一下，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事實。她先抬頭看布利斯，然後再看看像死神

般早已站在簾幕裡的女人——絲妮亞歐娜唐普。

她奮力想掙脫開布利斯的手，但是突然間，她感覺到有一支針穿過她的厚衣服，戳入她的右臂膀。接著她感到陣陣暈眩，只見到絲妮亞可怕的臉孔及張大的嘴巴，彷彿要一口將她吞進肚子裡似的。最後，眼前一片黑暗。

布利斯咧嘴笑著對絲妮亞說：「好一隻愚蠢的小母鵝。」

「把她弄進汽車裡。我還有別的約會呢。」絲妮亞興致盎然道。

＊　＊　＊

歐洲大飯店的地下室，有座北歐風格的礦泉溫水游泳池。傍晚時刻，你偶爾可見許多生意人在此座豪華水池裡游泳，或斜躺在另一端的蒸汽室裡休息。

龐德很高興自己是第一個進入地下室的客人。為了能一個人靜靜游泳、洗三溫暖，消除整天的緊張情緒，又不被外人打擾，所以他在階梯頂端的主要入口大門上，小心地懸掛上「關閉清理中」的牌子。

當然還有別項理由促使他如此做。他希望單獨在這裡，等「詹納斯」上鉤。他已檢查過更衣室和蒸汽室——特別是以漂亮磁磚裝飾、熱蒸汽不斷湧出的大蒸汽室。他一跳入泳池便開始划水，專心回想今天所發生的幾件事情，包括他與洛考瓦斯基重聚以及和傑克韋德在電話裡的短暫交談。洛考瓦斯基現已做成大筆火藥買賣，白花花的銀子也安全送進他口袋裡。換句話說，這不正意謂著「詹納斯」現在也虎視眈眈地盯著龐德這隻待宰羔羊。

他游到對岸，迅速翻轉一圈再往回游。他悠然自在地換氣、划水，覺得渾身舒暢。一游

到盡頭，便將身子浮出水面。此處靠大蒸汽室很近，陣陣煙霧自裡面噴湧而出，其飄動、翻騰的情形，彷若幻化成鬼魂與你擦身而過。

龐德心想，終於有人上鉤── 潛進蒸汽中了。

他爬出水池，甩乾身上水漬，撿起先前放在地上的毛巾，邊擦拭頭髮，邊朝拱門移動。走不到幾步路，便陷入濃厚雲霧中。他摸索著方向，往放置浴袍的壁櫥走去。

此刻，凡事只能靠直覺。有另外一個人在這裡。就在這個地方，非常接近，而且動機不單純。

他雖然看不見對方，卻能感覺到對方已現身。大圓柱形身影穿過霧靄，就在他位置左側。他必須通過「它」旁邊，才能取到衣物。因此，他故意閃到右邊，避開那圓柱形體。他邊走頭邊轉向左邊，眼睛瞄向濃煙霧中的影像。

憑著他上百次接任情報工作所累積的經驗及無數次成爲敵人狙擊目標的應變能力。他連忙轉向左側，往右下方低處猛撲，避開敵人可能使用的刀子。因爲在這種情況下，刀子才是上選武器。

他手一伸出，便感覺到手指觸摸到肌膚，整雙手環抱住另一個人的腰部。龐德猛然往前將「它」拖往他放衣物的櫥櫃下方，煙霧較稀薄處。

絲妮亞歐娜唐普抓住她面前的一條毛巾，站起來面向龐德。當龐德探手拿擱在石板凳上包裹在浴袍內的手槍時，她扭腰阻止，自己卻失去平衡，趴倒在地板上。

龐德轉過身時，她已經自地上爬起來，面帶微笑，讓身上的浴巾緩緩滑落。龐德雖意識

到處境萬分危險，眼睛卻依然爲之一亮。赤裸的絲妮亞是每個男人都夢寐以求的完美情人。

「指揮官，你根本不需要槍嘛！」她嘶啞的聲音裡流露著一絲喜悅。

「那得視妳對『安全的性』是如何定義囉，歐娜唐普小姐。」

她朝他走了兩步。

「夠靠近了。」

「還不夠。」她繼續往前走，舉起手攬住龐德頭部，開始激烈地親吻他，彷彿已渴求他許久了。

深吻時，她用力吮咬他的嘴唇。他很想掙脫開，伸手往後取回手槍。但她用一隻腿勾住他的身體，順勢翻轉，讓他仰躺在地板上。

這時，她像頭母獅騎乘在他身上，扯開他的泳褲。她兩腿跨開，身體微微扭動，在他耳畔輕語：「詹姆斯，你不是要傷害我嗎？如果你必須如此做，就請你動手吧。」

他奮力想掙扎起身，但身體卻違背他的意志。時間似乎過了很久，他們彼此相互交纏扭滾，光滑濕潤的赤裸身體緊貼在對方身上。他們像兩頭猛獸般，吁吁喘氣地呻吟著。這幕正如兩頭野獸做動物本能的發洩。最後，他壓在她身上，感覺到自己身體的一部分正緩緩滑入她的體內，並伴隨著她的低吟聲：「弄痛我吧，詹姆斯。你什麼時候才傷害我呢？」

龐德突然想起莎士比亞對這句話所下的定義。適時，他心中的警鈴響起。他知道這裡不單只有他們兩人在。剎那間，絲妮亞抬起雙腿繞住他的上半身，使力擠壓他的胸腔。他的回憶拉回蒙地卡羅。**他記起費拉上將碎裂的屍首。**

他微轉過頭，舉起手銬，他眼睛瞄見映在水晶銬面上，逐漸接近的人影。

絲妮亞更用力夾緊他，腳踝跨在他頸後，她緊繃的肌肉一鬆一緊地扭動著。

「哦，就這樣，」她喘著氣：「哦…… 哦…… 哦。」

他趁她腿稍微鬆開時，反捉住她，並迅速用自己的身體頂開她的剪刀姿勢，輕彈開來。他依舊抱住她的身體，腳滑入她身後，用力一踢，便將她猛往肩後摔出去。藉龐德使出的力量，加上自己的反彈力，她的身體在空中停一會兒，腳後跟才踢中逐漸往前趨近的男人的嘴巴。頓時，他哀嚎一聲，鮮血自鼻孔和嘴唇滲出。

龐德輕揮手臂，將絲妮亞推開，一拳打中另一名敵人的臉部。那男子重心不穩跌倒下來，整個人先碰一聲撞上牆壁。這使龐德後退了一步。

他轉身說：「不。別這樣…… 別這樣…… 絲妮亞，站著別動。」他手握著槍，「我們的前戲玩夠了。現在告訴我，誰派妳跟妳的白痴朋友來的？」

「你認爲呢？」

「我打賭是『詹納斯』。」

「當然是『詹納斯』。」

「帶我去見他。」

她鬆一口氣說：「你就這樣去見他，還是先穿上衣服呢？」

* * *

大家都稱那裡爲「雕像公園」，但她卻解釋說這裡連「市立公園」都稱不上。「當葉爾

辛自共產黨那裡奪權之際，人民不能出門公然射殺或毆打共產黨頭目，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們推倒所有共產政權領導人的塑像。接著，市政府便派人開始把塑像殘骸清理好，集中後傾倒在公有地附近的草地上。草地上原先種有許多樹木，但此刻卻堆滿多餘的鐵槌、鐮刀形的圖案及那堆破爛的雕像。」

她躺在龐德床上告訴他這些事情。龐德用他的兩條領帶，分別綁住絲妮亞的手和腳，再用第三條領帶，將她的手腳捆在一起。她像隻待宰的母雞。他披上袍子，幫她找出先前到礦泉溫水池時，穿在浴袍下的舊牛仔褲和襯衫。他們搭電梯到龐德房間所在的樓層。他一手緊握住絲妮亞的手臂，另一隻手拿槍頂住她的筋骨，因此在電梯中兩人靠得非常近。待他回房換好衣服後，才將她手腳上的領帶解開。

「好，現在帶我去見他。」

她開車時，龐德一直將手槍擺在明顯的位置，以防她做出蠢事。最後，她將車子停在一大堆陳舊、破裂的雕像前。

「在這裡？」

「沒錯。」先前在床上時絲妮亞所流露出的一絲溫柔，現在已完全消失。

「好吧！親愛的，今晚眞令我難忘啊！妳覺得如何？」

「只有你自己在享樂而已。」

「如果我沒打電話給妳，還請妳諒解呢。」

「我可不想再陪你上床了。」

他在位子上移動著身體，她還以爲他是要靠過來親吻她，但他卻舉起槍柄，在她右耳後方某一點上，用力擊下。她的嘴巴因痛苦而張開，接著眼前一黑，往前倒在方向盤上。

「祝妳有個美夢。」龐德說完便爬出車子。不久，他發現自己正注視著一座雕像——菲力斯——澤辛斯基的塑像——即從前的ＫＧＢ，而現在改稱爲ＳＩＳ的創辦人。

他走了兩步路便進入大家所稱的「公園」。通過一排排的革命英雄像前，他驀然瞥見泰格號戰鬥直升機的側影，以及在一堆破雕像後閃進閃出的人影。

龐德慢慢掏出手槍，朝直升機的方向走去。他才走了四步，剛才鬼鬼祟祟的那個人又出現在眼前——一名踏著冷靜步伐走出來的男人。附近有火車通過的聲響。正當月光清晰地照亮眼前一片空地時，那名男子走上空地。他怪異的臉龐映入龐德眼簾：左側臉的皮膚黏結成一大塊，同側嘴角亦僵結不成形。但他的聲音卻很熟悉。

「哈囉！詹姆斯。」亞力克崔費力恩說。

第十一章　兩面神

「**亞力克？**」龐德起初不敢相信，他打起冷顫並直覺噁心。但他難以置信的錯愕感不久便轉成強烈憤怒。他向來把亞力克崔費力恩當成好朋友兼同事，所以他根本不必開口問問題。

「是的。」熟悉的聲音只因左側嘴角的傷殘稍顯含糊。「沒錯，詹姆斯。我從鬼門關回來了。我不單是ＳＩＳ總部衆多殉職人員紀念牆上的一具十字架。新大樓裡仍保留那道牆嗎？」他停下來等回答。「詹姆斯，怎麼了？你不是很能言善道嗎？你向來最善於用一個句子來評論事物的。」

「亞力克，我只有一個字送你。」

「這倒奇特了，說吧。」

「**爲什麼？**」

「爲什麼？眞可笑啊，詹姆斯。居然問我爲什麼？因爲那種語言我也說得很好呢。不是嗎？」

「不。我要更確切的答案。」

「好吧。我們成年在外，冒著生命危險，跑遍世界各地去賣命工作，最後卻只配被丟棄到垃圾堆裡！」

「亞力克，大家不都是如此？我們跟軍人、公務員沒兩樣。只是名稱不同，結果卻一樣。」

「因此你覺得打贏了戰爭，回到家後，只聽見他們對你說『做得很好，老兄。你做得很不錯；但時代已經變遷了，所以請你滾蛋，再見。』也無所謂？你認爲這樣公平嗎？」

「沒人說過生命是公平的。」

「確實如此。生命就是這麼回事。我故意失蹤的，因爲我看不到工蟻能有什麼未來可言，所以我成爲來去自如的工作者，保持自由中立的立場，不受拘束。」

「自由中立？即使你發過誓……」

「對什麼發誓？對女皇或國家？」

「那是我們自願發誓去執行的工作。」

「沒錯，詹姆斯。我們的確立下誓言，但整個世界都在轉變，我不過湊巧及時趕上潮流罷了。」

「世界總是一直在改變。那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亞力克苦笑道：「工作的一部分？凡事冒險，最後一無所有？」

「這得視你對『一無所有』的定義是什麼，亞力克。世界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戰爭一再發生。此刻，彷彿我們的老敵人都消失了，但背後卻潛藏著更大災難。而當前我的工作量——這過去也是你的工作—— 比過去任何時刻都來得多。舊蘇聯帝國的某些部分是瓦解了，但卻出現新的恐怖危機。只要哪裡出現新問題，我們義不容辭得去解決它。」

「詹姆斯，這已跟我不相干。此刻，我覺得十分愉快。謝謝你啦。」

「你寧可挑起災難，也不願去阻止它嗎？」龐德舉起手槍。

「哦，詹姆斯，把槍拿開。你難道眞以爲我對你的一舉一動不關心嗎？」他轉身走開。

龐德覺得十分痛心。這人已離經叛道太遠，勸不回來了。但那場大爆炸呢？歐魯姆夫射出的子彈呢？不管八〇年代那場任務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信任你。」龐德大聲說。

「詹姆斯，別一廂情願地在那裡大唱你的鬼獨腳戲。我向來把你當作很實際的人。」崔費力恩回身，往前靠得更近些「信任？」他嘲諷龐德：「信任這兩字已消失不見了，從字典裡已徹底被刪除。會計師接管了一切，你沒注意到嗎？今日的獨裁者變成明日的外交官；當今的恐怖分子和投擲炸彈者摘下諾貝爾獎。這一切不都是金錢作祟。我們陷入另一種失望沮喪中，動彈不得—— 它的新名字叫『自由市場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就是你身邊的朋友，一個個迅速地來來去去，像第五大道或雷根街上的公共汽車般。」他就此打住，顯然有意讓他的生活觀點沉入對方內心。

「話說回來，ＳＩＳ的調查怎會忽略掉你父母親是『林茲哥薩克騎兵』的事實呢？這件事讓你冒很大的風險呢！」

「**他們知道的，詹姆斯。他們很清楚每一件事**。只是他們誤以爲我太年輕，不記得這些往事。」他頓一頓又說：「我們兩人都是孤兒。你沒有想過情報局爲什麼特別喜歡孤兒？因爲ＳＩＳ希望我們把它當成家看待。你自己的父母不是死於登山意外嗎？我父母在英國政府

殘暴的背叛行動中得以倖存。他們逃開史達林死亡部隊的追捕。但我父親無法獨自生存下去，或讓我母親活著。ＳＩＳ眞以爲我不記得那些事情，這倒變成反諷的故事。英國政府的背叛行爲促使我父親謀殺我母親後又自殺。兒子長大後卻爲間接害死他父母親的政府效命。詹姆斯，其實我一直記得很清楚。即使在我全然效忠政府的時期，我也從未忘記過任何一件事。」

龐德點點頭，「由此看來，**『詹納斯』的確是個好名字，亞力克詹納斯，羅馬的兩面神又復活了。」**

崔費力恩伸手撫觸他遭毀容的左側臉。不管他是故意或無意地，他轉頭讓龐德看他右側完整無瑕的面容，接著又露出他左側的難看傷疤。「給我這張臉的，不是上帝，而是你，詹姆斯。你將炸彈定時器設定在一分鐘……」

「但時間到之前，歐魯姆夫就已經開槍射殺你了。亞力克，他提供你什麼呢？上帝右側的寶座嗎？我該爲不得不做的事情說抱歉嗎？」

「不，詹姆斯，我原以爲你會爲我而死的。」

他們站著彼此瞪視對方，如同雙方的意志正交戰得難分難解。接著龐德察覺右邊有點動靜，最後才發現有鉛筆尖大小的紅色光點，從他的肩部爬上臉龐，末了又移回他的胸前。是雷射偵測器。**有人躲在大堆醜怪雕塑殘骸後方監視他。**

崔費力恩再度調頭離開，但走了三步便停下來，頭也不回地說：「詹姆斯，我原想邀你加入我們的小組織。但我終於了解到你只對政府的命令忠誠，而不是朋友。」說完，他便隱

入黑暗中。龐德即刻俯下身軀，朝黑暗處射了一槍，接著他滾向右側，跳起來找掩護體。但那小點雷射光又定在他身上了。不知自何處冒出一名狙擊手奪走他的手槍。

他聽到斷斷聲猛朝他而來，像閃電劃破天際的感覺。**他感到胸口被用力撞擊，他知道自己應該是被強火力的長槍柄擊中。**他又驟然感覺到眼前一片昏黑，意識也一層層被剝削掉。他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燃燒的味道。

＊　＊　＊

他的雙手被緊緊捆綁在背後。有人正在叫喚他。從她說話的聲調聽來，應該是女人。他無法移動身體或張開嘴巴，而胸部則像被頭驢用力踢中，疼痛不已。

他試著再進入睡夢中。總之，睡著了總是比較安全。他不想面對任何不安全的情況。

「快醒醒…… 快醒一醒啊…… 先生，醒醒吧…… 拜託你趕快醒過來。」保證是俄國口音，而且她似乎還不斷拍打他的背部。最後，他掙扎著張開雙眼，發現自己置身於全然不同的世界。

他坐在駕駛艙裡，他面前有成排的儀錶和按鈕。他頭頂上方蓋著座艙罩，但他卻被緊緊綁在座位上。繩索交叉綁在他胸前和手臂上。更多的繩索勒住他腰部和手肘。連大腿也被捆在座椅上。不用想也知道，此時他必是好端端地坐在泰格號直升機前端的駕駛艙內。

那個聲音，伴隨著猛烈的敲擊聲，又從後面，電子航行官的位置傳來。「醒醒…… 你醒醒……。」

「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沒事。」他的聲音很沙啞，他也感覺到喉嚨十分乾澀。他試著

轉動頭，好看清更多東西，可惜徒勞無功。因而他只好集中注意力掙開束縛，卻也動彈不得。

「採取點行動吧！」那女人哀求道：「看在老天的分上，採取點行動吧。」

「我正在努力……好吧。」龐德使盡全身力氣，臉部朝前，極力觸碰到一些按鈕。以鼻子、嘴巴和額頭啓開一些開關，某些儀錶應聲亮起來。引擎似乎即刻發出聲響，他們頭頂上的螺旋槳噗噗轉動。

一聲清晰的「嗶」聲吸引住他，與其讓繩索緊勒住他的肌膚，引起劇烈疼痛，不如試著傾靠注視相關儀器。

武器控制板上出現紅色閃爍訊號：

「延後發射倒數計秒……17……16……15……」

發射？他心想。飛彈嗎？直升機本身？

數字不停跳動。龐德懷疑這是否就是結束他生命的方式——他跟他身後的年輕女人。

……07……06……05……04……

整座機艙開始劇烈晃動，一對飛彈自粗短的武器攜帶翼射出，彈尾噴出火焰，咻咻巨響將龐德的耳朵震得有些耳鳴。

兩枚火箭彈快速移動，後面拖著一哩長的火焰。在遠處，飛彈突然往下低飛掠過一排排聖彼德堡的燈火和建築物。接著又並排往上竄升，交叉通過彼此的航跡，旋轉衝入天際。

武器控制板上傳來陣陣噪音。尖銳的聲音之後緊接著出現轟隆巨響和緊急的滴——滴—

—滴聲，龐德認出那是瞄準射擊目標的警告訊號。

他視線往下移，看見另一計時器裡的數目正在移動。最後一組數目字便停留在003・109・001。那是目標位置代號。下方有另一組數字也在跑動，突然也停留在相同的數字003・109 ・001相吻合的數字。他現在知道飛彈的目標設定在哪裡了……。**他就坐在目標物裡！**

火箭彈在遠處天際左側回轉後，像二支瞄準目標的箭，直指他們的位置飛來。汗水沿著他的髮際滴落，他如熱鍋上的螞蟻，急著找逃生之路。他對後面的女孩大吼：「我需要找一個方形紅色按鈕，可能亮著，妳看見了嗎？」

「在那裡……你的右邊……你的右邊……」

他眼睛朝上翻，看見了按鈕及其上方的字「留意緊急彈射座位鈕」，**但是他碰不到**。

龐德使盡全身力量，大吼一聲，頭部用力往上撞，**他感覺到太陽穴已觸及那顆按鈕，而整個世界亦隨之改觀**。

剎那間，迴轉翼自直升機脫離開，長座艙也射入半空中，同時發出巨大雜音。單片緊急逃生艙射出兩百呎遠後，降落傘自頂部展開。

懸著降落傘的逃生艙彷彿在空中翺翔般，並未移動。那兩枚火箭彈擊中了下方的直升機體，爆炸時，往上冒出巨大火球，差點將逃生艙一起捲入。

他背後的女孩放聲尖叫，他相信自己的嘴巴一定也張得大大的，只是無法分辨出是因恐懼而驚嚎，或僅是目瞪口呆的緣故。

逃生艙緩緩自天空降落，撞及地面時，發出沉重的悶響聲。幾秒後，龐德才了解到座艙緊急彈射出的顚簸和降落時造成的猛烈撞擊，已使他身上的繩子鬆開。他使力推扯拉動，兩手終於掙脫束縛，然後才得以俯身解開雙腳上的繩索。

他推開艙罩，爬出後沿著外緣，到後面那名女孩所坐的艙室。那名女孩因爲震驚，眼睛睁得又圓又大，臉蒼白無血色，整個人縮成一團。她整個人被身體後方的皮帶緊捆住，手臂雖未被拴住，但手腕部分卻被皮帶扣住。

他繞一圈，啓開她座位上方的艙罩，伸手幫她解開皮帶。「來，我幫妳弄出來。」他的聲音非常柔細。不久後，他才發現自己可能是用吼的。因爲剛才彈射的震顫和壓力，令他耳鳴不已，暫時失去正常聽覺。

那名女孩緊抓住他的臂膀，跳下柔軟地面。但兩人一落及地面，她馬上出手痛打龐德，並猛踢他的小腿，試圖逃離開。

「停止！」他怒吼。

「不，放我走。放開你的手。」她的指甲用力掐他。

「我是在幫妳忙，別這樣。」彼此依舊拉拉扯扯。

兩架直升機的探照燈驟然照射過來，幾乎使他們睁不開眼。警報器犀利的呼號聲，和經由直升機喊話器擴大的高喊聲同時響起。

他們用俄羅斯語叫他們站在原地別動。「……如果你們移動的話，將被就地處決。」

「假裝我們是這堆毀壞的雕像之一，這是最佳策略。」龐德輕摟住渾身顫抖的女孩道。

第十二章　白光浮塵

聖彼德堡區的軍事情報總部位於昔日的「紅軍學生街」附近，外圍以高聳的紅磚牆與外界隔離開。軍方在牆內擺設大量軍車，從APCs和較小的敞頂BTU-152U指揮車，到大型坦克車。總部的建築物是以陰暗的紅磚堆砌而成，跟市內其他房屋景觀構成強烈對比。其實，全俄國最美麗的建築幾乎都集中在聖彼德堡。此城重建時的風格，全然反映出俄國人所稱的「愛國大戰役」（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光榮史蹟。

龐德和娜塔莉亞遭捕後，被關入訊問牢房——室內沒有任何裝飾。金屬門砰一聲關上後，守衛立刻上鎖。一只未加燈罩的燈泡，直接自天花板懸掛下來。室內僅有一張金屬製桌子和三張金屬椅。那張桌子和其中二把椅子都固定在地板上。龐德馬上注意到剛才才被拿進來的第三張椅子，並未固定住。

房內似乎無處可隱藏竊聽器，無論如何，他必得冒險跟那女孩談談，以取得她的信任和合作。此刻，她蜷縮在牆角，眼裡充滿恐懼。

龐德走向她，低聲說：「我們沒有太多時間。」

她背緊貼著牆壁一步步移開，激動地怒叱：「離我遠點。再靠過來，我就把你的眼珠子給挖出來。別過來。」

逼到房間盡頭，龐德抓住她的手腕，一把拉近他身邊。「現在，妳聽好，」他用平板、

冷酷的聲音疾疾低語：「我爲英國政府工作，因此，你自己決定看是要跟我合作，或把你的生命交在殺死撒佛那亞站所有工作人員的同胞手上。」

「撒佛那亞在哪裡？我沒去過撒佛那亞。」

「妳的手錶倒去過呢。」他扭起她的手腕，讀著錶上停住的時間。

「傍晚七點十五分二十三秒。**附近的所有電子設備都受『黃金眼』摧毀，所以都在此時刻停止運作。」**

「『黃金眼』……？」她才開口，他便已看出她已有些動搖，語氣亦趨和緩。

「我敢打賭妳就是從大碟形天線廢墟中脫逃出來的人。」

彷彿等了一年之久的長時間，她才輕輕點頭承認。

「妳是誰？」他問。

「娜塔莉亞西蒙諾瓦。是的，我是二級電腦程式設計師。我知道所有事情。」

「娜塔莉亞，很可愛的名字呢。另一個牽涉在內的男人叫什麼名字？」

「布利斯。布利斯格瑞斯安可。」

「俄國國家情報局——舊ＫＧＢ或軍方系統的人？」

「他是絕頂聰明的電腦程式設計師。但我想他可能是舊ＫＧＢ派來的人。他行事作風大膽瘋狂，十分特別。」

「還有其他人嗎？」

「裡面的？沒有」

「至於衛星呢？還有其他衛星嗎？」

「嘿，等一等，該輪到我發問了。」她又恢復了信心。「你叫什麼名字？你倒底是誰呢？」

「詹姆斯……」他才開口，便聽見鑰匙在金屬門上轉動的聲音。門打開後，一名武裝衛兵帶頭領國防部長維克特密夏根走進訊問牢房。

密夏根身穿黑色西裝外，披了件深色長外套，使他看起來顯得很溫文儒雅。他右手拿著龐德的自動手槍，露出陰險笑容。

「早安啊，龐德先生。」像孩子握著小旗子一樣，他握著那把手槍左右搖晃。「你們兩個，都給我坐下。」

龐德馬上抓過那把未釘死在地面的金屬椅。密夏根則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我假設你不認識我。我是維克特密夏根，國防部長。」他一口氣說完，隨手把龐德的手槍擺在他面前的鐵桌上。「我們該怎麼處置你呢，龐德指揮官？一般的做法是：子彈直接射入腦後，既快，又沒有疼痛，直截了當。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龐德揚起一邊眉毛。「部長，不聊聊天嗎？你不想做場正式的嚴肅訊問嗎？現在已經沒人有時間搞這些東西了。審訊已是沒落的藝術呢。」

「指揮官，現在不是你耍嘴皮子的時候。我只問你一個問題。**『黃金眼』在哪裡？」**

「部長，我還以爲在你那裡呢。」

「不，我這裡只有一名英國間諜、一名撒佛那亞的程式設計師，和他們偷的直升機—

——」。

「你只有個叛國賊躲在你的政府部門裡覬覦著它。」

密夏根重搥桌子咆哮：「幕後唆使你攻擊撒佛那亞的人是誰？誰命令的？」

「誰有通關密碼呢？」

「恐怖分子的下場難逃一死，我認定你們兩人就是恐怖分子。」

「那麼說來，當今貴國又如何處分叛國賊呢？部長？毒打一頓後再放逐到邊疆地帶嗎？」

「有些會被處死。」

「恐怕是經由他們自己的手做了斷吧。部長，有另一個叛徒非常接近你喔。」

娜塔莉亞突然以非常堅定的口吻大聲說：「別說了，你們兩個都別講了。你們兩人像小孩爭玩具似的。」

龐德看著她，嘴角浮現淺淺笑意。「親愛的，妳不知道嗎？爲多數玩具而亡的人才是贏家。」

「別再說了，你我都知道實情。」她盯著密夏根說：「是歐魯姆夫。歐魯姆夫將軍和那個女人——蛇樣的女人。他們聯手殺死所有人後，偷走了『黃金眼』。」

密夏根頭往後仰，哈哈大笑說：「嘿！歐魯姆夫幹嘛如此做？」

「因爲太空軌道中還有另一枚衛星。跟他們用摧毀撒佛那亞的那枚衛星一模一樣。」

密夏根的笑容嘎然停止，彷若有人突然關掉開關似的，「這是眞的嗎？」

「絕對眞實。第二枚衛星密稱『密西亞號』，某處還有第二控制小組……」

門邊一陣騷動聲中斷他們的談話。歐魯姆夫將軍似乎硬闖進房裡，並重重將門甩上。他看起來邋遢又疲倦。鬍子也未刮，像整晚沒睡。臉上淌滿汗水，如同剛跑過十分潮濕的地方而異常虛弱。

「國防部長，……我必須聲明……」他上氣不接下氣地結結巴巴道。

「歐魯姆夫將軍……」

「根據我的調查，你不按規矩行事……」

「將軍，根據我所聽到的實情來講，不按規矩做事的人，應該是你才對。」

歐魯姆夫衝向前，拾起桌面的龐德手槍。「我以前似乎見過這件武器。」

「將軍，把它放下來。」

「維克特，你知道誰才是敵人嗎？你曉得嗎？」

密夏根做個將小蟲撣走的手勢說：「守衛，逮捕這名將軍，送他到……」

那名大約二十歲出頭的年輕守衛，愣了一秒，才掏出他的自動手槍——，但太遲了。歐魯姆夫轉動手槍朝他射出子彈。守衛傾倒撞上牆壁，胸前被子彈炸出一個大洞，血肉模糊。

龐德拖過娜塔莉亞，推她趴在堅硬石地上，當歐魯姆夫朝密夏根頭部射出第二發子彈時，龐德緊抱住娜塔莉亞，保護她免受波及。

「囚犯不准帶彈械的，不是嗎？多可怕的事情啊。國防部長遭膽小的英國間諜詹姆斯龐德謀殺……」他退除彈殼，重新塡入彈藥後，一手掏出他配戴在腰間的手槍，一手將龐德的手槍擲還給他。

「……輪到你了。龐德打算逃走時，被射殺身亡。」他平舉起手槍，突然歇斯底里地瘋狂大喊：「守衛……守衛……快來。」

他才剛舉起手槍，龐德已悄悄開始移動，他探身抬起那張未固定的金屬椅，朝歐魯姆夫扔過去。椅子正好擊中他的胸部，他的重心不穩往後跌坐下去，手槍走火，子彈彈跳向天花板附近。龐德見機馬上猛撲向歐魯姆夫，一拳打中歐魯姆夫的臉頰，因此他頭部往後垂，失去知覺。

龐德拖著娜塔莉亞和那張未固定的椅子，及時在門開之前，躲進門後，緊貼牆壁而站。兩名持自動手槍的士兵衝進房內，看到屍體，嚇得愣在原地不動。

士兵還來不及反應前，龐德跳出來，拿椅子砸那兩名士兵的臉部，然後緊捉住娜塔莉亞的手腕，拾起血流滿面的士兵失去知覺時掉落地上的自動手槍，迅速逃出牢房。

他們穿越長走道，兩旁並列許多和剛才那間牢房一模一樣的金屬大門。走道盡頭，連接著往上層的階梯。龐德依然拖著娜塔莉亞往前衝。他表示既然有通往樓上的階梯，必然也有下樓的樓梯。但他錯了，眞該死，他心想。

爬上小段階梯最高處後，他發現有另一條長通道通往敞開大門的計畫辦公室。辦公室門口已有三名士兵等在那裡。龐德急忙回頭看，他看見歐魯姆夫急喘著氣，手持槍械，領另外三個人追來。

龐德朝歐魯姆夫的方向，很快射出一槍，然後轉身朝辦公室前的士兵掃射。他看見其中一名士兵倒下，另一名似乎受傷跪坐在地板上，第三名士兵則轉身逃回辦公室。

這裡似乎已無路可逃，所以他朝娜塔莉亞比劃手勢，叫她緊貼牆壁而站，待他先往前探路。才走三步路便看見有座拱門，看來是另一條十分黑暗而狹窄的通道入口。

在沒有其他選擇餘地的情況之下，他只好將娜塔莉亞拉近身邊，問她是否無恙。

「只要活著，我都會很好的，沒事。」她振作起精神回答。

「奮力往前跑千萬別停下來。」他們分手各自衝入黑暗中。

快跑完通道了，才發現盡頭處閃現燈光。他翻譯出以俄羅斯文寫成的紅色警語——「禁止進入。列寧格勒區秘密檔案室。」

「還有人跟不上時代呢。」他喃喃自語。一道以大鎖鎖住的堅厚鐵門阻擋住他們的去路。

「繼續跑！」他朝身後的娜塔莉亞大叫，同時拿槍朝鑰匙孔發射子彈，警報器馬上扯起鳴嚎。

兩人走進檔案區，龐德隨手將門甩上。他們現在正站在通往一個較明亮區域的通道裡，兩側堆疊著顯然已搖搖欲墜的檔案櫃。

龐德期望自己能有多一點時間，好翻看櫃子裡的檔案內容。

他們一抵達走廊盡頭的入口處，龐德示意娜塔莉亞先站開，他自己的肩膀則頂推最後一個檔案櫃，輕而易舉地利用它來推倒前一個櫃子，產生骨牌效應。最後整排櫃子和棚架應聲倒塌，擋住大門口。龐德又迅速移向走道另一側，推倒另一排櫃子。最後才將注意力轉回主要檔案區。

龐德和娜塔莉亞發覺自己正站在三座巨大迴旋廊的頂層，頭頂上方有大圓形玻璃屋頂。此處的東西比較整齊。他看見右手邊繞著迴廊而設的一排排整齊、牢固的書架間有一扇大圓弧形窗戶。身後傳來歐魯姆夫的手下想硬闖入的強烈擊門聲。

龐德走近窗戶，朝外眺望，他看見樓下遠處是軍用車停車場。但距離太遠了。他伸長脖子往外看，懷疑心中浮現的計畫有否實現的可能。突然間，他意識到身後的門聲嘎然停止，這令他提高警覺。他移身至木製陽臺扶欄邊探頭一看，發現歐魯姆夫一群部下逐步登上他下方的迴廊。

他示意娜塔莉亞悄然後退，自己又折回窗戶邊往下看，他覺得胃裡一陣攪動，噁心不已。迴廊的地板雖由數層厚硬的透明合成樹脂鋪設而成，但他可看見樓下的狀況。他知道歐魯姆夫和他的士兵早晚會抬頭，透過透明地板，看見他們的所在位置。

他才剛想完準備躲開之際，歐魯姆夫便往上指著他們大呼小叫，子彈開始朝上沿著他們奔跑的足跡掃射玻璃似的透明地面。

「快跑！」他向娜塔莉亞大吼。「跟著我！」他們繞著整座上迴廊奔跑。龐德邊跑邊東張西望，看看周遭是否有可供他們躲避的壁龕或通道。

他們跑動時，子彈依舊一顆顆接連射中地板，彷彿幾架空氣鑽孔機跟著他們繞著迴廊轉。他們後面的厚膠脂地面已一塊塊稀爛掉，使他們無法回頭。

娜塔莉亞一不留神跌了一跤，使她往前的速度慢了下來。子彈雖未擊中她，卻把她後方的地面射爛出一個大洞，她揮舞著手臂尖叫，倒向缺口，直接墜入等在下方的士兵手臂中。

龐德咒罵一聲，猶豫是否該下去解救她。她勇氣可嘉，而且已顯示出毫不屈撓地跟繼續往前跑的決心。

他幾乎未停下來。他知道自己一旦停下腳步，必然心軟而無法指揮自己的大腦理智行動。子彈已繼續射穿他後面的地板。很快地他將無路可逃，因爲他已快把整圈迴廊繞完了。但他瞥見前面四步遠處，書架間鑲嵌一座金屬保險箱，留有空間可供他攀登站在上面。他們得用炸彈才有辦法炸毀那座保險箱，可惜如此一來必也得同時摧毀整棟建築物。

他目測過距離後，起身往高處一躍。火藥打爛他腳步剛離開的地板時，他及時登上保險箱頂端。士兵不死心地繼續開槍把剩餘的迴廊地板鑿成一個個窟窿。

龐德發現自己站在方才遠眺停車場的大弧形窗戶正對面。他深吸幾口氣，解開Q給他的皮帶，找出安全鈕，移至啓開位置，將皮帶扭繞在右手腕上。

他舉起手臂，瞄準圓形屋頂遠側邊緣上端，看似頗堅固的石頭。他深呼吸，默數到三，按下帶鈕上的發射裝置。

拖著高彈力繩索的小岩釘射出時，他手中的皮帶彈震一下，雖只是一閃眼的工夫，龐德卻覺得一切都像是慢動作般，叫他屏氣凝神，暗自祈禱小炭釘能射中目標。

果然不負期望，岩釘伴著一聲結實聲響，打中圓形屋頂的基部。龐德快速扯動皮帶，感覺出岩釘已牢牢釘進石頭。

他再吸一口氣，拉拉繩子，將自己由保險箱上，猛往外擲出，盪進寬闊的弧形空間，直穿過迴廊，朝著弧形窗戶前進。

他感覺到皮帶和手臂傳來的拉扯力量，及迎面穿過空氣的阻力，曾有一秒的瞬間，長繩索帶他往下盪過樓下迴廊的空間。

他雙手掩住臉部，以腳先破窗而出。龐德整個人擊破玻璃，墜落四十呎下的堅硬土地時，玻璃碎片四散飛落。期間，他想著生命中許多美好的往事，而最後一張閃過腦海的臉龐，竟是娜塔莉亞西蒙諾瓦的面容。眞悲哀！分離的剎那間，他以爲她可能是最美好的事物，而現在他卻覺得她跟飄浮在陽光中小塵埃同樣微不足道。

第十三章　追捕行動

這可能是龐德所經歷過最大的一場賭注。他進入檔案室頂層樓座，便站在大弧形窗邊往外看。正下方有輛加蓋的軍用卡車停著，卻沒見到任何人影。因此他盤算著利用它能有幾分勝算。如果在他被敵人追趕繞迴廊跑這段期間，車子被開走的話，他降落地面時定造成重大傷害，更可能因此而亡。

喜歡賭注的龐德衡量過利弊得失後，眼見卡車附近又沒人影出現，所以決定就此賭看看。他撞破窗子，伴隨一陣玻璃雨往下瞧，發現自己賭贏了，卡車依然在原地未動。這雖非他做過最安全的一次降落。但他能毫髮無傷全身而退已算幸運至極，頂多只有降落地面，輕微撞擊的兩處瘀傷。

他再度站在情報總部周圍的步道上，他躲進陰暗處，穿越停車場。

他觀察過情況後，知道大門若敞開，他便有機會逃出去。他身上的彈藥所剩無幾，看情形只好挑右手邊的車輛。他輕輕移動步伐，從頭到尾巡視過整排車子。類似吉普車的小巡邏車，APCs和較小且敞開車頂可容八人坐的BTU-152US型車都不列入考慮。

主要入口處出現動靜了，他馬上將身體緊貼笨重的T55坦克車。他看見歐魯姆夫和一名總部士兵將娜塔莉亞拖向一輛車子，並粗魯地將她塞入後座。歐魯姆夫手握著槍，說話聲聽起來非常憤怒。

娜塔莉亞被拖進未掛標幟的黑汽車時，故意發出噪音。她顯然知道龐德並未說謊，也未摔死在建築物外，因此拖持著她的新朋友已安全脫逃，而且隨時準備回來營救的想法。但敵人將她塞入汽車時，什麼事也沒發生，她的樂觀才開始消褪。

在停車場另一端的龐德轉頭打量身邊的T55坦克車。起先，他皺起眉頭猶豫不定，最後還是下定決心行動。

娜塔莉亞聞到擠在身邊的歐魯姆夫未洗的身體傳來陣陣酸臭汗味。士兵將車開向懸著像理髮店的紅白桿的大門口。他們在門前稍減緩車速，讓警衛認出歐魯姆夫，接著——將軍怒叱司機盡快離開——他們衝出大門，緊急左轉，輪胎磨出火花。加快車速後，沿著停車場外牆開走。

車子轉彎時，歐魯姆夫被離心力甩至車座一角，馬上大聲罵出髒話。他們左邊的圍牆似乎已傾頹崩解，所以龐德駕著強力T55坦克碾過瓦礫堆進入他們汽車後方的街道。起初，車子因急轉彎而左右搖擺不定，但他依舊加足速度，緊追在後。

汽車內的歐魯姆夫驚惶地扯開嗓門叫司機開快一點。恐懼延自歐魯姆夫在阿富汗戰役中的一場意外。當時他坐在一輛類似T55型坦克車裡，車子被擊毀後直接撞上東西，歐魯姆夫是車內唯一的兩名倖存者之一。夢魘中，他依舊可聽見同僚被困在棺木裡的尖叫聲。自那時起，他對坦克車便有無以名狀的極深恐懼感。

龐德坐進駕駛座，打開開關，拉起控制啓動把手，立即聽見引擎的砰砰聲。他高興地嘆口氣，看看座位四周，油錶指標指在塡滿的刻度。接著他迅速測試控制傳動器的長金屬踏

板。他還發覺一支粗控制桿可讓車子猛烈轉動，減慢一側輪速，相對加快另一側輪速，而使車子可向左或右搖晃。煞車和離合器都不難找到。而他所面對的唯一問題是，它們的位置正好與一般車子的煞車、離合器位置相反。他沒時間逐一檢查，別管那堆電子儀器了。但他知道已絕對無法一邊駕駛這輛大怪物，又一邊使用往車塔前延伸約有二十九呎長的100mm大砲。幸好駕駛座旁有另一機關槍。娜塔莉亞還待在汽車內的時間裡，他暫時還用不著武器。因此他先專心追趕那輛車子要緊。好在他還控制得了這輛坦克車，他必定要追到歐魯姆夫罷休。

他唯一沒料到的是前方小缺口視窗，根本無法讓他看清外界狀況。及手之處應該有個望遠鏡可供他察視附近的情形。但到目前爲止，他得全神貫注在學習操控T55 坦克車。當你在電影裡看見坦克大戰時，總以爲這不是難事，但現在，他很快便發現除非你對它瞭若指掌，否則很有可能是坦克車在駕馭，而非你駕馭它。

龐德也未考慮到噪音因素。車子行進時，在裡面可感受到強烈的震動，此外噪音充斥整個密閉駕駛座。他將車子開上街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伸手拿駕駛者戴的耳機套在耳上，然後旋轉收音機的頻道鈕，期望鎖定警察專用頻道。他的俄羅斯話應該還足夠找出路況報導之類的閒談新聞。

撇開操縱坦克車，震耳欲聾的噪音和震動的問題不談，他還得在有限視野裡，去注意今晚路上的擁擠車潮。有兩次他差點壓扁兩輛小汽車。此刻，他看見歐魯姆夫的座車朝右轉，龐德馬上直接切過路角，造成車身略傾斜，撞上停在路旁整排汽車車身，發出刮碎扭曲的刺

耳嘎嘎聲。車子轉過路角，車身回正後，龐德看見那輛車撞上十字路口的車陣後，又迅速回轉往前開，沿途磨擦停在道路另一側的整排汽車。車身間磨出許多小火花。突然間又緊急右轉入一條小巷子。

這回，龐德已能漂亮地轉向右側，交替踏著煞車板和離合器，同時用力拉下操縱桿。但當他看見巷子僅能供一輛汽車通過時爲時已晚。坦克車絕對無法穿過這條巷弄的。他雖懊惱不已，但還是硬著頭皮加速衝進去。

這條巷子對T55坦克車而言，約窄了六呎，龐德顧不得那麼多，直接將車開入巷弄，坦克車沿路削下整列磚塊，兩邊建築物飛散出碎石、灰塵。整輛車蹣跚地碾過這條老舊的鵝卵石街道，最後終於轉進另一條較寬的道路。但——另一條寬運河的T型交接口就在他面前。他別無選擇，只好將坦克車轉向左側，發出一串機械噪音。

歐魯姆夫的車吱吱嘎嘎地左轉，接著再右轉，開過運河上的一座橋樑後又馬上右轉。龐德右轉打算上橋時，才發現這非可行之道。T55坦克車雖可順利切進那條小巷子，但現在透過布滿塵埃和碎磚的窗口朝外看，龐德看出那座小巧優美的建築，僅能承受一般車輛的重量，禁不起坦克車的蹂躪。

他將頭旋轉向橋頭右側幾呎遠的地方，大聲說：「看看你怎麼迴轉一百八十度。」他踩下煞車，使勁將控制桿搖向右邊，左腳猛踏離合器。

坦克車依它自己的軸心，做了完美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眼見它完成壯舉後，龐德發現軍隊已在後面緊追他——兩輛類似吉普車的軍用車及兩輛BTU-152US。車裡載滿軍人。

那兩輛小吉普車駕駛員，被漫天灰塵煙霧弄得張不開眼睛，他們衝出巷子直往前開，待看見運河時已太遲，他們希望車子能飛起來，但坐在這種小吉普車裡，這可不是什麼好主意。人車在空中停留了數秒鐘，然後栽進運河混濁骯髒的水裡。駕駛者在河裡載沉載浮，拍擊水面高聲呼救。

另兩輛BTU-152US即時左轉，彼此差點撞在一起。在他們意識到之前，車子已擋在龐德的坦克車正前方。龐德雖極力想將坦克車駛離，但還是迎頭撞上一輛BTU-152US，並碰撞到另一輛的側邊——這一撞的力量足夠把那部BTU-152US推離路面。龐德全速前進時，意識到被甩出BTU-152US的士兵個個慘叫連天。

「豬玀！」龐德喃喃自語，伸長頸子察看歐魯姆夫的車子。他們在他前面運河的另一側，與龐德同向行駛。

車子裡的歐魯姆夫驚魂未定。「拜託，那不過是輛行動遲緩的老舊坦克車。追趕過他。」

「長官，我正在盡力開。」

娜塔莉亞坐在後座，瞄向側邊窗戶外，看見龐德的坦克車全速直進，幾乎與他們在另一岸的汽車並排而行。她不禁開懷而笑。

「閉上妳的嘴！」歐魯姆夫朝她怒吼。接著他發現他們的汽車已逐漸接近右邊的另一座橋樑。「過橋，」他對駕駛員大喊。「從他前面切過去。過橋後直走。他沒時間掉頭，我們正好可甩掉他。」

娜塔莉亞看見對岸有六輛警車和軍車在龐德的坦克車後緊追不捨，頓時她的笑容消失

了。警察車大搖大擺地出現──閃著警示燈，警笛嗚嗚響著。全副武裝戰車(APCs)則豎立著槍械武器。

龐德看見歐魯姆夫的車子右轉開上橋。他踏下離合器，但車速似乎已達極限，看來車子過橋前，他是不可能先等著逮到他們了。

他知道身後必有人在追趕他，雖然看不見他們，但光從傳進耳裡的朦朧警笛聲，便可知一二，上帝知道誰在外面。他腦中描繪起APCs滿載足以將他炸得粉碎的抗坦克車火藥的畫面。

汽車衝過橋，直接自他面前經過。龐德放慢速度，腳在離合器和煞車間來回移動猛踩。這回他已能完全控制住坦克車，並準確轉進街道。他看見他前面的那輛汽車，耽擱片刻，等著直接切過中央豎立著尼古拉沙皇騎馬英姿的巨大雕像的圓環。

龐德原以爲自己快追趕上他們了，並且可碾了歐魯姆夫的車子，但他才一接近，那輛車卻鑽入車潮中。

「他猶豫……」龐德口中唸唸有詞，接著把車子開入圓環。躲在鐵艙內的他，清楚聽見車子和卡車爲避免迎頭撞上坦克車的緊急煞車聲。坦克車右側無可避免地，還是擦撞一輛「百事可樂」的貨運車。貨物滑落至駕駛口前，龐德懷疑這樣下去後將造成何種傷害。

此刻，他正橫越環狀交叉路口。「砰」一聲，車身撞擊圓環正中的雕像底座，騎著馬的尼古拉沙皇翻過一百呎長的大砲跌落車頂。

歐魯姆夫從後車窗看見頗像「復仇天使」的龐德急速追來。這是多年來歐魯姆夫第一次

見到十字路口的東正教圖案，他張大眼睛，眼裡充滿恐懼。

路上的車輛人群亂成一團，空氣中充滿喇叭聲和駕駛人憤怒的叱責叫聲：還包括軍警雙方人員。

好一段時間裡，龐德還暗自得意至少已擺脫官方追捕。可惜，事情並未就此結束。根據他的直覺，無論如何，後面早晚會再聚集更多警察。

如果龐德看得見空中的護送隊，他就會知道自己的T55已在將軍座車後，但後面的三輛警車也已快速接近坦克車。

龐德操控這輛大車子已愈來愈能得心應手。他彎下身朝左看，瞥見一座低橋出現在五十碼遠的正前方。歐魯姆夫的車子加快速度，從它下面通過。

他試著加馬力，眼看拱橋迎面而來。他聽見先前傾倒在車頂的雕像，一聲巨響後往後滾落在追捕車輛正前方的車道上。

現在，他開始收聽電臺警察專用頻道上的對話。話裡提到要在某街區，以坦克武器和大量火力封鎖。但龐德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在哪個地點進行封鎖。但很明顯地，它會是將軍的車輛所通過的地區。當他看見那輛車時已來不及，他緊急將車子駛偏至右側。

他雖放慢速度，但還是搖晃著車身通過街道。那輛汽車現在已失去蹤影，他們現在已來到市郊地區，房屋已開始稀少。他放慢速度，準備到下個路口右轉，期望到時候他的坦克車能和歐魯姆夫的車並排同向而行。

龐德一邊收聽道路封鎖的相關指示，一邊控制坦克車時，了解很快便抵達一個十字路

口。他減速右轉，擔心自己是否能找到歐魯姆夫的車子。他右轉後進入較寬的街道，當他發現這是一條死巷時，十分沮喪失望。面對他的是一棟三層樓高辦公建築物。第一層臨街的窗戶露出燈光，他看見窗後的人群引起騷動。最後一秒鐘，辦公樓房裡的人聽見坦克車駛近的聲音。車子破牆而入時，人們紛紛跳開尋找掩護體。辦公家具東倒西歪，打字機被壓扁，電腦螢幕爆起火。

龐德將馬力推至最高點，坦克車直接切過建築物，就像用鐵線切過起司一樣。他駕駛坦克車衝過建築物牆壁，磚塊、石塊齊聲破裂飛散，灰塵瀰漫空中，坦克車跨進另一條更寬的街道。他想著該取道哪方向，才能追上歐魯姆夫的車子。他猶豫片刻後，便將車右轉，終於發現警察在無線頻道裡到底在講什麼。

前面已架起路障，並有大量對抗坦克車的大砲炸藥嚴陣以待。右側指揮車上站著一名官員，他顯然在等著下命令。唯一叫他反應不過來的是龐德竟衝破路障後方的建築物牆壁，突然出現在他眼前。

龐德首次探手碰前面機關槍的槍把和扳機，他一眼才發現槍已塡滿火藥，隨時可用，這叫他鬆下一口氣。

他聞到T55密閉空間裡的線狀無煙火藥味。看見面前混亂情況，有些人迫不及待拿槍朝他的坦克車胡亂掃射。他瞄準一個準備反抗坦克槍砲的勇敢男人，對方正忙著把槍口面向路障，不料坦克車已碾過障礙物，將柵欄擠向一邊，推倒右列槍臺。

他沿路移動時，有些子彈擊中車身。一輛裝甲車撞上後面的厚重裝甲板，但他已經自由

了，所以根本不在乎。更有甚者，他看見歐魯姆夫的車子穿過前面兩區外的道路。現在他不需再窮追在它車輪後了，因爲他認出那個地方。傑克韋德開車載他逛聖彼德堡時，那名美國人曾經故意帶他沿著這條路走。**他現在終於明白歐魯姆夫的眞正目的地何在。**此刻龐德只希望自己能及時趕到那裡。

第十四章　裝甲火車

這裡顯然是舊蘇聯軍事機構的遺跡。它位於大矩形塹內深處，頂部由傾頹的磚牆和銳利的鐵線包圍住。那些建築物已岌岌可危，卻散發久已消逝權力的不吉祥感覺。

此處應是過去的重要戰略地點，你可從它的建構形強化的月臺，旁邊生銹的起重機殘骸辨識出來。

龐德躲在地塹頂端的牆隙裡，望著下方景況。那輛T55爬上潮濕的草地堤防時，沿途兩道很深的車轍，最後就停在堤防盡頭。龐德發現自己似乎比歐魯姆夫早到，他鬆了一口氣。其實這並非難事，因爲歐魯姆夫的汽車只能循一般道路開上來，而他的坦克車卻可在離開街道後，直接穿過原野，抵達此地。

他很感激傑克韋德在他初抵聖彼德堡當天，開車載他四處逛，還將這地點特別指給他看過。稍後，軍火販子洛考瓦斯基提到，據傳聞「詹納斯」搭乘一種軍用武裝火車四處旅行，其實龐德當場就想起那種火車有可能被放在某處。**就是這裡，昔日首要的戰略武器補給站**。能夠證明它過去身分的第一件東西，即數量衆多的長形堅固又厚實的車廂。這些車廂曾是用來運載NATO核子武器。

火車行程似已安排妥當，一輛火車已停在裡面。那是輛大柴油裝甲車頭，後面拖著三節車廂。車廂似乎都經過特殊設計成裝甲車廂。車頭引擎已開啓，其前面正中央的方形突出物

體，伸出長條鋼製望遠電腦緩衝器，最前端的弧形金屬板與車頭本身最前面的金屬板的圓周，幾乎是一模一樣。

電腦緩衝器，他臆測，應是用來防止有人潛進車頭。他猜想整部火車駛出地下隧道，停靠在月臺邊之前，應該是剛被清理擦亮過。

他得確定他們都上車了，才能下去。因爲地塹邊緣的位置下到他打算跟「詹納斯」再度面對面的地點，應花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歐魯姆夫將那名女孩自後座拖出來，然後轉身跟司機講話。

娜塔莉亞畏縮在歐魯姆夫身後，對方卻用一隻手緊摟住她的腰部。

「長官，要我在這裡等嗎？」駕駛問。

歐魯姆夫點點頭。「如果你願意的話，請你等一輩子吧。」他開槍朝那名駕駛的腹部射擊兩槍，然後又朝他頭部開一槍——他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娜塔莉亞一陣反胃，立刻將頭轉開。接著她驀然驚訝地往後跳開，因爲絲妮亞歐娜唐普靜悄悄地踏出火車，就站在她正後方。

「歡迎啊，娜塔莉亞。」她輕扭臀部，露出狡滑笑容。她身穿黑色緊身單件套裝，及亮皮長筒靴，肩上揹著U2i槍。「阿卡迪，」她傾前親吻歐魯姆夫。「看到你們兩個安全抵達此地，眞是太好了。『詹納斯』一定很高興。」

「待聽到我的報告，他可高興不起來了。」歐魯姆夫堅決地說。

「別擔心。我們會玩得很開心的，想想那美好的太陽吧！走啦，小傢伙。」她看著娜塔

莉亞，像要把她吃掉般。

他們半拖拉娜塔莉亞登上火車，歐魯姆夫才擺脫滿臉陰沉表情。「哈，在我們的漫漫長冬後，我該盡情享受一點溫暖陽光。」他說完哈哈大笑——一種刺耳的咯咯聲。「娜塔莉亞，妳該盡情玩樂，我知道妳會玩得很愉快的。絲妮亞是十分特別的女人，她很喜歡任何跟腿有關的東西。是的，我們絲妮亞喜歡異國風味的東西。」

娜塔莉亞被架上車時發現，車廂裡根本沒有火車該有的氣味——何況是輛柴油車。也缺少她熟悉的汗水、油脂和潤滑油的混合味道。相反地，她卻聞到花朵和玫瑰飄浮在空氣中的甜香。

當她被押進「亞力克崔費力恩」的車廂時，爲車內設備的富麗堂皇而瞠目結舌，她見過尼古拉沙皇的專用火車的相片：車廂裡有華麗的窗、燭臺、漂亮的皮座椅和晶亮的挑花心木桌子。這簡直是沙皇用車的翻版嘛。

崔費力恩坐在一張擺著早餐的桌前。娜塔莉亞聞到其他味道——新鮮濃郁咖啡。擺在早餐桌上的磁器，是她從未見過的樣式：每一只茶杯、碟子和盤子邊緣，都有二道寶藍色夾一道金黃色的邊。每件東西上都有像是皇家飾紋的記號：藍色盾牌上有二個金色人物側面像，像是一張臉被分切爲二。而那臉形竟像那坐著喝咖啡男人的模樣：右半邊完整無瑕，而左側傷疤累累，眼袋突出，嘴角凝結，無法牽動，十分可怕。整片損毀的皮膚看起來像鱷魚皮。

他瞪視著娜塔莉亞時，她感覺到身子搖晃了一下，火車已啓程，輕微搖晃慢慢加速。

她猜那個破相男人就是「詹納斯」。他望望歐魯姆夫後，把眼光移至娜塔莉亞身上，上

下打量她，她覺得他像是一層層剝光她的衣服般，研究她全身上下。這讓她覺得倍受羞辱。此刻她覺得眼前這男人似乎眞能透過衣物，看見她的身體般。她沒辦法直視他的眼睛，因此便尷尬地將頭轉開。

好不容易，他終於對歐魯姆夫說：「將軍，你是送這美妙禮物伴我長途旅行呢?或是有壞消息讓我快快不樂。」

歐魯姆夫聳聳肩，彷若兩者皆無關緊要似的。「在我趕到之前，那個白痴密夏根已先跟他們碰面了。」

「你是告訴我說龐德還活著。」

他又聳肩，「他脫逃了。」

他鱗皮似的半邊臉猛抽動。「好個龐德，」他喃喃道：「但將軍，你也太差勁了。」

絲妮亞發出刺耳尖笑聲：「我說過了，如果我沒辦法收拾龐德的話，你也不可能成功。」她嘲諷將軍。

崔費力恩搖頭。「龐德有如九命怪貓。現在，把她帶到這邊來。」他指向娜塔莉亞。

歐魯姆夫一隻手拉住她的胳脖，粗魯地把她拖向「詹納斯／崔費力恩」。推她坐進他身旁的椅子裡。

「安靜坐好，做個乖女孩哦。」崔費力恩溫柔地對她說。她注意到他說話的口音與龐德十分類似。他將臉靠過來緊貼著她的臉，她很想把他推開。倒不僅是因爲他醜陋的外貌或不舒服感，而是他讓她覺得像緊靠在魔鬼身邊。

「妳很喜歡我的朋友詹姆斯？」他問。

她微移動頭部，不表意見。

「親愛的，有一陣子，詹姆斯跟我共享每件東西呢。」他微笑時，只有右半邊的嘴角扯動。左眼似乎是緊閉著，它魚鱗似的眼皮緩緩合上，讓她想到蜥蜴或變色龍。

他朝她身上靠得更近些，還能聞到古龍水和咖啡的香味。另外，還有某種氣息，她起初辨認不出來，後來才了解那是皮肉燒焦的味道。她不確定那是否只是自己想像出來的。

有人告訴過她，只要妳淋過柏林市的雨水，身上便留有那都市燒焦的氣息：此城在五十年前的二次大戰期間，曾遭受無數砲火的攻擊轟炸。

他大概也意識到她想推開他的企圖。「我們共享每一樣東西呢。妳必定了解勝利腐敗人的道理。妳可以讓自己的生活過得非常愉快。妳甚至可過更豪華舒適的生活。最後，妳也會變得非常喜歡我。」他的嘴唇輕摩搓著她的頸部。他伸手扳回她的臉龐，親吻她的雙唇。

她任他靠近，然後像頭猛獸般張開嘴巴咬他的唇。她看見自己的牙齒探入他嘴裡後，用力啃咬，他頓時抽回嘴，惱怒地哀叫一聲。她已經咬破他的嘴皮，鮮血迸流出來。

她沒見到他伸手掌摑她，只感到臉驟然被推向另一側還伴隨著刺痛。「這雜種！」她用俄羅斯話怒罵。

「我喜歡潑辣的女人。」他再度歪扭著嘴笑。「像妳這種活潑女人總比躺著不動的溫馴婊子有趣多了。我很樂於馴服妳呢，娜塔莉亞費歐度羅法。」

她驚訝地張大眼睛。「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他笑得更開心、陰險。「妳會更震驚我還知道……」

他再度朝她靠過來時，尖銳的警笛聲像有形的信封般，將他們緊緊包圍住。同時，她還看見車廂天花板閃著紅光。

他猛然將她推開座位，叫歐魯姆夫留在原地看守她。說完便急忙跑向隔壁車廂，絲妮亞拿起U2i緊跟在他身後。

龐德只有很短的時間可利用，他選擇在另一短隧道前一哩長的直軌道處埋伏。

他走下堤防時，那輛坦克車已滑落到他想利用的地方附近。末了，他還是將坦克車調移就位，讓它架上車軌，面對崔費力恩的裝甲火車即將駛來的方向。

他打開坦克車艙蓋，爬進砲兵座位，檢查架子上的砲彈。這輛T55坦克車攜帶有三種一百呎砲使用的彈藥：煙霧彈、高射砲和穿甲砲彈。龐德不需多考慮，因爲這種砲很容易填彈藥。引擎尚未啓動的情況下，他可以旋轉砲塔，壓低砲身，直接對準他認爲火車會出現的位置。

不過這也得冒險，因爲崔費力恩很可能在坦克車安置好時已撤退回去，同時他還得賭娜塔莉亞是被關在後面的車廂裡。他只有一次機會。一發砲彈就得除掉火車頭，而且在他按下發射鈕同時，還得馬上爬離坦克艙蓋。

很怪異地，唯一叫他擔心的是，他身上自動手槍裡的子彈已所剩不多，他想現在可能只剩下六發左右，這些根本不夠收拾崔費力恩和他的僚屬。

他瞇眼往前望，那輛火車已慢慢駛入視野內。

崔費力恩和絲妮亞往前走入通訊車廂。此節車廂內擺滿各種電腦和電子通訊設施，可供需要時，與全世界聯絡。

遠端一座影像顯示器與車頭上的攝影鏡頭相連接。崔費力恩看見軌道上的坦克車快速朝他們接近。他嘆口氣，半生氣半激賞地哼聲：「只有那雜種詹姆斯龐德。」他咕噥著。

「他會害我們翻車，我們必須停下來！」絲妮亞慣有的冷靜淡漠口吻，出現些許惶恐。

「不必。」崔費力恩說。

「我們該怎麼辦？」前面駕駛座傳來問話，司機和機械員顯然已將車速減緩，並踩下煞車。

「別停。」崔費力恩移向牆上的麥克風大叫：「全速衝過去。碾平他。」

「但是……」駕駛的聲音。

「碾扁他。他媽的！你前面不是有大的破牆槌。現在是用到它的時候了。」

他說的雖輕鬆容易，但情況卻十分危急。崔費力恩的經歷明白告訴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他也是賭徒。無論現在發生什麼事，他想，這輛火車是必毀無疑。好吧，那也沒關係，因爲要找別的運送方法並非難事。

他抬頭注視影像接收器，跌坐進椅子裡。絲妮亞也坐在他對面的位子上，那支U2i橫在她的腿間。他們頭上的接收器顯示出他們的火車正高速衝向那輛坦克車。彼此間約剩六百碼的距離，而且在急速接近中。

大約僅剩兩百碼的距離時，崔費力恩開始感到一絲恐懼。然後他看見一道閃光，整座車

廂像遭地震般劇烈搖晃。

龐德已按下發射鈕，砲彈射穿火車頭，爆炸時掀起一大道火焰，幾乎吞沒坦克車。

龐德爬下蓋頂，跳下左側後滾向堤防邊。火車頭當下撞上坦克車，那條長望遠鏡頭扭曲不成形。

火車撞上坦克車後，整個著火，並把坦克車推入下個隧道內。龐德伏蹲在地上。緊接著是第二次爆炸：即使龐德趴在很遠的地上，都能感受到那陣轟然巨響，及噴爆出的熱氣。

龐德抬起頭眺望隧道內冒出的火焰和濃煙霧。燃料和爆烈物的混合體竄升入空中，彷彿畫上了一個大問號。

龐德馬上站直身子，手握自動槍，全速衝向火車廂，一邊思索著怎樣才是較容易潛入車廂的方法。

他瞥見連接中間車廂和末節車廂間的門邊，有幾道階梯。跳上去，手觸著發燙的金屬把。他打定主意要馬上跟崔費力恩了結前前後後所有恩怨。

待在車廂內的絲妮亞和崔費力恩，雙雙被甩落地面。牆上和桌面的設備也紛紛跌落。絲妮亞的U2i也沿著滾向後方。最慘的是，他們統統陷入黑暗中。

「緊急發電器！」崔費力恩大吼，絲妮亞跌跌撞撞往前移動，摸索著路往牆上可補充電力的大開關走去。

她拉下開關，頓時，燈光又亮了。

「站在原處別動。」他們身後傳來喝令聲。

崔費力恩緩緩匍匐過桌子，頭也不回就說：「詹姆斯，你為何不跟正常人一樣死掉呢？」

第十五章　鋼製棺木

亞力克崔費力恩從容的態度力顯他既不生龐德的氣，也不打算脫逃。但事實絕非如此，龐德回想起昔日他們一起出任務時，崔費力恩雙手背後，隨時準備應急的詭計。龐德印象特別深刻，有次討論會上，**崔費力恩說過人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絕對不可暴露自己的眞正動機，應隨時顯出凡事不在乎的態度**。

這些年間，亞力克顯然遭遇了許多事情，但從未放棄他以往行事的方式。他愈是在緊要關頭最後幾分鐘，露出鬆懈的表情，愈顯示出他暗藏令人驚訝的詭計，所以更該小心留意他的一舉一動。

崔費力恩和絲妮亞雙雙背對龐德，卻十分接近一堆開關和按鈕，他們可能想關掉燈後，開門衝進前一節車廂。火車頭撞入隧道時，已與其他三節車廂脫離開。龐德不敢確定娜塔莉亞究竟是被囚禁前節車廂內，或在他後方。趁著他的兩名囚犯仍背對他時，他得想法子再獲得一把新武器。龐德的眼睛左右瞅一下，最後瞥見一把小手槍——放在爆炸強烈碰撞時，未遭殃的一張電腦桌面上。

他往旁移一步，拿起手槍，扣下扳機。槍的重量表明裡面已裝滿子彈，所以他轉動滑閥，確保子彈已上膛。

「轉過來，手擱在頭頂上，」他命令道：「你們兩個，現在做！」

他們依照命令做，龐德見絲妮亞的目光移向掉在前面三呎處的U2i。

「絲妮亞，麻煩妳把槍踢給我。我們可不希望有任何意外發生。現在，你們兩人給我好好站離門邊。」那把U2i槍滑向他，龐德用腳接住，順勢踢進他右側椅子下。

崔費力恩大笑揶揄道：「詹姆斯，算你走運。可惜你老是有勇無謀。危急的情況下你是幹得不錯，但卻從不預留後路。在這裡，你根本沒機會。既無後援，也無路可逃。你跟人質一起陷在此地。」

龐德接口：「是的，我知道，亞力克。我很清楚你可能已在進行某些粉碎地球的計畫……」

「粉碎地球是不錯。非常好啊！詹姆斯。但不！不，現在你阻止不了啦。除非你有辦法在幾天內找出線索，並說服那壞男孩布利斯。老傢伙，你儘管去做吧！畜牲！我是唯一能扭轉情勢的人，可惜呢，現在不可能。而且我手中握有王牌。換句話說，我握有籌碼呢。」

「哦？」

「美麗的娜塔莉亞在我手上。」

「那又怎麼？」

「你是什麼意思，詹姆斯？」

「娜塔莉亞怎麼會是籌碼呢？」

「少來啦，詹姆斯。我太了解你了。」

「是嗎？那麼，她人在哪裡呢？如果她這麼重要的話，人在何處呢？」

「現在我沒辦法帶她過來，除非你讓我使用麥克風。」他頭指指麥克風懸掛在牆上的位置。「我需要你的允許……」

「別做蠢事，亞力克。我眞的不想殺你，我只想帶你回家。」

「哦，是的，回家。我猜你是指英格蘭的家跟美女吧？」

「不，我指英格蘭的家和正義公理。」

崔費力恩又用頭比向麥克風，龐德未轉動眼珠，依舊拿槍指著絲妮亞和崔費力恩中間的位置，他輕點頭。

「歐魯姆夫！帶她到這裡來。」崔費力恩對著麥克風講完後又將麥克風掛回牆壁托架上。「迷人的女孩兒。嘗起來的味道像……嗯，我覺得她嘗起來像草莓。詹姆斯，你總是偏好有草莓味道的女孩。」

「我可不曉得她嘗來像什麼。」

「多可惜啊！但我知道呢。」他是天賦稟異的演員，龐德想。簡單的幾句話，讓他說得好像他擁著娜塔莉亞共度過無數夜晚，還極盡繾綣之能事似的。

他身後的門滑開，娜塔莉亞蹣跚而入。歐魯姆夫將軍以一隻手臂環住她頸部，拉她靠近自己，另一隻手持手槍頂住她頭部。

崔費力恩大笑。大單是嘲弄或高興的笑聲而已，龐德思忖，那簡直是狂人的笑聲。縱使龐德覺得此人太過冷酷，但其中必有玄機。崔費力恩決非因心意而放鬆的。

「詹姆斯，這下又陷入僵局了。如果你仔細想想，我們又回到起點。你只有一個選擇機會。看是你的小朋友跟著歐魯姆夫，或察看一下我有什麼東西及它的所藏之處。」

龐德以槍頂住其他兩人，微轉頭朝向歐魯姆夫，讓他知道此刻龐德對他說話：「將軍，告訴我，這哥薩克人答應你什麼事？」

他從眼角瞄見歐魯姆夫臉上出現疑惑神情。

「說詳情，說細節。」崔費力恩喃喃道。

「你鐵定知道，歐魯姆夫將軍？你知道他是林茲哥薩克人？」

「那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就像一位劇作家所形容過的私通一樣：那是在另一個國度……況且那女僕已身亡。」

「眞的嗎？」歐魯姆夫的聲音聽來頗震驚。

「是眞的，歐魯姆夫。他是林茲哥薩克騎兵的後裔。你知道的，他們對那場肅殺記憶猶深。他對你跟你的同胞根本沒有愛。他會背叛你，就像他背叛過其他人一樣。」

「這也是眞相嗎？」歐魯姆夫又問。崔費力恩插嘴——

「眞相是在十八至七十二小時內，你我將擁有更多錢，及比上帝更多的權力。到時，這裡的龐德先生將只留下一小座陣亡紀念碑，我懷疑是否眞有許多人會出席呢。當然啦，佩妮會在場悲嘆慟哭，另外有十幾名餐館老闆會擔心他們的收支平衡。」他停頓一會兒又說：「詹姆斯，你選哪一樣呢？兩個目標，只能射一槍。你跳哪步棋呢？那女孩或你的任務？」

龐德聳肩不以爲然。「如果你高興，就殺掉那女孩吧，她對我毫無意義。」

娜塔莉亞吟嘆一聲，彷彿吐出肺腑深處的絕望。

「那地獄見囉，詹姆斯。」他點頭令歐魯姆夫殺掉那女孩。趁歐魯姆夫疏於戒備的當時，娜塔莉亞掙脫開，用膝蓋頂撞歐魯姆夫鼠蹊部，跳離他的掌握。龐德馬上開了一槍。在開關的車廂中，這槍聲聽起來像砲響。歐魯姆夫的頭部已一片血肉模糊。

龐德俯身靠近娜塔莉亞，然後起身開槍。他頭兩槍打中左側高處。待他再看清狀況時，遠端那道門已打開，絲妮亞跟著崔費力恩即刻鑽入門縫內。另兩槍射穿旁邊的木頭，但他們已出門逃離了。他到門邊，卻聽見門被閂上，同時大片厚裝甲鐵片鏗鏘掉下封住窗戶。

「**我們待在裝甲棺材裡了**。」龐德急語。

「是的，我還好，眞謝謝你，詹姆斯。虧你記得問候我。」

「我很抱歉，但……」

桌上的一臺大電腦然響起嗶嗶聲，娜塔莉亞轉頭看，驚叫起來：「布利斯？」

「在哪裡？」

「外面某處。」她將龐德推向一邊，自己坐進椅子，手放上鍵盤，飛快按鍵。

「娜塔莉亞，你倒底在幹嘛？」

「詹姆斯，讓我跟他接上線。此處外的某眞實世界中，布利斯正坐在電腦前面呢。只要他活著，便會如期在電腦上現身。他無處不在—— 迪比克三……」

「迪比克。」

「二，對。現在，這是他的程式。他正在撤銷他所有檔案，等於他在我們可及的範圍

內。只要我動點手腳，便可追查出他的所在地點。」

「那有幫助嗎？」

「幫助太大了。」

「好，讓我來。」

她抱怨。「喂，別傻愣在那裡。老兄，想辦法把我們弄出這裡吧。」

「是的，長官。」他轉身檢視地板，從他長褲腰帶的內袋取出一把瑞士軍用刀，動手割下大塊地毯。

* * * *

崔費力恩和絲妮亞跳出火車了。「眞感激上帝，爆炸時未波及車廂。」他口氣嚴肅：「如果眞是那樣，我們一切都完了。」

他們後退站離先前爆炸時，已燒不成形的前節車頭。

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小臺像電視搖控器的東西，對準車廂按下開關。

那節車廂開始震動，四邊圍壁隨著鉸鍊轉，緩緩褪下，露出閃閃發亮的小架黑色直升機。

「我們辦到了！」絲妮亞狂哮。兩人跑過去，分別跑到車底板兩頭，協力卸下金屬護板鎖。幾秒後，崔費力恩潛入中節車廂底下，聽見龐德進行工作的聲響。他的手探向前節車廂上的一個黑色盒子。他打開盒子，按下幾個數目字。

他出現時，絲妮亞已發動直升機引擎，迴轉翼也轉動。稍後，直升機起飛，一切都在崔

費力恩的操縱下。直升機迴轉一大圈後，盤旋停在中節車廂上方。

娜塔莉亞憤怒地打著字，她的電腦顯示器閃爍著改變畫面。

C> 封殺中央資料系統

C> 封殺

C> 按回轉鍵進行封殺

她以指尖敲下回轉鍵。螢幕上出現：

C> 輸入封殺指令。

她高呼：「**逮到他**。」接下來，他們兩人同時聽見亞力克崔費力恩的聲音自他們頭頂上方的擴音系統傳入。

「詹姆斯，祝你順利擊破地板。我將定時器設定一分鐘。跟你當初設定讓我逃回阿干折港的一分鐘一模一樣。我只能爲老朋友盡這一點心意了。」

從他們腳下傳來「嗶嗶」聲，接著車廂門上的紅燈開始閃爍。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娜塔莉亞緊張地問。

「哦！」她返回鍵盤，更快速地敲下按鍵。

龐德已割除一塊地毯，露出金屬地面。他卸下腕錶，翻到錶側面，按下兩個並排的按鈕之一。一道細亮的雷射光束瞬間射出。他將錶拿近地面，開始切割鋼板。他拿著錶，以雷射光束繞出大圈圈。這只錶是提供給他最有用的裝備之一。

娜塔莉亞輸入進一步指令：**C> 追尋封殺路線**。她的螢幕畫面消失，緊接著出現一張地

圖取代。她循著紅線追過世界地圖。她邊看邊說：「他不在俄國、德國、巴黎、馬德里、羅馬、倫敦。」她的聲音愈來愈急促：「也不在紐約、華盛頓、邁阿密……」

「二十秒……」龐德大喊。

「**古巴**。詹姆斯，**他人在古巴**……」

龐德使力重擊雷射光圈巡路線的正中央，一塊圓形鋼板掉落車廂下方地面。「十五秒，」他吼叫。

「哈瓦那！逮到他……不，不，他不在那裡。在北邊，不過仍在古巴境內……」

「夠接近了！」龐德猛力拉她襯衫背部，扯她離開椅子，把她扔進那個洞裡。自己緊跟在後。

他們迅速爬出車廂外，三節車廂即刻轟然爆炸，冒出熊熊大火，烈焰直升天空。龐德推倒娜塔莉亞，掩護住她的身體。

娜塔莉亞翻身滾向堤防遠端，龐德跟在後面，最後再掩住她。

她抬頭對他燦然一笑：「哇！這對你有益嗎？」

「有貼近點的掩護比較舒適些。」

「我可不覺得，詹姆斯，你身上究竟有什麼東西？你摧毀你坐進去的每輛車子嗎？」

「那已經變成執行任務的一種步驟。」

「我想該安排我們的古巴之行了。」

「我們的古巴之行？」

「你該不會以爲我會讓你一個人去完成任務吧？再說，你知道如何拆除『密西亞號』衛星武器嗎？」

「的確，現在妳既然提到它的話。是的，我們需要妳的協助。」

「你能找到它嗎？」

「哦，沒問題。」

「好，詹姆斯，是否還有其他我該知道的執行任務方式？」

「有千種呢。」他微笑著湊近她的嘴唇。「別擔心，我只用雙唇來答謝妳。」

「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呢。」娜塔莉亞仰起臉和身體迎向他。

第十六章　間奏曲

諸多問題的第一項，原以爲是最簡單的，到頭來卻證實爲最困難的部分。他們從聖彼德堡的中心走了約六到七哩的路程。新俄羅斯政權當道以來，沒有交通工具會是很慘的事。此外，龐德還需要一部電話來克服最基本的障礙——跟他唯一的後援傑克韋德聯絡。

好不容易，他們終於走到一家骯髒的小餐館，老闆答應只要他們點早餐，就讓他們使用電話，否則得另外付費。

龐德撥了傑克韋德所留電話號碼，卻只聽見韋德的電話錄音聲叫他留言，並祝他今天玩得愉快。於是他只好告訴韋德他們現在所待的地點，以及他們需要交通工具及協助之類的話。

沒料到小店裡的咖啡出奇好喝。他們還吃了些黑麵包夾燻鮭魚。

一個鐘頭後，韋德駕著他那輛黑色破車出現。返回旅館的車程中，龐德交給他一張採購單，上面列著包括兩張最早班前往美國的機票、娜塔莉亞的護照、簽證和幾套女人的換洗衣服。

飯店內，沒人刁難娜塔莉亞的存在。跟龐德一起露面時，大家只當她是龐德的情人。

韋德辦事的速度眞是快得驚人。當晚九點，他們便搭上前往巴黎的飛機。到巴黎後再轉機前往邁阿密。沿途沒人多問他們的行蹤，因此抵達邁阿密後，又順利轉機直飛波多黎各。

降落目的地時，有名CIA的年輕幹員已在機場等候他們。這年輕人矮胖結實，活像特大號的消防栓，名叫麥克。

他駕駛氣派的BMW轎車，送他們前往豪華的海濱度假別墅。他說這是供他們留在島上住用的。

那天下午，他們避開遊客，獨自駕車勘察整座島嶼地形。

「你不了解這對我有何意義。」他們避開一般旅遊路線不走，急駛在空蕩的路上，溫暖的微風拂亂娜塔莉亞的秀髮。「你知道嗎，詹姆斯，我這輩子老夢想著能到加勒比海玩，我甚至還有張聖托馬斯島的圖片呢，就擺在我撒佛那亞工作站裡。我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就開始期待了，眞不敢相信我今天眞的到這裡來了。」

「我很高興能讓妳的夢想實現。」龐德笑道：「只希望這假期不要以夢魘結束。」

她不理會最後那句話，輕嘆口氣，依偎在他肩上。「我們就在這美麗的島上，但沒半個人影出現。」

她說話當時，收音機傳來響亮的嗶嗶聲。

「我們起床號響囉。」龐德按下收音機上的調整鈕，一面鉗板轉眼間往下移動，露出雷達網幕。每回綠色影像一出現，便有線條圈掃過螢幕。「我們有同伴了。」龐德挑起眉毛說。除汽車引擎噪音外，他們還聽見遠處飛機逐漸接近的聲音。

他自照後鏡看見飛機出現了。娜塔莉亞回頭看，嚇了一大跳。當那架小飛機低掠過他們頭頂之際，她馬上俯身躲進座位裡。飛機襟翼全部伸展開，準備落在他們前面的道路上。

龐德面無表情，手伸進上衣掏出手槍，擺置於方向盤中間。

那架小飛機沿著道路往前滑行，最後竟左轉，穿越樹林間隙，停在一片空地上。

「你非得跟所有能動的東西鬥嗎？」娜塔莉亞充滿疑惑。

「它是我天生剋星。」他仍不爲所動。「它常包含有引起騷動的特質，甚至有暴力傾向。」他輕踩煞車，轉進空地，駛近那架名爲「基羅夫爵一世」的飛機。

他們停車後，傑克韋德帶著一個小手提箱自乘客座位爬下。

「吉寶！」他招呼龐德。

「我說過別這麼叫我的。你到這裡來做什麼？」

「你不是來收拾『詹納斯』的嗎？我幫你老闆帶消息來的。她叫你儘管放手去做。明天行動。另外，這是個N？R？還是A？送你的禮物。」

「是Q。」

「對，就是這名字。」他遞出手提箱。嗅嗅空氣說：「啊！是榕樹的味道。」他停頓半響又說：「附帶一提，我可沒來過這裡哦，先生？政府當局完全不參與此事。沒有任何消息，也不管你潛入古巴的事，行了嗎？」

龐德點頭同意。

「我從我一位在法務部的朋友那兒，借來這架小東西。明天天一亮，就停在聖周安的多明尼西私人停機坪，等你隨時出發。」

「我們會過去。」多明尼西是聖周安的國內線機場，全天候都有島上外圍城市的班機起

降。

「現在……」韋德領他們走至飛機門邊，自位子上取出一些紙張。「我們盡可能掩護你們。海警部、聯邦航管局和南軍指揮處都已打通關節。我剛說天一亮，可不是開玩笑。你們得六點準時出發。」

他拿出一個大呂宋紙袋，「這是帕樂官的最後一道護身符。他們說只要你留在六百呎內的範圍都沒問題。」

娜塔莉亞探手搶過那個紙袋。「是五百呎。」她笑起來像個俄羅斯的大家閨秀。

「她是什麼人？」韋德眉頭緊鎖。

「我應該介紹過了。你在聖彼德堡幫她買了衣服的，記得嗎？」

「啊，是呀。我想起來了，是娜塔莉亞嘛。」

娜塔莉亞半瞇著眼打量他，「俄國的交通部長，你對內衣的品味很怪異呢，韋德先生。」

「哦，是呀。我希望尺寸沒買錯。」

「非常合身。」龐德滿臉無辜地望著他們。

「帶個俄羅斯女孩來此地？你徹查過她嗎？」

「從頭到腳都查過了，傑可。」

「拜託，別叫我……」他一看見娜塔莉亞打開紙袋，查閱那張衛星圖，即刻打住話，倚向她，指著那張衛星圖說：「我猜你們在找足球場大小的衛星接收碟吧？可惜，它並不存在。誰在古巴境內點根雪茄，國家安全局的那些傢伙沒有不知道的。那東西根本『**不在**』這

裡。」

娜塔莉亞對他莞爾一笑：「韋德先生，我知道它就在此。它跟撒佛那亞的一模一樣。」

龐德插嘴：「如果我們需要後援怎麼辦？傑克？」

「飛機上有發報機。」他指向飛行員面前的設備之一。那名飛行員從頭到尾一直保持沉默，甚至不曾回頭張望他們一眼。「如果飛機停滯不動，它會發出警報訊號。同樣地，如果你們遭遇麻煩的話，就粗聲喊叫，我會乘艦隊過來。」

那名飛行員首度俯身，示意韋德趕快上機。「我的司機等得不耐煩了。」他拍拍龐德肩膀，親吻娜塔莉亞臉頰。「在跑道盡頭右轉，古巴到那裡的行程很短。祝好運啦，明天一早我會到多明尼西取回那輛BMW。」

「好吧，但可千萬別碰裡面任何奇怪的按鈕哦。」

「我大概坐進去，就會被炸得粉身碎骨了。」

「沒錯。」

「詹姆斯，你能揪出『詹納斯』的，我對你有十足信心，因爲你知道那傢伙的一舉一動。」

「問題就在於他也對我瞭若指掌。我們一齊工作了好長一段時日。」

「你還是能制服他的，吉寶。」韋德閃過龐德的拳頭，爬回飛機。飛機緩緩滑行升空。

那晚待在海濱別墅的隱蔽處，龐德檢視Q手提箱內的東西。箱內有一只新錶，及六發由錶控制的小磁力彈。他將之打包放入隔天要帶的行囊中。

他走出房子，坐在海濱浪花可及處，聆聽潮水聲，不知不覺地，他陷入深沉的回憶裡。

他回憶這些年來一直過著秘密的生活，但也盡情享受身邊的每件事物。

他已變成何等模樣呢？他自問。只是殺人機器嗎？只因爲大家諒解他工作所產生的壓力與緊張，他的長官才讓他在公私兩面恣意胡爲嗎？他知道某些人對他的某些生活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如同他很清楚他們付給他的報酬比多數情報局的普通官員還來得多一樣。

他反芻生命中的許多往事，懷疑起自己是否變得易感傷，像喝醉酒的人容易泫然而泣似的。他真有必要振作起精神了。徒感傷並無益處。

娜塔莉亞赤裸雙腳走沙灘，站立在他身旁，她轉過臉龐迎向徐徐海風。不久，她伸手撫弄他的頭髮，但龐德紋風不動，彷彿並不知道她出現似的。她蹲坐在他身旁。

「『詹納斯』是你的朋友，是嗎？」她啓口問。

「幾輩子前。是的。」

「而現在，他變成了你的敵人。因此，你明天要去殺掉他。就這麼簡單，是嗎？」

「沒錯。」

她深吸一口氣。這吸氣聲使龐德好奇地轉頭注視她，發現她眼中有怒焰。「不，詹姆斯，事情沒那麼簡單。」

她手撐沙地準備爬起來，卻被龐德捉住胳膀，一把拉向他。

「我恨你，」她像隻憤怒的貓，猛揮舞著爪子狂叫：「我恨你，我恨你們這群人。你們用槍桿和你們的死亡工具，在世界各地製造紛爭和災難。」

她激動地打他胸前。他緊緊摟住她，直到她手勁減輕，卻輕輕啜泣起來。「那麼多我的朋友，」她嗚咽：「有那麼多我的朋友，還有我的家人，都是因爲你這種人而死。」

「世上不得不有像我這種人，」他摟她更緊些。「我做的是必須的工作。如果我不做，別人也會做。我只是擺平些事情，最後總有天世界能達到眞正和平的境地。」

半晌後，她停止嗚咽。他拉她站起身子，一齊走回屋子。

稍後在滿室餘暉中，她投進他懷裡，「詹姆斯……？」她沙啞著聲音說。

「嗯？」

「在火車上時，你叫他們殺我，說我對你毫無義，你眞的這麼想？」

「當然啦。」

她撐開身體，皺起眉頭望著他。

龐德哈哈大笑：「娜塔莉亞，我親愛的女孩兒，那是基本原則，總是故弄懸虛嘛！」

她拿起枕頭重重擲在他臉上。「你這說謊的雜碎！」她開懷大笑。最後，他們再度繾綣於雜亂的床單中。

第十七章　人工湖

他們低飛過海洋，掠過海岸，巡航在叢林上方。飛機下大片蒼翠綠樹一望無際，僅偶爾出現零星小塊空地，但完全不見任何人影。

「往南轉十度，保持相對位置1—8—4。」娜塔莉亞顯示航位，帶他們自右側進入。

她是那種龐德能與之快樂共度餘生的女孩——聰明、進取、豐富的第六感（大家所稱的直覺）、忠誠又勇敢。她不僅有非常吸引人的臉蛋和身材，更重要的是，她是他能夠信任的女人。在短暫的時間內，她亦對他深信不疑。他倆都很清楚自己的性命是依附在對方身上，同時也知道，未來的幾個時辰內，他們很有可能會喪命。

此刻，他們低飛過深綠色樹林，他們的眼睛和心思都專注在尋找似乎並不在此處的東西——雖然娜塔莉亞堅持那玩意兒已離他們飛翔的位置不遠了。

他看見約十哩遠外有一道閃光出現，於是調整航向直飛那位置。待他們駛近了，才確信那不過是陽光照在水面上的反光。此處叢林中央，是天然谷狀地形，上面有座巨大湖泊。湖水的水面如同玻璃，深澈得見不著底，只有湖泊邊緣的水潮，輕拍細帶似的沙岸。岸邊緩緩延向丘陵，延入植物堆中。

飛越湖泊抵達另一岸後，他把飛機掉轉頭，覺得此湖泊實在不像天然湖泊。湖面太過平靜，幾乎見不著任何漣漪；湖泊形狀也過於規則，應該是人造的。

那架飛機沿凹形地緣低飛，一邊機翼傾斜得極低，在他迴轉三百六十五度再繞回另一方向時，幾乎整個翻過去。

那架小飛機再次攀升上叢林。

「那裡什麼也沒有，完全沒有東西。」娜塔莉亞說。

「我們再回去轉一次，我讓飛機逼近水面，你好好盯著。」

他展開所有副翼，以極低速度安全地飛越水面。他們整整又繞了一大圈，朝下望著機翼頂處只離平靜的藍綠色湖面僅一呎左右。

還是沒見到東西。也許韋德說的沒錯，龐德心想。於是他加足馬力爬升飛過湖泊。達到夠高度後，又將飛機轉頭，準備另次滑翔。

「詹姆斯，看外面！詹姆斯！」她驚叫。

叫喊同時，他已瞧見狀況。它從水深處升起，打破靜滯湖面。龐德的第一個反應以爲那是條大魚。現在，他用力將方向桿推向左側，腳猛踩紅色踏板，拉起機首，避開可能是支一百四十呎火箭的東西。既然這裡出現一支這種東西，更可能緊接著出現慣常的七支火箭組。

他未聽過有火箭自水底推導，但這該不難。第一支火箭悄然竄升自他們左側，飛機閃過右邊，飛機在調頭之際，火箭可能已由電腦控制，瞄準他們。

「我們得離開這裡。」他大叫著調轉飛機朝其他方向。不對！他一轉身另支火箭又破水而出。它並未爆炸，卻截斷了他飛機左翼大半。

飛機飛得過低，似乎又要再發生意外了。龐德矯枉過正，飛機全盤失控。現在他僅剩升

降舵，方向舵水平機翼和一支副翼可操作，只有碰運氣了。他想調方向，拉起機首，不料機腹還是撞到湖面。

對任何飛機而言，機身碰撞水面的嚴重性不下於撞上一道磚牆。飛機速度在一秒內由七十八哩劇降至零。他感覺到側翼已全被扯裂——經尖銳、可怕的碎擊噪音；接下來，機首下墜、啄擊水面。湖岸迎面而來，機身殘骸滑上沙灘。

他們一撞上沙堆時，娜塔莉亞尖叫不已，而此時，機身爬上沙岸，龐德一手摟住她，另一手掩住自己的臉部。

引擎熄火了。

他不記得自己是如何使勁拖出她的，他只曉得最後自己拖她進叢林裡，將她輕放在一片空地上。她頭後垂，猛眨眼皮。

他輕聲喚她名字多次，她終於醒過來。

「妳還好吧？」

「我覺得像是有人用鐵槌敲了我一記。」她自地上爬起來，檢查看是否能走，能移動四肢。龐德也查看看自己的身體說：「我還以爲我們全粉身碎骨了，」他扭動痠痛的肩部，「至少這些殘肢碎片看似又接對了地方。」

她點點頭。轉眼間，一陣暈眩，她又失去平衡，癱成一堆。

龐德隱約意識到背後有其他動靜，但仍分不清方向。不久，他才知道有架直升機低低盤旋在那片空地上方。**飛機上投下一條繩索時，才發現自個兒下了要命的錯誤判斷。**

絲妮亞歐娜唐普一觸及地面，便轉身飛踢中龐德臉部。趁她抬腿之際，龐德側身退後半步，躲開她的攻擊。絲妮亞著緊身衣及長靴，與她如影隨形的自動步槍背在後，她像野獸般，逐步逼近他。她旋腿劃過他胸前，擊中他的手錶，引起劇烈疼痛。

「龐德，這回輪到我享樂了。」

他回答——「別在那裡自以爲是，歐娜唐普。」——她似乎未聽進去，雙腿夾住他肋骨將他壓倒在地。

這次她總算擒住他。他似乎可感覺到肋骨的吱嘎聲，只要他再用力呼吸一下，骨頭馬上會碎裂開來。

她淫蕩地尖聲呻吟——「哦，就這樣……嗯……嗯……」，直到有隻結實手臂掐住她頸子，她才停止叫喊。娜塔莉亞就在她背後，試圖將她扯離龐德。但絲妮亞一隻手扳倒她，怒吼：「待會兒就輪到妳了。」

她轉身處理娜塔莉亞時，讓龐德有機可乘，他伸手探向絲妮亞身後，一手握那隻自動步槍，拇指彈開保險扣按下扳機。

他並未瞄準特定目標，但那支武器朝上射出一串子彈，擊爛直升機側邊。飛行員顯然並未留意，因爲他竟開啓節流閥，急速前飛，照舊攀升。

緊扣住絲妮亞，讓她安全著陸的繩索，經飛機扯動，猛然將她扯離龐德身上，吊在半空中，快速穿過空地，直朝一堆樹枝而去，末了被卡在V字形的粗枝椏裡。

上方的直升機又急往後退，絲妮亞這支大錨又卡進別的樹枝。飛行員滿頭大汗想降低機

身，重新操控。但繩索的緊張力卻將機身拉扯，因此驟然整個失去平衡和控制。直升機傾著危險角度倒向一側，突然失速，急墜入樹叢裡。一聲轟然巨響後，火球直竄入空中。

龐德站起身，頻頻搓揉疼痛不已的胸膛，知道自己只差幾秒的時間便至鬼門關。他看看身旁的娜塔莉亞及絲妮亞慘不忍睹的碎裂屍體，她臉因憤怒而扭曲成可怖的模樣。

「只有死命勒緊，才能使她獲得樂趣。」他嘆道。

*　　*　　*　　*

湖面下有個類似撒佛那亞工作站的組織。布利斯坐在整排影像顯示螢幕前，他凝神緊盯其中一個螢幕，手中慌亂地玩弄支鋼筆。

此工作站跟撒佛那亞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建爲三層，每區門皆有走道相通，螢幕和電子設備無所不在。

布利斯面前的顯示器接連跳出數字，註明著「流通行情」。那些數目字大到出乎理解之外。幾億元自英國銀行移轉入法國、瑞士、巴西和阿根廷的諸多銀行帳戶裡，另有些巨額款項則轉入美國境內銀行。

「進行得順利吧，嗯？」亞力克崔費力恩站在他身後。

「他們要到明天才知道呢。」

「他們永遠不曉得我們運轉『密西亞號』，老兄。現在情況如何？那顆衛星就位了嗎？」

布利斯看起來較先前更狂野邋遢。他指向右側顯示南非洲上方，閃爍著軌道及紅色衛星訊號的螢幕。

「大約再六分鐘，」布利斯輕哼笑。

「好，碟形天線預備。」

布利斯砰一聲重拍操控盤，嘟起下唇咬牙切齒說：「不，還沒。『**我**』還沒準備好。」

「但是我準備好了。」崔費力恩怒叱：「我沒有其他機會了。布利斯，備好碟線網，否則你也活不了多久。」

* * * *

他們一直待在空地上，直到恢復體力，能再回湖畔探查究竟才離開。「此地『**必定**』有玄機。」龐德說：「除非我們已接近目的地，否則絲妮亞不會對我們使出怪招。」

他倆撥開樹叢，走向湖岸，卻被眼前景象愣住了。湖水翻攪成漩渦，從水底緩緩升起三支高長的望遠鏡桿柱，彼此間以粗鋼索相連接。

「我們該駕駛潛水艇來，而不是飛機。」龐德說。

「難怪我們什麼也沒見到。」娜塔莉亞掩嘴驚惶失色。

那三根桿柱延伸至極限便鎖定方向。他們看見桿柱間有格子狀三角形結構體緩緩滑入水面上，其中某一暗角，則拖條狹小通道沒入湖中。倏忽間，湖水開始撤流消退。湖底浮現直徑約有上百呎的巨大拋物線形物體。

「好大的碟形天線。」龐德說。

「這是英國人聞名的保守陳述方式嗎？」娜塔莉亞捉弄他道。

「可能是吧。妳想像得到爬上那東西嗎？我們可爬那些金屬格子過去。」

「沒問題，我尾隨你過去。」

地底深處的圓形控制室中，崔費力恩已打開手提箱，取出「**黃金眼**」。他把它交給布利斯說：「**這是世界最了不起的提款卡。只希望它別被駁回**。」

布利斯直盯著螢幕報告：「『密西亞號』連上線。」

太空上原被誤爲垃圾的衛星，逐漸露出本體：銀色極低頻天線伸展出約有半哩遠。

湖面下的布利斯說：「瞄準同位座標，拜託。」

崔費力恩遲疑半晌，才以電子大戰指揮官口氣命令：「瞄準倫敦。」

布利斯輸入一串數字啓動「密西亞號」；此刻，崔費力恩不經意瞥向身後，內部安全系統的螢幕，他發現龐德和娜塔莉亞正慢慢爬過格狀鋼樑，踏上天線。

他嘆氣：「這人就是死腦筋。」他轉身對一名著制服全副武裝的守衛吼叫：「去，去阻止他們壞了大事。」

龐德於天線碟緣頭往上看，約五百呎高的中央上層構造已開始旋轉。

「他準備對衛星傳送訊號了。」娜塔莉亞神色緊張地告訴他。

「我們該如何阻止他呢？」

「你看那個上層結構體下方，有個小房間，只要我們進得去，就能取出天線下的傳導器。」

說時遲，那時快，子彈已朝他們掃射過來。

第十八章　瀕臨大災難

他們俯身貼近天線碟緣，卻看不清子彈究竟自何處而來。

子彈飛掃擊中他們周圍的金屬，發出輕脆鐺鎯聲。娜塔莉亞不小心踩滑了腳，伴著水漬和水藻往下滑動，龐德想及時伸手抓住她，卻連自己也頓然失去平衡。

兩人雙雙滑下盒底中央右側，即天線碟底部類似碉堡處。他們滑落點這側有道封死的艙門。那道防水艙，龐德臆測，可能兩邊皆可開啓——因爲中央設有重輻形輪舵。他按理假設，艙門後應有道擋水氣閘，供維護人員使用。

他緊握輪舵，低垂著頭開始旋轉，以免受其他子彈波及。艙門發出嘶嘶聲，轉開來。他扶娜塔莉亞鑽進足夠容納兩人的小艙室中。另一道帶有輪舵的艙門則設置在遠端，因此這裡該是天線碟沒入水中時的某個進入口。

一分鐘後，他們覺得另端的艙門已引他們踏下階梯。轉過彎，似乎通向環繞控制室的管狀通道。這令龐德想起俄國軍事情報總部的檔案室。此處圓形控制室也是以相同方式建構，只差別在它是以絕緣金屬、磁磚、接收螢幕牆及其他複雜的電子儀器築構而成，而且規模也更宏大。

他們左邊有五至六個長高筒柱，看來是內部發電機的儲燃料器。

他們朝底層望下，看見崔費力恩和布利斯坐在發射控制檯前，崔費力恩的聲音隱約飄浮

上來——「我來計時，布利斯……」那兩人的手分別各握一支發射鑰匙。「3……2……1……」

他們兩人同時轉動鑰鎖，頓時控制檯上的閃爍燈號全部由綠色轉爲紅色。上方的螢幕出現「武器裝備完畢。瞄準目標地時間：00：21：32：26」等字體。

娜塔莉亞和龐德似乎驚懼過度，腳釘在小通道上無法移動了，僅眼巴巴茫無頭緒地望著崔費力恩打開發射鈕護蓋，按下按鈕，狂嘯：「上帝解救女皇。」

龐德勃然大怒，**現在他總算弄清楚崔費力恩攻擊的目標是英國。幾乎可確定就是倫敦了**。他正想移動，娜塔莉亞伸手抓住他的胳脖制止了他，並往下指中間那層樓。那裡有道門開啓著，一名著愛斯基摩式皮外衣、戴皮毛罩蓋及手套的技術人員，從可望見的大房間走出來。

「**電腦主機，**」娜塔莉亞壓低聲音說：「**在那裡面會有冷卻系統，其外型像臺大冰箱。**」

她話未講完，便見著服的武裝人員，登上鋼梯朝他們而來。他們一踏上最上層，便開始開槍，龐德將娜塔莉亞推向一根樑柱後。

龐德開了二槍，首當其衝的武裝員應聲揮舞著四肢倒地，緊接在他後面的人亦不支癱倒，因此另外兩人趕快閃下臺階。

更多的穿制服士兵迅速攀上階梯，伏在地面接連開火。子彈射中磚瓦、燃料筒，或自牆上四面八方反彈回來。龐德力圖反擊，但他不敵衆，只好放棄。他環視周圍想確定娜塔莉亞安全與否卻發現她不見了。他探頭尋找，看見下方通道某處，有人雙手交互攀登，懸晃身

子，直往下行。

娜塔莉亞默默地自樑柱後跑走，瞄一眼通道下側，發現沿道有整排階梯。於是她便吊在階梯下方，雙手交互握緊梯子，一步步朝通往電腦主機室的門口移動。

龐德力緊貼牆，然後快速探身鑽入第一座長燃料筒後，他的手指伸進皮帶上的小口袋，取出Q送過來的小枚磁力炸彈。燃料從子彈孔中淌出。他往後遁身，擊出另兩發子彈。接著將一枚磁力彈附著在第二個燃料筒上。他邊開火反擊，邊爭取時間將炸彈裝在油筒下。最後，他發現手槍內的子彈即將告罄，利用娜塔莉亞即將著手行動的機會，又在知道自己難敵衆人的情況下，他將手槍擲入走道，舉起雙手走出來面對敵人。

他跨出時，瞥見娜塔莉亞的手撤離通道下方階梯，降落在通往電腦主機室門邊。他目光移開她身上約莫一秒鐘後，才轉頭面對擄獲他的人。當他再瞄向下方時，已不見娜塔莉亞的人影。

娜塔莉亞一進入主機室，馬上被迫於冷凍的氣氛中憋住氣息。娜塔莉亞環視周圍狀況。她沒穿任何禦寒衣物，頂多只能在此待上幾分鐘。因此她打著哆嗦衝向長塑膠鍵盤，抓出它前方的椅子。她的手指一觸及椅子的金屬，立刻凍得受不了，她必須邊摩搓著手邊將椅子拖出來。

她瞧見背後排列有大不鋼桶，每只上貼有「別觸碰」的國際通行標幟。是液化氮吧，她想，**主機的冷卻劑，保持它的恆定低溫。**

娜塔莉亞戰戰兢兢坐在鍵盤前開始工作。

上方走道的軍隊正在搜查龐德的身體：叫他雙手平舉貼緊牆面而立。從他所站的位置，他可清楚看見安裝在燃筒下方的炸彈。炸彈上閃爍著微弱紅光訊號，顯示只要他按下手錶上開關，炸藥隨時可引爆。他試著分散邊罵邊搜索他身體的人的注意力，並將頭轉離燃料筒。

他們在龐德身上搜不出其他武器，因龐德半推半就走向鋼梯，朝崔費力恩偕同布利斯的工作地點前進。

「詹姆斯！」崔費力恩轉過椅子，神采飛揚地對他說：「多該死的討厭意外呀！」

「我是立志讓別人感到快樂些的，亞力克。」

崔費力恩挑起眉不以爲然說：「我想這是我們之間的不同處。我立志多殺些人。」他目光冷漠無情。「那女孩在哪兒？」

「我們根本沒碰面。」

「是嘛？我的手下說她跟你一道來的。」他轉向守衛命令：「把她揪出來，她一定躲在這裡的某地方。」

兩名守衛急忙跑開，另外兩名則留在龐德邊，將龐德口袋內搜出的東西放在崔費力恩前的控制檯上。此時，龐德仔細掃視接收螢幕。首先他注意到長列從英國銀行轉移到世界各銀行的龐大金額表。接著，他看到半孤形螢幕上的衛星「密西亞號」已移至西班牙上方，取道推向倫敦市，這讓他一陣氣悶反胃。計時器的數字不停地跑動，最後將定在目標瞄準時刻00:15：07：39相同點。**他大概只剩下十五分鐘時間可阻止這場無疑是他祖國最嚴重的大災難。**如此緊急的狀況下，他只有一件事可做。爲了不太顯眼起見，他右手順撫下左手腕。如果他

引爆燃料筒下的炸彈，這裡所有人都會死光，而衛星最終仍會墜下，雖可避去引爆核子彈災難，卻依舊會造成首都的電子大混仗。

他注意到控制檯左側遠端有電梯，門正好開啓著，門邊有個技術員正監視導引系統。崔費力恩正監視那堆龐德口袋內的雜物。鑰匙、錢、筆、銅板。他很快檢查那枝筆，還按一下筆端開關，隨便在紙上劃了幾筆，又隨手一下將筆尖收回。看他將筆擺回控制檯，龐德才鬆下口氣。只要他才再多按幾下，龐德可連引爆炸彈的時間都沒有。

崔費力恩的手驟然指向龐德左手臂。「那支錶，請拿過來，詹姆斯。」崔費力恩扯下他腕上的錶，縱聲笑著檢查它。「最近老Q如何了？還是玩他的老把戲吧，我猜我看你是戴新型的錶囉。」他慢慢轉過錶面，露出錶底一小顆閃著紅光的燈號。「我依舊得按這裡，是不是？」他按下發條柄，及其右側的小按鈕。那顆紅燈訊號馬上停止閃爍。龐德知道炸彈上的武器裝置已解除訊號，但他懷疑燃料筒會漏出多少油，他估計大概已夠漫流到走道四處，並滴到最底層的控制室了。

潛進電腦主機室的娜塔莉亞，渾身打寒顫。但仍強忍著不舒服飛快地輸入指令。兩名守衛衝進房裡逮到她之際，她已鍵入所有資料。守衛硬將她扯開椅子前，**她掙扎著敲下回轉鍵便大告功成**。她被推出主機房，下樓走至龐德被捕之處。崔費力恩坐在那裡笑咪咪的。布利斯則賣命地繼續他在鍵盤上的工作。上方的半弧形螢幕正顯示出「密西亞號」正逐步靠近目標。龐德的視線自螢幕移至被帶進來的娜塔莉亞身上。看見他們一行人移動步伐時，鞋底在地面上留下痕漬，他心中暗自竊喜。可見油料已流得遍地皆是。

趁他們接近控制檯之前，龐德鬆口氣說：「亞力克，看你這裡的規模這麼小，可真有趣呢！我見到你經由電腦作業系統，盜移出大筆款項——**我假設你是利用引爆『黃金眼』之前的時間，更改所有交易紀錄，然後再令之與整個目標地同時毀滅吧**！太厲害了，高招呢！」

「謝謝你，詹姆斯。你的讚賞是最高榮譽。」

龐德偏著頭不屑道：「但仍不脫宵小的作爲。亞力克，你頂多配稱上是銀行大盜罷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賊嘛；也是個頂平凡的劊子手而已。」

「那可不一定，詹姆斯。你總是氣量狹小。你瞧，那不只是銀行紀錄的問題，」他眼露兇光盯著龐德。「事關大倫敦所有電腦的問題。財稅紀錄、股票市場、融資資料、土地登記、犯罪檔案紀錄……」亞力克抬頭掃視計時器。「再過十一分四十三……不，二……一秒，整個英國就回歸到石器時代的歷史了。」

「接下來便輪到東京、法蘭克福、紐約、香港。全世界的經濟從此崩潰瓦解。」龐德滿臉同情地看著崔費力恩，「所以瘋子亞力克便可如期接管世界五十年，爲你的祖宗討回公道囉。」

「哦，拜託，詹姆斯。不必分析我。我可同樣問你，如果光靠伏特加和馬丁尼就可止息那些被你殺害的男男女女的哀號聲……」他說著，視線移向被守衛押過來的娜塔莉亞身上。「……還是你已從那些主動投懷送抱的女人上，尋求到諒解和安慰？」他猛力敲下控制檯。「英國將學會背叛的終極代價。」

娜塔莉亞已被推至他們身旁。「歡迎入隊啊，親愛的娜塔莉亞。」

布利斯一聽見這個名字，火速轉過椅子，盯著她。「娜塔莉亞？」他的聲音聽起來似乎震驚不已。

「這不單是你一個人的遊戲呢，布利斯。很多活生生的人將面臨死亡了。你這畜生！」她掙開守衛的束縛，走向前一步，結結實實甩了布利斯兩記耳光。

他們衝過來把她架回去。在這場小衝突中，Q給龐德的筆滾落到地面。布利斯緩緩彎下腰撿筆，開始按起端開關。

龐德望著布利斯，被「卡卡」的聲音給迷惑了。「卡——卡——，」只要再按下一次，武器便將裝備完成。但這下布利斯卻將筆玩弄於指掌間，甚至輕輕轉動。

「你們在哪裡找到她的？」崔費力恩問守衛。

「長官，她待在主機房裡。」

崔費力恩面露不豫之色，大聲叱叫：「檢查程式。」

布利斯暗自輕笑，「她連最簡單的遊戲都插不上手，更甭提會對我們構成威脅啦。她是個低能兒，二流的程式設計師。總之，她絕通不過發射密碼。頂多只知道導航系統而已。」布利斯放慢說話速度，讓聲音迴盪在空中。正當此時，警鈴開始嗶嗶響，彷若有人打破車窗要偷車的情況。

坐在遠端螢幕前的技術員嘶聲叫喊：「**制動火箭引燃了**。」

這回輪到娜塔莉亞得意了。龐德則死盯住布利斯按上筆的開關。按三下——筆形炸彈武裝完畢。再按三下，解除武裝。

布利斯一聽技術員大叫聲，馬上衝過去，以右手指疾敲下電腦鍵盤。「它在九十七哩處往下墜，無法控制它的動向。」

「媽的，倒底怎麼回事？」崔費力恩站起來走向滿臉困惑的布利斯及那名技術員。

「我們得在十三分鐘內重新登錄資料。」他伸手往前重新設定計時器。計時器上瞬息萬變，閃過許多紅色數字，最後「擊中目標時間」處出現「無效」，「重新設定時間：13：24。」

娜塔莉亞打破寂靜說：「它將在大西洋上空某處爆炸。」

「你這賤女人。」布利斯邊罵邊試圖自鍵盤上扳回情勢，重新掌控「密西亞號」行跡。他抬頭對崔費力恩說：「她更改了密碼。」

他才說完，崔費力恩便盛怒地掏出手槍頂住布利斯耳根。

娜塔莉亞咯咯笑著：「繼續呀，『詹納斯』，殺了他吧，留著他對我毫無意義可言。」

龐德神情愉悅地瞅著她喃喃低語：「標準的執行方法。」

「我有辦法揭破她的密碼。亞力克，把槍拿開。」布利斯像揮走蟲子般將槍推開，轉頭對那名技術員說：「現在載入次執行系統程式。動作要快。」接著，他又玩起那枝筆了。

「卡——卡。」

「卡——卡。」

緊接著一串又急又快的卡卡聲，害龐德算不清楚。崔費力恩此刻將手槍持離布利斯的耳朵，轉而比向娜塔莉亞。「告訴他。女孩兒，聽見我的話沒？告訴他暗碼。」

布利斯已失控，張牙舞爪朝娜塔莉亞吼叫：「給我密碼。娜塔莉亞，『**給我密碼**』。」

龐德眼見那名瘋狂的電腦學家拿著筆在娜塔莉亞面前揮動，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他趁大夥不留意之際，揮手將崔費力恩手中的槍撞掉，並掙脫守衛的押制，旋腿踢布利斯腕部，那枝筆彈入空中，似乎有一整秒的時間，就停滯在半空中不動，然後自筆中溢漏出的小油料，瞬間爆炸開，火光四射。

爆炸的烈焰迅速蔓延至他們四周圍。熊熊大火遮住他們的視線，根本看不清東西。火沿著油料順勢往階上蔓延，終於燒回它們出處。

第一座燃料筒爆炸了。龐德抓住娜塔莉亞的手臂，拖她朝左側電梯口逃走。門才關上，馬上便聽見子彈重擊金屬門的悶轟聲。

「他真有辦法解破妳的密碼嗎？」龐德問。他自己也聽得出聲音裡的急切。

「有可能。」她從容不迫地回答。

「那麼說來，我們得去破壞發射器囉。」

他仰起頭看樓層顯示數目在轉換。他只能假定此電梯會帶他們直上到那鬼東西的最頂端。

「自然得如此做不可。」她挑起一邊眉毛斜睨龐德，「謝謝你救了我，我很好。」

「那就好。」

電梯停在一條小通道盡頭，此路可通往他們在湖邊已全然看清楚的無線電發射塔臺。一名武裝衛兵轉身步向一扇開啓的門，卻瞧見那個女人跌倒在地。急忙跑向她想扶她起身，匆

匆忙忙間將手槍擱在地板上。正當他跪下身去觸摸失去知覺的「身體」時，龐德自原先以手、腳攀爬住的天花板往下跳。

首先他以腳踢中守衛兵背部，接著啪一聲，隨著身體重落，猛撞斷其頸項。如展翅老鷹一般降落地面。

娜塔莉亞站起來，龐德撿起地上那把槍交給她。剎那間，他們同時聽見地底傳來的爆炸巨響。

「妳知道怎麼用槍吧？」他看著交給娜塔莉亞的那把槍說。

她點點頭說：「是的。」

「那好，妳避開敵人視線，爬下天線碟，我上去炸毀天線。那麼做就成了，對不對？」

「爬上維修室，那裡可能有個可以轉動天線的簡單鍊條裝置。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得把維修室裡的所有電線裝配箱拆除掉。去吧，現在就去，動作要快才行。」

下方接二連三傳來爆炸聲，將整座天線碟和天線搖得十分激烈。龐德親吻娜塔莉亞道別後，開始攀爬上往維修室的漫長行程。

第十九章　愛人重逢

龐德爬到一半，較能看清楚整座塔臺結構時，方知此回登高之可怕。他大約爬了四十呎左右，朝下一望，便見娜塔莉亞一鼓作氣跑到天線邊緣，越過通向地面的格子架，直鑽進叢林裡。

最初，他打算就停在那個大金屬維修室上方約十呎處，通過三角格架的小通道上。他仔細觀察發現維修室正下方，距天線碟十呎高處，有另外一個罩框架構，銀色天線柱即穿過此處朝下延伸的。現在，龐德所在位置的上方高處，有另一個垂吊著許多鋼索和電線的大廂室，直接嵌入三角架尖角中。現在龐德終於看清天線運作的全貌。

自頂端三角架延伸出的鋼索和電線，無疑地關係到銀色柱的移動。有些鋼索和線纜往下滑動經過維修室，再進入啓動機裝置，或貯存天線處。然似乎有另組更粗實的鋼索順著對側，繞過一堆滑輪，直上三角架的另外一邊。

龐德已爬到距離最頂端剩三十呎時，才看見天線碟遠側的繩纜在滑動，他猜可能有纜車自碟底升上那條小通道。

他忍不住罵出聲，懊惱自己剛剛爲何沒注意到那輛纜車存在，因爲它隨時將破壞自己的行程。

他依然可聽見天線碟下的地層深處，陸陸續續傳來爆炸聲。

控制室裡的燃料筒仍此起彼落接連爆炸，火焰直衝頂部天花板。衛兵急急後退取滅火器救火，但大家心裡都很明白屋頂已搖搖欲墜，磚瓦和建材也已經開始崩落。崔費力恩的手下眼睜睜盯著驚險萬分的一幕，只等著放棄及撤離。

唯一無視危險狀況的人是布利斯。坐在電腦鍵盤前，全神貫注在重新操控衛星的工作上。

崔費力恩站立在他身後，緊盯著中魔似的布利斯鍵入程式。

「還需要多久時間？」崔費力恩回頭望望，發現情勢幾乎至無可挽救的地步。

程式即將輸完之際，布利斯狂吼：「二分鐘……頂多再三分鐘就好。」

崔費力恩突然想到，龐德若有心，可能將所有必備天線全部炸毀。如果龐德身上還有炸藥的話，他會想盡一切辦法破壞電子通訊電路。他鎖緊眉頭，轉身對站立在旁的守衛說：「盯著他，」他指指布利斯，「如果他敢動一下的話，開槍打死他。」

接著他匆忙離開，推開沿路忙著滅火的衛兵，跑向出口，直奔可載他至維修室上方通道的纜車。

鑽進小纜車沒多久，他已緩緩登上天線架了。

布利斯面前的倒數計時鐘寫著：「重新輸入時刻：09：41。」

當崔費力恩開始小通道那段行程時，龐德已爬上最頂端的那間廂室。

＊　＊　＊　＊

這是間方形金屬製廂室，龐德被迫小心翼翼地在兩套機械設備之間來回。其中一邊，可

見大組粗齒輪，上面繞的粗鋼索延伸至下方碟底。他才剛踏入廂室，那些齒輪已開始移動，纜車逐漸吊上來，且有人在車內，這意味著他所剩的時間不多。

注意到門邊有個發出規律聲響的長方形體。似乎沒有門可進入其內，但龐德很快便聯想到那是發電機，也可能是控制那支天線的首站。

爬上來的過程之中，他已經考慮過使用Q送的最後幾枚炸藥。這些炸藥都得以搖控方式引爆，可是他只能用一種方式來安裝定時器，他的問題在於定時器只能設定在五分鐘之後引爆。

他從口袋掏出那個黑色圓形物及一小支螺絲起子，著手將其背面的螺絲拆下。他十分冷靜地工作著，因爲他深知處理炸藥若操之過急，反而危險。

進行到一半時，那臺纜車吱嘎一聲停下來了。不論誰在車子裡，他都已抵達那條小通道。

龐德取出定炸彈內的搖控定時器——大約指甲大小的微晶片，其下方有類似手錶的小數字盤及指針。用螺絲起子小心撥轉指針，調移至它最短的設定時間，接著定時器又開始滴答滴答響起來，指針也緩緩一格格往後挪。他將炸藥安置在發電機下面，旋即閃出廂室，準備爬下通道。

他才剛爬下三階，兩顆子彈從他身邊呼嘯而過。龐德的第一個反應是甩滑出肩上的自動步槍，急忙往下瞧。

崔費力恩就站在通道中段，他右手持自動槍朝上舉，準備好再射擊。

龐德閃至通道內側，舉自動槍，朝崔費力恩方的方向，漫無目標地快連射擊。子彈雜亂地四處射飛，但崔費力恩急忙俯身避開，跳回通道底，靠近小纜車之處。

龐德蹣跚踏下數階，接著再次開火射擊。他可看見子彈射中金屬所彈出的火花，卻見不著他的目標物。他下方的通道僅剩約十二呎左右。他稍猶豫了一秒，但這差點要了他的命，因爲另兩發子彈出其不意自纜車內射出，正中他頭後方的金屬板。龐德盪進三角形樑柱內側，猛然跳下。落地時，整座通道雖劇烈晃動，他仍朝纜車內瘋狂連續續掃射一陣子。

半晌後，他才了解車內根本沒人。他一轉身，看見崔費力恩不知如何爬過通道另一側，反而置身於龐德背後。

「詹納斯」臉上掛著得意的笑容，舉起他的自動大手槍。

「再見了，詹姆斯。」他口中唸著扣下扳機。扣扳機的卡啦聲聽在龐德耳裡，彷彿已經放大成千百倍的轟隆巨響。崔費力恩怒叱髒話，正當他將空槍一把擲向龐德。可惜爲時已晚。龐德舉起他的武器撲過去。

他開火時手槍正好擊中龐德頭部側邊，所以子彈未中目標。但當他再扣扳機時，卻發現他的彈藥用完了。

龐德被撞了那麼一下，仍眼冒金星，差點來不及躲開崔費力恩的撲擊。他側開一步，勾拳打中他昔日老友下顎。

這一拳推得崔費力恩跟跟蹌蹌，滾到通道。

龐德往下望，看「詹納斯」滾下十呎之遠的維修室前。這回他毫不遲疑，跟著往下跳，

重重落在屋頂上。他匍匐至一側，鑽下通道口之際，便聽見電動馬達的嘶嘶聲。有人在重新調整那架天線。

地面下的布利斯高聲狂呼，只差點沒手舞足蹈起來。他一邊叫：「我做到了，沒錯，我所向無敵！」一邊輸入最後一道指令——「下達命令：**取消，重設定**。」

倒數計時鐘上出現：「重設定：07：45。」

緊接著螢幕畫面全部清除後，跳出下列訊號：「預備就位：**天線重定位**。」

龐德維修室聽到的聲響，就是那架裝置在開始運作。它轉動尖錐狀天線，調整至與衛星相對的正確位置，以重新搖控衛星。

他東張西望，尋找電箱之類的東西，但維修室裡所有設備皆被封死：一大座灰色金屬箱占去大部分空間，而自上方三角架嵌鑲架構延伸下來的鋼索以膠保護包裝住。

他正苦思對付那些電子儀器的方法時，一聲強烈的悶聲重擊，使整間維修室劇烈震動。肯定是崔費力恩也從小通道跳下來了。

現在，他期望那些炸彈能夠隨時爆炸，但又希望先確定天線尚未對準位置。

他探頭往下瞧，接著縱身一躍，降落在內含天線，最後節裝置的罩框架房內。

這間大圓形房有道艙門可進入。龐德迅速進到房內。他知道崔費力恩就緊跟在他腳後。

這是間小房間，裡面有個巨大輪子，但龐德眼尖，馬上看出另外兩樣東西——一個長矩形電線裝配箱，及掛在鋼製調節風門正上方牆上的伸縮梯。這東西，他確信即是工程師用來降至天線碟底的工具。而且他目測此點至天線碟本體構造應還有八十到九十呎左右距離。

他心裡一邊盤算著，一邊解開電線裝配箱上的螺絲釘。打開箱蓋後，他一次扯掉五或六條一把的保險絲，直到馬達嘶嘶聲停下爲止。

崔費力恩此刻已很接近他了。龐德能嗅到他的氣味，就如同可嗅出自己的恐懼般。他躍到伸縮梯那裡，開啓安全門栓，任梯子落下。

崔費力恩出現在艙門口時，龐德使力踹開通風門，手則按著伸縮梯上的按鈕。

通風門一開，梯子馬上往下伸展出約四十呎長。最後伸展至極限嘎然停止時，離天線本體只幾呎遠。重挫力使龐德覺得手臂像要脫臼般，但他握得死緊，梯子嘰嘰嘎嘎晃得厲害。他抬頭望，崔費力恩正從通風探出臉。

「需要我幫你弄下去嗎，詹姆斯？」他怒吼：「我馬上下去陪你。」他緩緩移出通風口，一步步踏下階梯。

* * * *

娜塔莉亞衝入叢林，循著噪音方向前進。不願正視透過濃密樹林，隱約可見的景象——詹姆斯正在距碟底尚有四十呎處的梯子盡端掙扎。她慢慢移向噪音源。她停下腳步一探究竟，發現空地上站著一個男人。地中央停放一架武裝直升機，其螺旋槳仍徐徐轉動著。

地下控制站內的布利斯，簡直不敢相信顯現在螢幕上所出現的訊息：「**天線功能損壞**。」他突然爆發一陣長嘯，怒目瞪突，又叫又跳腳，如失去理智的瘋子般。

地面上的崔費力恩雙手交替扶著階梯，一步步跨下來，龐德緊握的懸梯晃動得愈加厲害。崔費力恩來到龐德頭頂上方兩階處，一手扶住梯子，另一手拉出襯衫內的小喉嚨麥克

風，急速對著它講話。

＊　＊　＊　＊

娜塔莉亞站在叢林中的空地上，她看見機內的那名飛行員。那架武裝直升機開始移動，引擎噗噗響著準備好要起飛了。她深吸一口氣後，衝向直升機後門。

＊　＊　＊　＊

「現在呢，詹姆斯，該是我們最後道聲再見的時候了。」崔費力恩踏下龐德上方的階梯，並舉起穿著靴子的腳踩龐德頭部。剎那間，梯子橫輻卡嚓一聲斷裂甩開。

龐德覺得崔費力恩的身體倏忽從他身邊擦過。本能的反應使他抓住崔費力恩左手腕。崔費力恩滿臉汗水和驚惶神情，狼狽地仰頭看他。「詹姆斯，」他呼叫著，眼中充滿乞求之色。「拉我上去，看在上帝分上……看在昔日時光的分上，拉我上去吧。」

「下地獄吧！」龐德吶喊著鬆開手。崔費力恩慘叫著墜入四十呎深的天線碟底。同時，頂端的三角架廂房也爆開，整座結構猛烈搖晃，金屬片和電纜瞬間支解開，紛紛掉落。

龐德覺得似乎聽見爆炸聲上方還有直升機的聲響。他更加小心地緊抓住梯子，瞧見一架武裝直升機朝他飛來。待它飛至可及之處，龐德驚訝得目瞪口呆。

飛行員逐漸將直升機靠近他，娜塔莉亞居然站在飛行員後面，槍頂著滿臉惶恐的飛行員頭部。他不得不依她的命令行事。

他上下跳躍了一分鐘後，終於讓飛行降落桿降移至他面前稍低處。他身邊的每件東西似

乎隨時可能毀掉，**他只有這一次機會了**。他放開手，奮力跳出，抓住降落桿架的剎那間，直升機便往後退，漸漸飛離碟形天線。

掉落在碟盤中央的崔費力恩又恢復了意識，他極力睜開雙眼，疼痛襲遍全身。嘴裡不斷湧出的鮮血讓他意識到自己即將死去。

他聽見上空傳來的爆炸巨響，及碎裂金屬片、鋼索落下碟盤的鐺鎯聲。最後所見的是那根長銀色天線柱斷裂，猛折墜下，刺穿他的身體。

控制站裡的布利斯依然像瘋子般狂言叫嚷，但他也了解到大部分士兵非死即逃。他似乎是唯一存活的人，他衝上中層迴廊，可是才剛抵達主機門口，液態冷卻劑卻突然爆炸，大片冰冷的白色煙霧飛穿半掩的門扉。

白煙霧一籠罩住他，他馬上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已動彈不得，只覺得自己被封起來。他就站立在原處死去，成爲這座毀壞建築物裡的冰凍人像。

武裝直升機慢慢降落在空地上。龐德滿懷劫後餘生的喜悅，閉著眼睛重新踏上這片土地。

娜塔莉亞還留在駕駛艙內，以俄語疾速說著話。她告訴飛行員，若他眼睛放得夠亮，不要把戲的話，便可自行離去。一說完她便跳下主機門，站在龐德身旁。

那架武裝直升機的駕駛滿懷感激地操作儀器升空離開。娜塔莉亞柔聲說：「詹姆斯……？詹姆斯……？你還好吧？詹姆斯，拜託你跟我說話嘛。」

他睜開一隻眼睛，把她拉到面前。「是的，我很好。謝謝妳。」

「你這壞蛋。」她開懷大笑。他將她拉得更近些、俯身輕觸她柔軟的雙唇，滾上她的身子。

「不，詹姆斯。不要在這裡嘛！會被別人看到的。」

「別傻，娜塔莉亞，」他深情款款地望著她，「這裡除了我們之外，沒剩下半個人，所以什麼也看不見。」

他專心盯著娜塔莉亞迷人臉龐，所以根本沒留意到傑克韋德和四十來名喬裝過的海軍陸戰隊穿越過樹叢，神情愉悅地笑著站在外圍觀看。遠處則傳來海軍「美洲豹」直升機運送援兵前來的聲響。

但是，龐德在這特殊的時刻，根本不需要任何後援。

社會・人文系列 2

黃金眼
GOLDENEYE

作　　者／約翰蓋登納(JOHN GARDNER)
翻　　譯／林千凡
發 行 人／李凱怡
總 編 輯／戴月芳
主　　編／陳方妙
美術主編／林倩如
美術編輯／李士妤
圖片提供／美商聯美影業公司
出 版 者／南書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編 輯 地／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202號9樓
電　　話／(02)366-0405
郵撥帳號／07832428號　南書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 記 號／局版臺業字第3329號
電腦排版／紫羅蘭工作室☎(02)377-4121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 經 銷／貞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初　　版／1996年2月
ISBN／957-99269-1-3
定　　價／新臺幣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GOLDENEYE by John Gardner
Copyright © 1995 Glidrose Publications Ltd.as Truste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Rosemarie Buckma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6 Narn Shufr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黃金眼／約翰蓋登納（John Gardner）著 ；林千凡譯. --初版. 臺北市：南書房出版；〔臺北縣新店市〕；貞德總經銷，1996〔民85〕
面； 公分. --（社會・人文系列；2）
譯自：Goldeneye
ISBN 957-99269-1-3(平裝)

874.57 85000170

南書房